

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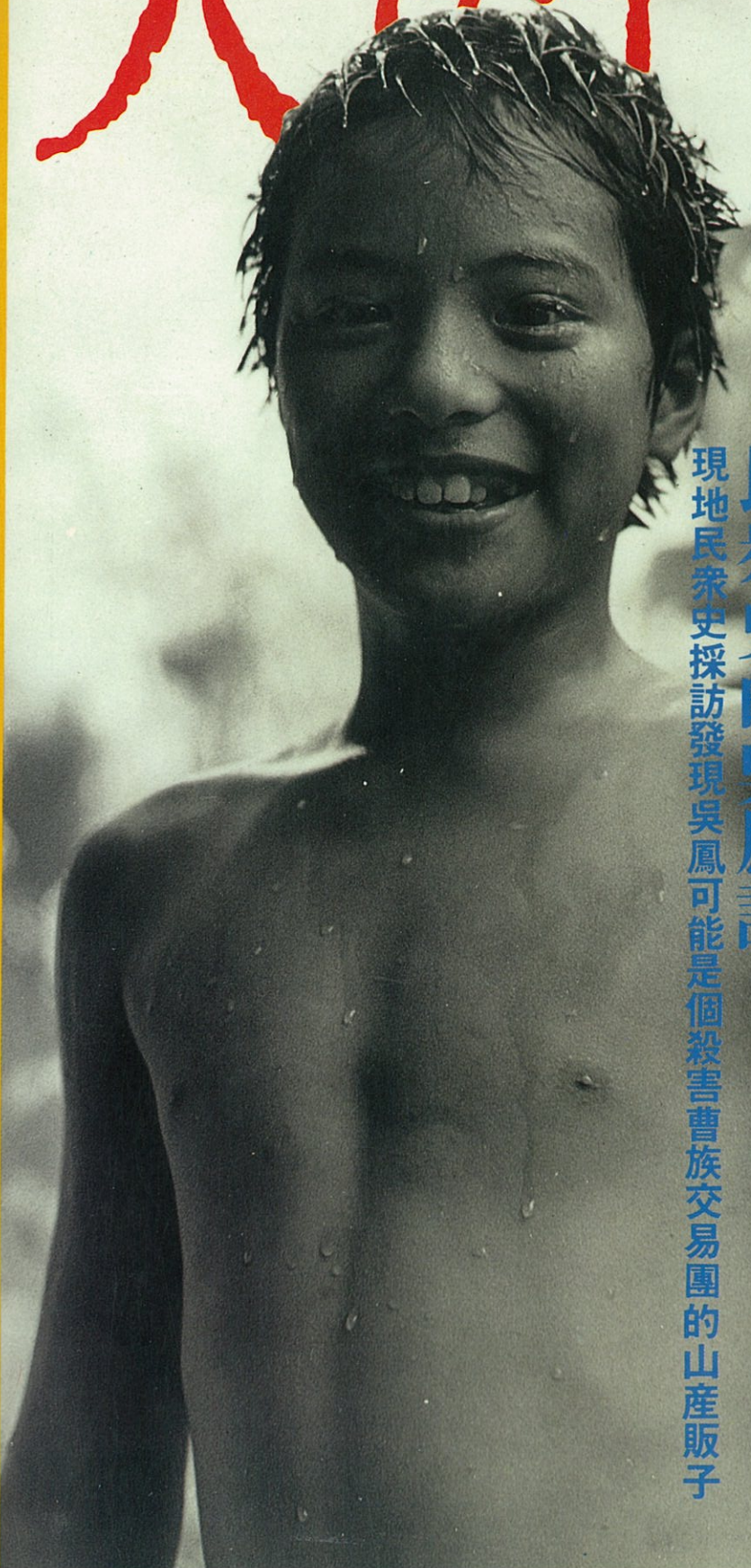
神像的

崩解

民衆史的吳鳳論

現地民衆史採訪發現吳鳳可能是個殺害曹族交易團的山產販子

八月八日



22
76年8月1日

雲林農民
抗繳水租記實
一隻牛
能剝幾層皮

核三廠
「緊急事故」
演習現場報告

輻射線
外洩的
那一天……

阮義忠：
暗房之道
攝影之路

韓國
學生運動的
歷史理論
與靈魂
從漢拏山
到白頭山

彩色
document
大陸中國

台灣
最後的
原始森林

副刊人間
大陸小說新秀
韓少功力作
爸爸

台灣最後的原始森林

76年8月1日 第2卷第10期

FUJICOLOR

感動

富士彩色與您共享生命中每一剎那的



乖乖
戲開鑼了
此時此刻
不得不和你暫時分離……
在這段風塵僕僕的旅途中
一站換一站的奔波
你總是靜靜的躺在媽媽懷中
讓我享受你最純真的笑容
因為有你
媽媽更要演得盡力
乖乖
媽媽要上台了
讓叔叔帶你到廣場人群中
揮揮手
看媽媽最賣力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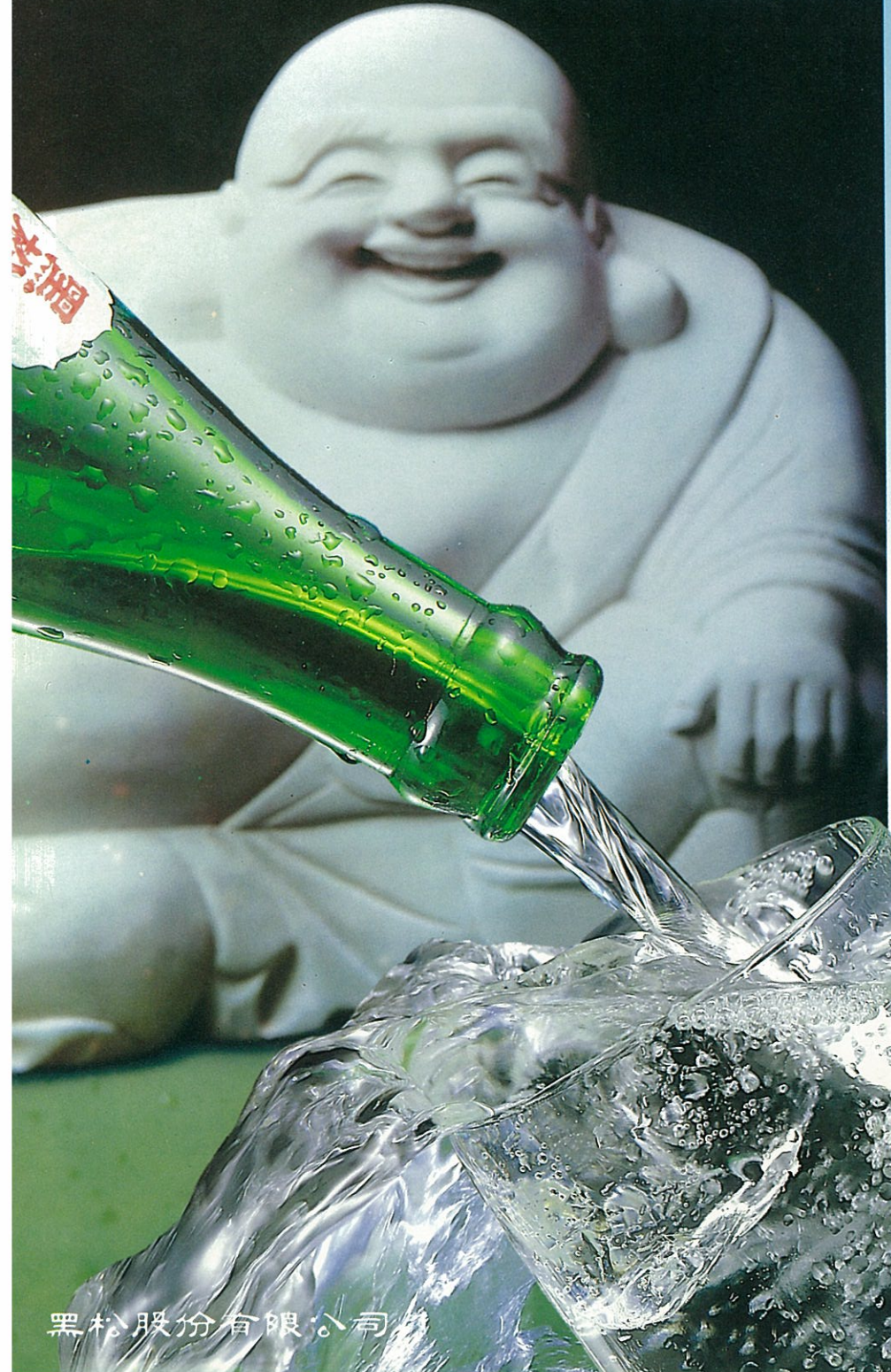
富士彩色不僅留下當時的色彩
也留住當時的心情
讓我再一次擁有——
生命的感動

富士軟片/相紙



台灣總代理/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吉林路20號(02)537-1166(20線)
台中營業處：台中市民權路59號(04)223-1957
高雄營業處：高雄市中正四路129號(07)2710019





讓這一杯，化解你我的冷漠
 不同的立場，所造成的態度或許不一樣，
 何不藉著清涼的相聚，化解你我的冷漠。



肯尼士 賀

87' 台北國際青少年網球賽
 張德培榮獲單打冠軍
 張君培、張德培 榮獲雙打冠軍

肯尼士簽約選手執拍 CERAMIC ACE

網球神童張德培，終於不負眾望，以精湛的球技，出神入化的演出，勇奪『台北國際青少年網球賽』單打冠軍。

出生年月日 61年2月22日
 年齡 15歲
 身高 170公分
 體重 56公斤
 住處 美國·聖地牙哥
 執拍 1. 單手正拍
 2. 雙手反拍

擅長武器 肯尼士 CERAMIC ACE

主要戰績 1. 1986年世界16歲級排名第一
 2. 1986年世界青年杯全勝
 3. 1987年2月擊敗ATP排名121職業選手



新推出 CERAMIC ACE

不但質輕且執感絕佳，碳纖維與陶瓷纖維材質，使振動更小，彈性佳，控球自如。

CERAMIC ACE
 TKN-8000
 NT\$5,000

結構 80%碳纖維 15%玻璃纖維
 5%陶瓷纖維

平衡感 Head-light
 硬度 23.5 ± 1.5mm
 扭力 5 ± 1mm



謹防仿冒請認明附有中文保證卡的CERAMIC ACE球拍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栗林村祥和路33號電話：(045)338507-8 台北聯絡處：台北市松江路132巷20號2F電話：(02)5638344-9

全省專賣店：台北：長春路77號(02)5433256 南京東路二段43號(02)5519867 遼寧街3號(02)7414784 信義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民生東路907號(02)7684039
 台中：中山路83號(04)2264735 尚武路10號 台南：立人路3號(06)2214072 高雄：七賢二路181號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豐原肯尼士大飯店專櫃

團體訂貨免費專線080-451000

藍山品味

車然百歐



新上市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New Age, New Life

萊茵 萊茵千里之旅

萊茵香檳飲料, 送您萊茵河浪漫詩情, 當場實當場中獎。



馬上刮馬上中

萊茵之旅

一點點香檳的刺激, 一些些冒險的心情, 萊茵香檳飲料, 將帶領您走入歐洲浪漫情懷! 現在買萊茵香檳飲料, 您就有機會送您歐洲萊茵河。請把握機會, 祝您中大獎!

萊茵之旅大贈獎

活動期間: 即日起~10月31日

開箱贈獎

凡購買萊茵香檳飲料, 拉開拉環, 送您萊茵之旅11天(一人中獎, 二人遊), 50cc萊茵達, 進口雷利隨身聽、少女自行車, 再來二罐、再來一罐……等, 獎額多, 中獎容易!

開箱贈獎

整箱購買, 每箱均附加刮刮彩券壹張, 獎品內容有: 萊茵之旅11天、日本之旅7天, 金兔子、金戒子、再來2罐、再來1罐……等獎品豐富、獎額多, 雙重中獎機會



領獎辦法

中獎者憑印有獎品名稱的拉環或彩券, 向維他露經銷商或總公司領取。
(再來1罐, 再來2罐請直接向零售店兌換。)

VITALON
萊茵
香檳飲料

RHINE CHAMPAGNE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港路二段81號
電話: (02)26170711 (內線)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高上秦)

22

人間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企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曾淑美
王墨林 藍博洲
特約採訪 / 陳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范振國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會計組 / 蔣德香 施瑞貞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廣告部副理 : 續均健
廣告部組員 : 易佳惠 朱月娥 吳明達
視聽部 / 王菲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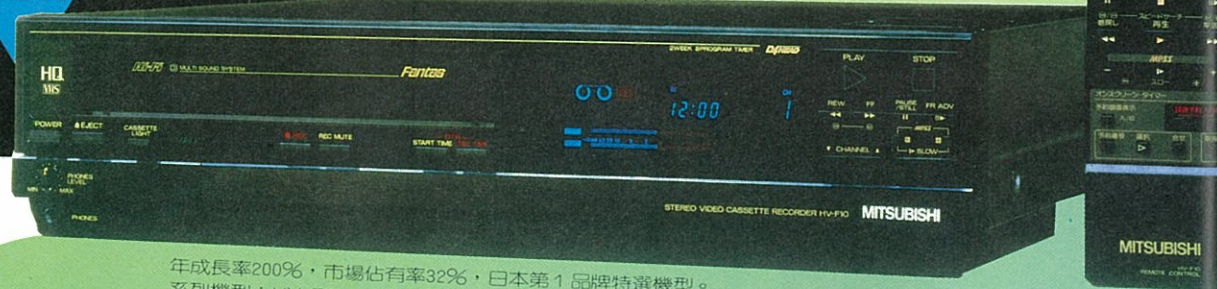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拋開世俗雜念，用一顆不凡的心看三菱、聽三菱
擁抱生活樂章

HV-F10K HQ高畫質·Hi-Fi高音質

100%原裝進口

NEW



年成長率200%，市場佔有率32%，日本第1品牌特選機型。
系列機型：HV-F21K(HI-FI)·HV-F10K(HI-FI)·HV-D20K·HV-D10K·HV-A10K

世間一切美好事物，不能單以金錢衡量，例如愛情和友誼，就像三菱高品位視聽組合，您同樣要以不凡的眼光來鑑賞。盡努力完成自己設定的人生目標，實現未曾所見所聞的夢想，點滴累積，生命就是這樣耕耘出來。
走進三菱高品位生活空間，您聽到的迫力不再是無力感的聲音，您看到的都是立體感、震撼性的超鮮明畫面，當您擁抱三菱生活樂章，以心相會的世界裏，別人永遠無法取代！



反映關稅全面降價，買最好的選三菱！

特別推薦

三菱高品位錄放影機

■HQ高畫質回路 ■鑽石4磁頭 ■36倍速順逆向瞬間尋找 ■HI-FI STEREO立體身歷聲 ■靜止畫面、1/2~30不同倍速慢動作、分格放影，完全無雜訊 ■41項全功能遙控(電視、錄放影機共用) ■2週8節目預約錄影及OTR簡速預約錄影。

三菱高品位彩色電視·錄放影機

歌林公司總代理·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電話：(02)3143151(代表號) 展示中心：台北3149973/新竹217648/台中2295072/嘉義2241098/台南2346566/高雄72

人性的科技·精緻的生活

KOLIN 歌林 MITSUBISHI



讀者信箱

黑心的社會

看過了20期「人間雜誌」有關湯英伸案的報導內容，內心感到非常沈痛與悲傷。

以湯英伸同學殺人事實，法律當然可以判他三個死刑。但是，光憑法律用典，而不深究湯英伸還是一個毫無「社會知識」，剛滿18歲不久的學生，且又是在受到欺騙與壓榨之後由於心中悲憤才一時失手殺人犯了法，這就顯示了我們的法律的無「情」。

董良駿律師提到湯英伸同學「是否自首」的疑問，我們的執法者竟然不肯在這種疑問之下網開一面挽救一位少年可貴的生命，真使人懷疑我們的執法者是否都存有一顆仁德之心？

在我們的社會上，每天都有人忙著挖陷阱，等著無知的人上鉤。這些挖陷阱的人沒有罪，掉下去的人活該。因此，騙人沒有罪，壓榨不用負刑責，只有殺人才抵罪。社會上的種種陷阱，逼使湯英伸同學失足，我們的法律卻以「殺人者死」定案了事，這不就等於是在笑湯英伸同學「活該」嗎？社會若以此之「活該」為戒，教訓我們的年青人，豈不聽任陷阱密布？個人安全何來保障？如此社會，何異於「黑心社會」？真是悲哀！！

台北 某讀者
附上兩百元捐贈「湯英伸善款」。

「石碇仔」帶來了希望

一口氣讀完了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趙南棟」，謝謝他為50年代——血腥鎮壓的年代留下一些紀錄，不過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耳邊似乎又響起「石碇仔」這句喜悅又堅定的結尾，給那些緬懷過去的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我想這是最可貴的！

標榜「吳鳳精神」的人們，在80年代竟無法發揮「吳鳳精神」來原諒一個懺悔的年輕人，而且一個個官僚體系的阻礙竟然無法達成他最後的遺願，文章中那一句「我只是想安靜的帶走我的孩子」是代表一個父母對我們社會最深沈，最無奈的抗議，我也想問一問我們的社會「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真）理！」

最後想建議副刊人間的編輯是否能重刊陳映真的小說——「雲」，為那些曾經為「工會運動」付出心力和血淚的人們致敬，也將他們的故事完整的紀錄在「人間雜誌」上！

P.S.第20期人間的讀者信箱內「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的讀者姓名為「陳宇光」敬請更正！

台北 陳宇光
編按：「雲」已收在華盛頓大樓第一部小說集內，副刊人間希望能選刊未發表過的作品。

人間不僅只有黑暗

我對於貴刊熱心幫助湯英伸家屬及為救湯英伸而奔走呼籲的精神非常欽佩，但許多人認為政府原諒了湯英伸，而他自己會原諒自己嗎？我希望貴刊能出一些在各行各業已經奮鬥成功、或正在奮鬥的原住青年的事跡，以鼓勵正在危險困厄邊緣的原住青年同胞，激發他們向上的志氣，而且只要刊出，受益者亦不只他們而已，因為人間不僅只有黑暗而已。

湯英伸已去了，但我由衷的希望貴刊繼續將熱情、熱心關懷其他類似的青年（不分省籍），譬如劉煥榮、吳新華……等，這些孩子背後是否和湯英伸同樣有著值得同情的故事？

工研院 任成傑

陳映真小說中的日文錯得莫名其妙

君もか おれいを 日文完全不對應該是「君もか おしいな」

おーい 行て來るぞ
應該はおーい 行つて來るぞ

像貴刊這樣的一份够水準的雜誌，對於校對的工作却是如此馬虎，實在是很可惜的事，特別是日文，台灣出版的刊物所排出來的日文，經常是錯誤百出，校正時更必須小心才好。 日本 王孝廉

編輯室手札

「人間」是不是一本政論刊物？不是。

「人間」是不是一本黨外取向刊物？不是。

「人間」是不是一本挖掘社會黑暗面的刊物？不是。

「人間」是不是一本攝影專業雜誌？不是。

「人間」是不是一本新聞報導刊物？不是。

那麼，「人間」是什麼？「人間」是一本以攝影和文字從事記錄、發現、報告、評論的雜誌。

「人間」是以弱小者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自然和世界的雜誌。尤其重要的，「人間」是一個不肯放棄信心、希望、愛、關懷和理想的雜誌。

經過過去近二年的摸索和探討，「人間」逐漸比較能夠從它已經留下來的足跡，看到它有待改善的地方。例如：報導的深入的再加強、對社會的諸種現象的捕捉和分析的準確能力提高、文字與圖片的情感流露的哀矜而不排怨的情感的掌握、藝術的內在力量的再重視和呈現……。這些，都是今後要努力挺進的工作。

比較使「人間」尷尬的事情是：由於曾經報導過政治事件，如1986年的桃園機場事件，如今年的2.28歷史人物追蹤，使得讀者在判斷上，容易以為「人間」對台灣目前的政治焦點的逐獵性極強，進而懷疑了「人間」的原始宗旨，以為「人間」不過是一本包裝高級的黨外（民進黨）傾向刊物，或者是一本挑起政治矛盾的刊物。在這裏，「人間」必須簡短的說明，讓關心的讀者瞭解一下，「人間」做法背後的想法。

「人間」主要——也是唯一的探索，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與情感、人的愛與恨、人的失意與希望……。所以，「人間」的問題，在於它的探索——一本探索人的雜誌，它也要有人的生活；人的思想與情感；人的愛與恨；人的失意與希望；人的束縛與解放；人的尊嚴、愛和理想；人的勝利與挫折……，否則，它的探索就會失焦不準，甚至於有異化發展的危機。「人間」最惶恐、也最力有所不逮的地方，也就在此。如果，讀者對「人間」有這樣的要求和批評，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至於，過去「人間」曾經談過一些國民黨刊物開口不談的話題，或是黨外（民進黨）刊物如數家珍的話

題，如果，在人的探索的主旨上，我們沒有把採訪與編輯工作做好，請大家給予基於對「人間」的愛護，嚴加鞭策。但是，「人間」必須在此表示：我們從未把焦點的政治話題，當做是我們的主要報導工作。

雖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但是，人卻不能是追求政治話題的動物。



「人間」的報導，如果與政治話題產生關聯，那主要是因為「人間」在政治話題裡面，看到了可探索的人。若說「人間」反應政治話題過度，恐怕是一個誤會。如果把最近兩年來的「人間」加以全面的觀照，

比較一下半年來各黨派的政治刊物或報紙，就很明白了。

另外，「人間」不是一本製造社會矛盾的刊物，它祇是看到了社會矛盾。因此，「人間」恰好是為社會找出矛盾，從而促使社會注意之、解決之，並且在社會矛盾中尋找出路和生的意志的刊物。「人間」甚至於把自己也丟在生存的矛盾中，它不願刊登嘩眾取寵、銅臭庸俗、偷窺醜聞內幕的報導來創造無人味的龐大銷售量。它又不願媚向廣告客戶——刊登推銷洋煙、補藥、升學補習班、奢侈品的廣告。做為一個高度人文文化雜誌，「人間」，在這商品化的經濟中，是商品；但是它反對剝削讀者的感官世界來創造利潤，也力求避免自己的哲學一下子就垮在現有的商業架構的手中。我們在讀者中尋找認同於我們的同志的同時，我們也在廣告客戶中尋找欣賞我們的同志。

「人間」要走的路還很長，它要走在自己的路上，人的探索的路上……

♀

訂正：本刊第21期的34頁和35頁，36頁和37頁應互調，特此向讀者致歉。



封面解說：
「吳鳳」鄉山美
村頭目和前任
村長的小兒子。
(攝影■李文吉)

人間

中華民國
76年8月1日

10 〈人間農村〉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一隻牛 能剝幾層皮啊！ 雲林農民抗繳水租的省思

向您報告水利會如何苛刻的
榨取農民的血汗
一直乖馴樸實的雲林縣農民
如何勇敢地以抗繳水租的行動
表達他們不甘再受剝削的憤怒……



28 〈人間亞洲〉
攝影■Joseph Reeds
對談■韓·文字哲 / 日·田川信雄
翻譯■劉正武

從漢拏山到白頭山 韓國學生運動的理論 歷史與靈魂

田川信雄和文字哲的對談
深入整理了韓國學生運動的
歷史與理論
解明了韓國人民為了克服
「冷戰—外勢—國家分裂」結構
追求「民族·民主·民衆」
國土和民主統一的邏輯與心願……



44 〈啊！美麗的台灣〉
攝影 / 撰文■賴春標

保衛台灣最後的 原始森林

在17世紀初，隨著
葡萄牙人一聲「Formosa！」的驚嘆
台灣傲人的峻美林相
和豐裕的森林資源
開始了被掠奪，破壞的劫運。
其後數百年間，台灣中海拔以下的
原始森林被砍伐殆盡；
如今，倖存於高海拔地區的
雲杉、鐵杉、檜木、冷杉，眼看也將不保
救救我們的森林吧！

62 〈曹族三部曲〉(一)
攝影■李文吉 撰文■官鴻志

一座神像的崩解 民衆史的吳鳳論

現地民衆史的採訪
揭破了漢族中心·歧視原住民的吳鳳論
發現吳鳳可能曾是一個
因利集體殺害曹族交易團的漢人山產販子……

84 攝影■楊紋紋等 撰文■阮義忠

暗房之道· 攝影之路

介紹七位攝影新銳的作品
阮義忠與7位年輕攝影愛好者
共同在暗房工作中探索
在攝影之路上前行的
信念與見證……

92 〈人間特別約稿〉
攝影■Bernard Bordenare

靜穆 大陸中國

一位崇尚東方哲學的法籍攝影家包納德
以他獨特的視覺經驗捕捉、記錄了
在劇烈變動中猶不時流露著靜穆的
山川以及人的風貌

106 〈人間鄉鎮〉
攝影■李文吉 撰文■曾蘆花

蜂炮： 鹽水鎮的驕傲與煩惱

出人意料地，現今支持鹽水蜂炮最力的
是色情業者、投機者、商店、
和游離在社會底層靠打工維生的勞動者；
蜂炮璀璨煙火的背後，深沈地
潛存著社會結構不均衡的問題。

118 〈人間追蹤報告〉
攝影■鍾俊陞 撰文■張文

輻射線外洩的 那一天……

核三廠緊急事故演習現場報告
披露今年7月10日
核三廠「緊急事故」官樣演習秀的實情……

124 〈副刊人間〉
撰文■韓少功

爸爸

在中國遙遠的西南邊域
人們的想像力很少到達的地方
有個村子叫雞頭寨……
大陸傑出的新秀小說家韓少功
以千鈞之筆寫出一則新桃花源記
其中對人性至深的捷伐與同情
以及完熟的小說技巧，令人眼界大開。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95.7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88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3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0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56.5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芝加哥：士林書苑
香港：田園書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9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一隻牛 能剝 幾層皮啊！

雲林農民抗繳水租的省思

長久以來
盤踞在農村的水利會
一直稱職地
扮演剝削者的角色
官僚們清楚的知道
水是農田的血
卻佯裝不懂
水租是農民沉重的負軛
「農田吃不到水
水租卻照樣徵收」
終於，一向乖馴的農民
被激怒了
於是他們勇敢地
以抗繳的行動
表達不願再受壓榨的憤懣

攝影■顏新珠
撰文■廖嘉展



來自斗六鎮久安里的詹太太，她的部份水稻因為水路的施工被壓毀，憤而在去年12月20日的抗租說明會上痛罵水利會。

「如果說到水利會，天就黑半邊……」

1986年8月，人間雜誌開始進行「濁水溪」專輯的採訪，我負責下游南岸的調查工作，那時就聽到很多雲林縣農民對水利會不滿的聲音。

同年8、9月韋恩和艾貝颱風過境，首當其衝的雲林，被颳得形同一座廢墟。面對著百年來最慘重的災害，雲林農民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就在農民們為生活資金籌措寢食

難安時，立法委員的選舉開鑼了，國民黨候選人廖福本為了爭取選票，在政見發表會上大肆宣揚，說經過他的努力，上級單位已同意免徵這期的水租（水利會會費日據時代的稱呼，民間至今仍延用），同時11月13日的中央日報地方版也刊登了這則新聞。

兩場天災，屋毀田殘，作物一種再種，早已血本無歸，數千元的水租在原本拮据的生活中當然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免繳水租，對當時的雲林農民來說，無疑是天大的消息，

大家莫不拍手稱快。

然而，選舉結束，收取水租的單子依舊由水利會發出。原來全面免徵的允諾，變成各區依受災程度，酌予減免。期待落空的農民，有一種被騙的憤怒。因而在立委當選人朱高正和立委落選人林國華的策劃下，抗繳水租的風潮，就這樣波瀾壯闊起來。

農民長久對水利會的積怨，如洪水般，一發不可收拾。共有一萬多位農民加入了抗繳的行列，金額達1300萬元。去年12月20日，有3000

名農民參加了在斗六水利會旁所舉行的抗租說明會，擬對廖福本散佈不實言論提出當選無效的告訴；至於水利會會長陳新登未及時對免繳水租一事，提出澄清，有瀆職之嫌。農民們也擬提出告訴。

「以前要『告』水利會，比登天還難，現在人多，大家一起『告』卡有力！」住在林內鄉烏麻村的農人張崧說。這時他正和其他380位農民，準備要在控告單上簽名。

1986，8月，二崙鄉酒姑仔。

「水租比鐵軌的鋼還要硬。」37歲，在農民中算是「少年仔」的陳雙志，一邊替剛種下的蒜種舖上稻草，一邊向我抱怨。他的牢騷並不是因為吃不到水，而是對目前沒有利潤的農作，一公頃每年卻要負擔近5000元的水費大表不滿。他說，若自己用馬達抽取地下水，電費不過2000多元，有些地區沒吃水利會的井水，也要繳抽水灌溉費，真是拿農民的錢「開（花）逗逗」。

「況且，若沒錢繳水費，水利會三不五時就要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所以農民對水利人員印象最差了。」他激動地說。

農田吃不到水，而水租照樣要繳，無疑是令農民感到氣憤的主因。家住褒忠鄉田洋村的農婦楊清，今年50歲，她在說明會上，以激動而略顯顫抖的聲音說：「納了3年的水租，沒吃到一滴水，阮像啞吧被蜜蜂叮到，有話沒處說，真是要死也沒三條性命。」

在今年7月6日協調會上，聲稱要用賓士車，請陳新登會長去巡視他的田園的56歲的周啟明，在去年的說明會上，也聲嘶力竭地說了他的冤屈。

他的田自從59年農地重劃後到現在沒吃到一滴水，也因此，田的水路長滿了草。農人自己打地下水，

大約有3000多位來自雲林縣各地的農民，參加了抗租說明會。水利會前的圍堵因而交通阻塞。



還被水利會工作站長恐嚇說要取締。而且用來清理水路的小組業務費也是照常征收。這一片20甲的土地有20幾個受害人。他已經有6年沒交水租，「幹，那些只會坐在冷氣房辦公的人，那知道種田人的艱苦……」。他站到長滿雜草的水路中讓我拍照，只見草長到他的腰部，「我要做見證。」他憤憤地說。

曾經因娶進口新娘接受人間雜誌採訪的水尾村民鍾抄，對於水路不通很有意見，他也參加了控告水利會的行列。鍾抄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水租沒納不可以，那麼水利會水路沒開（疏濬）可以嗎？」他略帶酒意地說。

4月的某一天，鍾抄聽說村內要召開水利小組會議，於是，在出席前他便多喝了幾杯，想壯壯膽，好在會議席上大大地發揮。他一進社區活動中心的門劈頭就問：「啊——陳仔新登有來否？」旁邊的人低聲說，「沒啦！沒啦！」他又問有無記錄員，水利人員說沒有，這時他火大了，「那麼這算什麼會？」

鍾抄問小組長蕃薯仔，「水租沒納不可以，那麼水利會水路沒開可以嗎？」蕃薯仔答說，「那一條？」鍾抄更生氣了，「你不要裝蒜，×你娘，你『住水利』（在水利會任職之意）住到不知道那一條，真是說謊話。」蕃薯仔忙著解釋，說因為經費的關係，今年沒預定疏濬的工程計畫。鍾抄接著說，天有好生之德，人有惻隱之心，壞年冬，農民沒飯可吃，他真希望法院馬上調他去問話，「我一生沒犯過一次法，為了這次天災地變，水租沒納，下獄的話罪不會太重才對，水利會強欺弱，你快把我移送法院，我要和伊拼拼看，我要死的人，不信你天啊地啊！這一套。」他又強調，「我們坦白講，蔣主席很正，但是下面的人，不知誰在歪哥，我若去法院

就和你拼了，看法院要依你，還是依我。」

土地重劃後，幾年來，鍾抄田頭的農路地被排水路侵占，也被對面的人掘去做田，使得他出入無路，作物收成都要用挑的，「重劃後，比重劃前更辛苦，我的冤枉已經10幾年了。」他說。

類似這種重劃後工程不良受害的例子也不少。

在西螺三塊，有20甲土地，自從51年土地重劃後，一直沒有排水設施，年輕農民王甘地到處陳情，兩年來都沒什麼結果。

在二崙南三和，有一個橫過馬路的圓型涵洞，一到雨季經常會被雜草堵住，使得近10甲的香瓜田飽受積水的威脅，在盛產期，每甲受損失20萬元，住打牛滿村，63歲的廖坤池說，水租照收，也沒看見在做事，陳情十幾年，一直說沒經費，「水利會，我看是變作『酒』利會。」

在崙背水尾村田底仔，詹三妹站在花了幾萬元建構起來的水泥田埂上，用幾近哽咽的聲音告訴我，「大水若來，是一波又一波啊！」原來，她田頭的排水是集公館、酒姑、水尾部落的中排，但是因設計不良，



涵洞每遇大雨就會被阻塞，所以積水較嚴重的6人，不得不花錢加高田埂。「我真是做到手軟腳軟了！」詹三妹無奈地說。

唉！這款水利會！

在元長鄉，42歲的農民傅金城，因為田地比給水路還要高，所以吃不到水。他自從23歲分田產到現在，只種過一次稻。「我現在很畏到田裡去，主要的收入還是靠做工，再

背著孫子來參加說明會的劉太太說，做田人若不是生活這麼艱苦，怎麼會抗繳水租呢？

粗鄙的工作，如幫人家清理化糞池我也做。」也因此，傅太太一大清早天未亮就得到田裡工作兩、三個鐘頭，然後7點多出門到土庫的外銷廠做工。

這次控告水利會的活動，他也參加了。保守的村民對他的舉動難以理解，有的人甚至對他說，「城仔，你會被抓起來關哦！」傅金城每次都胸有成竹說，「我說的是實在話，何必驚伊捉我去關呢？」

傅金城的眼睛小時候睜不開，經過三次手術才逐漸恢復視覺，但手術沒完全成功，使得他的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視力衰弱。

去年12月20日下午，在虎尾鎮雲林地方法院的大廳內，朱高正向農民說明控告立法委員廖福本和水利會會長陳新登的4大理由。



周啓明，56歲。他的田自從59年農地重劃後就沒吃過一滴水，也因此在他面前的給水路，終年長著茂盛的雜草。

3月，一個微雨的下午，我來到了他的花生田，他指著比田地低窪的給水路說，「我有次去工作站要水，那裡的人都跟我說要靠天，我想，如果要靠天的話，還要水利會做什麼？」往後，傅金城就挖了地下水井，「油加上去馬達一抽，還可以去做工呢。」他又解釋說，若有水來，田地在水尾的人就要去巡水，田地在水頭的人卻可坐享其成，為了爭取灌溉用水，因此就常發生衝突，「還不如靠做工來買油，自己用馬達抽水，這樣就不用去巡田水了，否則巡兩三天還是沒水不等於白巡！」他嘆了口氣，接著說：「阮這一隻牛不知道要給人家剝幾層皮哦！」

傅金城很明理地說，「如果農田確實有吃到水，那繳水租是『天公地道』，但是田確實沒水吃，還要繳水租，這就太沒有道理了。」6、7年前水租由水利會職員收，但是成果不好。後來改為班長、小組長代

收，因為班長、小組長也都是農人，牽來牽去都是親戚朋友，總有個人情在，所以99%以上的會員都繳了錢。「誰知這些小組長和班長卻從中抽取傭金，這點引起農民非常激烈的反感。」傅金城說。

崙背鄉豐榮村農民周明和說，水利會經營已陷入困境了，地方的職員、小組長、班長，竟然還有福利金去遊覽，甚至去酒家喝酒作樂。

傅金城建議要把這些錢花在掌水工的身上，他說，掌水工一個月薪水5、6千元，要求他們一天24小時巡水路是不可能的事，單單騎機車的汽油費都快不夠了，也難怪掌水工只負責開水閘，放水後就袖手不管，「叫水利會多請一個說沒經費，但是請那麼多辦公的，我看是沒什麼效果，水顧不好，農民一定是會講話的。」

在各項陳情失效後，比較勇敢的農民就站了出來，到法院去控告水利會。住在斗六郊區西瓜寮的謝坤，

引濁水溪溪水灌溉的雲林農田，因為溪水中含有大量的泥砂，常使得給水路產生嚴重的阻塞，每年得動用三千萬的疏濬費用。但是給水路往往因經費不足，疏濬不切實，引起農民普遍的不滿。



和荊桐鄉油車村的詹國龍，是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的田從前是石頭地，後來買了45車的土來填，才得以種作，可是不知怎麼搞的，田裡竟然會自動湧出泉水，使得作物難以生長。經過申請後，他們自61年起開始停徵水租，可是在73年時，經過一次水利普查，又開始徵收，「法理都擺在眼前，我們不會讓他們（水利會）那麼好吃穿，咱法庭上說個公道。」詹國龍說。

但是要告水利會也不是那麼簡單。謝坤說，律師一聽是要告水利會，再多錢請他也不幫人寫狀紙。大多數的農民都不願為幾千元而惹事生非，都是抱著繳了就算了的心理，所以水利會才會越來越大尾，任意地欺壓百姓。

謝坤田地附近共有76個受害者，但他們怕上法院，都是繳款了事，自認為是「狗吠火車」的謝坤，就聯合4個受害較重者走上訴訟這條路。

詹國龍補充說，他們常威脅，若是水利會解散，那麼農人就完了。「笑話，難道一定要有水利會才行嗎？給水、排水一定要水利會才能做嗎？」他說，「不管是那一個黨都一樣，公道就是公道，對錯要分明，國家才會平靜。像水利會這麼黑，如三年輪作也照樣收水租，而且一分地不是幾塊錢呢！水利代表包工程，小組長、班長負責疏濬工作，都有錢賺，所謂『腳沾溼了，手就會臭腥』，他們都是站在水利會那邊，不是真正為農民。」

上書蔣總統

然而，法院的判決，大多讓農民失望。從民國60年起，即拒繳水租，而被水利會控告的虎尾鎮北溪里農民鄭錦聲，至今與水利會的官司仍未了。

自稱是「做失人」（農民的自嘲。

意謂辛勤種作，成果卻白白流失。）的鄭錦聲，因為農田吃水困難，最後放棄水利會給水的念頭。他埋怨法院根本連證人都沒傳，也無現地勘查，就判決不起訴。他當初告水利會時被笑做「拿雞蛋碰石頭」，可至今已屆70高齡的他，卻昂然的說：「我只爭一口氣——」

30年來，他每日記錄天氣和心得，編成一本「農業日誌」，做為耕作的參考，由於他的耐心及傑出的農作技術，據說，他無論種什麼作物，收穫都比別人高2成。因而早在民國47年，他便當選了模範農民。他曾告訴我：民國48年林金生當雲林縣長時，曾以每口36萬元之經費（高出民間價格一倍以上）開鑿深水井。可這些水井，並沒有達到灌溉效益，現在這些井都已壽終正寢了。他說，然而這些重擔，都靠我們這些「做失人」在承擔啊……。而與雲林水利會同樣引濁水溪水灌溉的彰化水利會的水租，卻比雲林水利會的水租便宜一倍的價錢，鄭錦聲不解地問，「這公道、合理嗎？」

於是他在今年6月1日上書給總統，請求撤銷農田水利會或賦予農民出會的權利。他在說明中說：

一、根據民國62年3月，蔣院長在立法院報告施政說：「農民如果不要水利會，我馬上下令取消水利會；農民如仍要水利會，我也要切實整頓它」這一段話，當時在中央日報、聯合報曾刊載過。我們只要有實質的灌溉，不要水利會，水利會並不能替農民辦好灌溉，只會剝削農民，加重農民負擔，它是阻礙農業發展的一個絆腳石。

今年6月初，法院人員到斗六市溪州里農民張石的家中，要實施強制執行，查封他的冰箱。張石怕孩子撕破封條，只好把農會的存摺乖乖地拿出來……。「我的生活註定是要愈來愈艱苦！」他無奈的說。（攝影■廖嘉展）



二、報端刊載水利會費征收率接近百分之百，以此證明水利會得到農民的肯定。其實水利會費非法委由農友（小組長、班長）代收抽頭，是因為彼此為了顧及情面，只有咬緊牙根，以「了錢消災」的理念「奉獻」，決不是心甘情願繳納的。

三、……將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排水費用交給貧困農民負擔，甚不公平。……

四、前述撤銷是農民的願望，如果不能立刻實行，應賦予出會的權利。

可是像鄭錦聲這樣的農民畢竟是少數，大部份的農民還是乖順地忍

農田吃不到水，或水源不充足的地方，農民只好抽取地下水，但是水租仍得照納，面對重重的負擔，農民們無限感嘆地說：「一隻牛能剝幾層皮啊！」

受著被剝削壓榨的命運。7月3日鄭錦聲接到水利局的覆函，函文上說：「農田水利會係依水利法第十二條所組成之地方水利事業團體，負責全省42萬餘公頃耕地之農田水利事業，擔任民生大任，如予撤銷，將影響全省農業生產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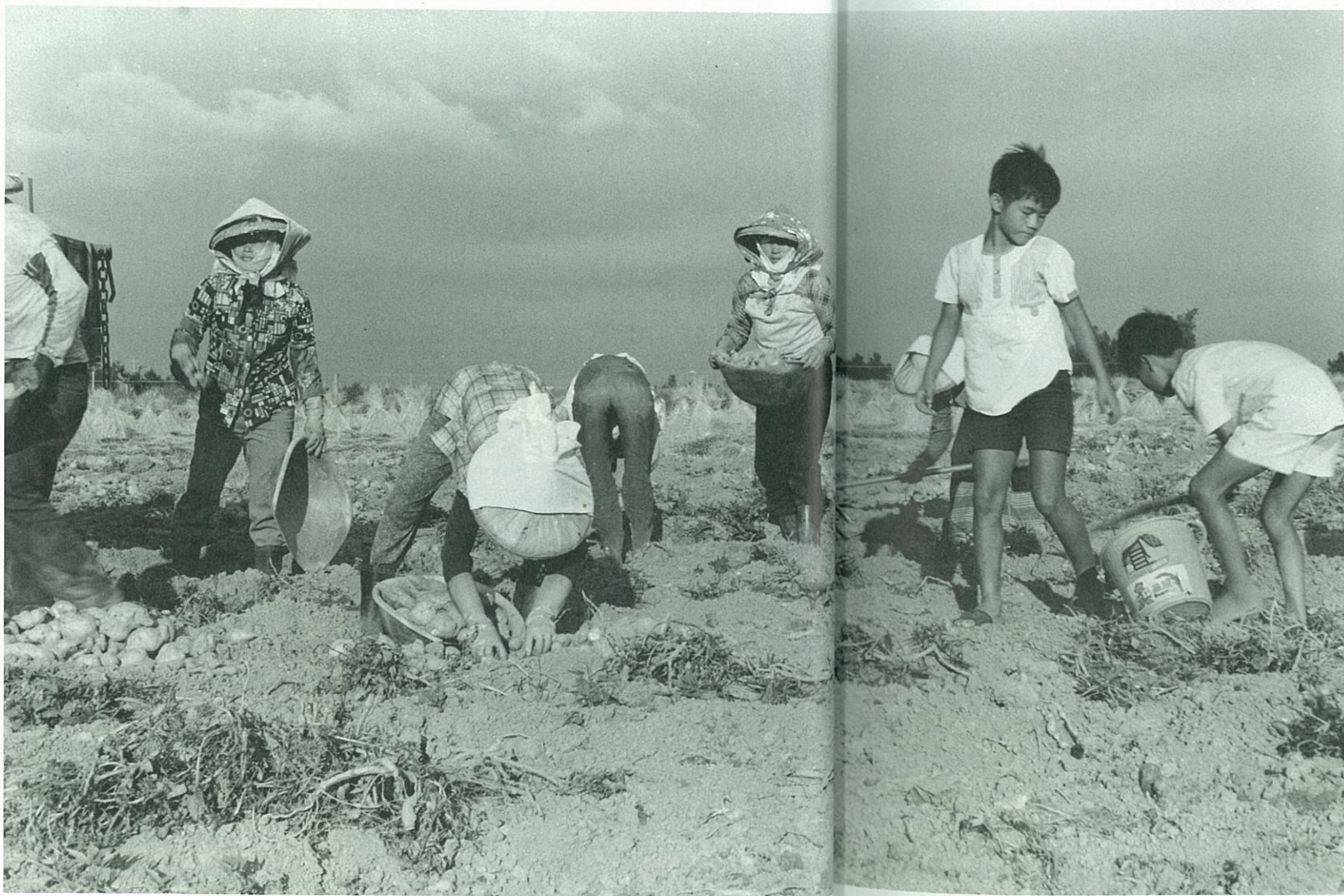
這答案早在鄭錦聲預料之中。但是對於抽頭一事，水利局竟然說，「經查全省水利會對於徵收會費均加強查緝，絕無代收抽頭情事，如發現當予查辦……」這點卻讓鄭錦聲難以心服，他懷疑水利會是否真有「查緝」，否則怎麼會不知情呢！

當然，撤銷水利會，是不切實際

的說法，但是如何使水利會這個組織能夠更加的健全，以便發揮其「秉承政府推行農業灌溉事業」的任務，應是當務之急。

抗租的遠因

農田水利會組織型態，依水利法第十二條規定，為經濟性自治公法團體。其不同於縣政府者為經濟性；其不同於農會者為公法團體，無營業行為（75年台灣地區各級農會信用部的營餘達23億4018萬元，創歷年來最高紀錄）；但與縣政府同為秉承政府、執行政府政策，與農會同為農民服務團體。



崙背鄉舊庄村的林永唐正在採收蕃薯，可是蕃薯1斤賣不到1元，因為太便宜了，没人要，他只好運回家切條曬乾。他說，「再這樣下去農民會當乞丐！到時看誰還有能力納水租？」

且因農田水利會為非政府機關，所以員工不具公務員身分；水利會員工轉任政府機關服務，年資不予計算，使得優秀之年青人不願在此工作。

在財務方面，由於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89條規定，會費以稻穀為計算單位，每年每公頃課徵稻穀最低20公斤，最高不得超過300公斤。在早年，由於政府的收購價格與市價相差無幾，尤其在57年以前，農業居優勢時期，水利會的問題隱而未現。民國66年以後，因稻穀生產過剩，市價低落，農民收益偏低，水租自然也就跟著短縮。72年後，



二崙鄉新庄仔的鍾姓農婦，滿頭大汗地在烈日下拔草，她原本也不繳水租，可是水利會的小組長來催收好幾次，最後礙於情面她還是把錢「奉獻」出去了。

收購價格與市價繼續擴大，雖然政府有補助差額，也無法彌補短收之金額。

在人事費用方面，是依照公務人員任用給薪，雲林農田水利人事費用一年花掉1億6000萬元，佔會費收入的64%，77年度更達到70%。而在全省的水利會中還有高達80%以上的。全省水利會每年營運經費要在35億4000萬以上，其中用人費用達10億2620萬元，另外要花在管理費用、業務費用、工程費用和其他費用上，均攤下來已所剩無幾。長久累積下來，灌排設備失修，功能減退，會員受益降低，因而也就種下了抗繳會費（前述之水租）的因子了。

在農業陷入空前未有的低迷情況下，雲林縣又遭颱風的浩劫，再加上民進黨積極的介入，於是才有一萬多名農民加入抗繳水租的行列。負責策動這次抗繳水租事件的林國華說，「農民開始覺醒了！」

但也有人批評農民被民進黨耍了，因為本來農民抗繳的水租單透過省議員蘇洪月嬌送到省府後，又發放回來，抗繳的人還接到法院的裁定書，並且已陸續強制執行3000多人。不滿的農民，7月2日在林國華的帶

領下，到省議會陳情，在省議員和水利局、雲林農田水利會會長陳新登協調下，達成兩項結論：一、由省水利會派員會同水利會對未繳案進行普查，如有排灌事實，依規定進行追訴，如未有排灌，應依規定減免，二、在未完成調查前，暫停強制執行，俟調查結果作為處理的依據。

在各種壓力之下，雲林水利會於7月4日宣佈，成立「會員服務中心」。其目的在提高營運管理效率，對會員申請案，做到隨到隨辦之宗旨。在這同時，去年12月20日控告廖福本與陳新登案在今年6月23日，被判決不起訴處分，民進黨於是從7月1日起在縣內舉行5場說明會，7月6日早上並預定在水利會前講演，並前往地方法院聲請再議。農民與水利會，再度形成緊張的氣氛，幸好陳新登適時把農民請進水利會的會議室，展開協調，才消彌了一場紛擾。抗繳水租事件，至此暫告一段落。

水利會認為，這次抗繳水租事件是民進黨利用選舉時廖福本「爭取全部免徵」的話，煽動農民的偶發事件，沒什麼大不了。但是，據記者實地採訪調查發現，問題並非如此單純，抗繳水租的風潮，實際呈現了長期以來被壓榨剝削的農民，對政府積怨已深的心理背景。尤其在目前的農業困境之下，水利會若



蒜頭的價格在最便宜時一斤2.5元，早就不合成本。在去年還有不法的貿易商透過轉口貿易，進口大陸蒜頭，對雲林的農民打擊甚大。農村經濟的凋敝，是這次抗租事件重要的內在因素。
(攝影■廖嘉展)



今年穀價跌到最低點，1000台斤售價6700元。3台斤的米，換不到一包的長壽煙。農民還是喜歡種稻。因為稻一定要有大量的水來灌溉，所以農田水利的良窳對稻作的影響真是太大了。

不大大加以改革，相信抗租事件還會再度發生。

改善之道

水利代表廖昌讚建議：一、水利會最好是由政府收回，他希望政府不要認為這是個包袱，因為水利會是秉承政府推展農田灌溉事業，是農業生產之一，不要存有水利會與政府沒什麼關係的心態。這也可以避免從班長、小組長、水利代表到

會長因選舉所產生的弊端（據側面了解，選來水利代表花上200萬~300萬是常事，而連無給職的小組長選舉，有些地方傳聞每票買到500元）。二、加速農地重劃：做好給水、排水路、農路的設計。53年的農地重劃已經不符合現在的需要了，從前水溝斷面，以3日排水設計，可是現在的農民若種植蔬菜的話，積水1個小時不退就完了，何況是3日呢？

水利代表吳博忠指出，水利工程



留底，58歲，
襄忠鄉新湖村
人。他的田地
因為未重劃，
用越田灌溉的
方式吃田水，
這種不合理的
灌溉方式引起
很多的爭議。

的招標過程常遭非議，不法人員應嚴加法辦，否則水利會要營運得很好很難。他並建議水利代表本身要檢討，不要干預工程，使水利會減少人情包圍，才能更有效率地經營。

吳代表說，農田吃不到水而水租照納的農民的確很多，但是農民講的，水利會大多不太採信，要有民意代表出面才較有效，這種官僚作風使農民無法接受。

雲林縣議員，也是農民出身的張昆能說，水利會與會員之權利與義務要相等，雖然農民有納水租的義務，但是水利會收取費用後，也當負擔起供應充足水源的義務，否則沒水給農民，還要農民負擔增加灌溉費和抽水灌溉費，這就太沒道理了。

他並指出，水利會雖然是人民團體，但是受政府的干涉太多，尤其是會長的遴選制度，雖經過水利代表的投票，其實只是一種形式，實際是由政府變相派下來的人員擔任會長總掌水利會的業務。既然水利會財務發生危機，會長又是政府派的，所以理應政府要負責才合理。

張昆能感嘆地說，很多工作站的職員，整天在那裡吃飽看報紙，根本不做事。而且水利工程常遭詬病，排水疏濬的工作年年在開銷，其實3、4年都未見疏濬，只有帳面上經費的報銷，這樣子經費一定不夠。

在雲林水利會內，總管灌溉事務，與農民關係最密切的管理組長張輝元，也對雲林水利會的困境，提出他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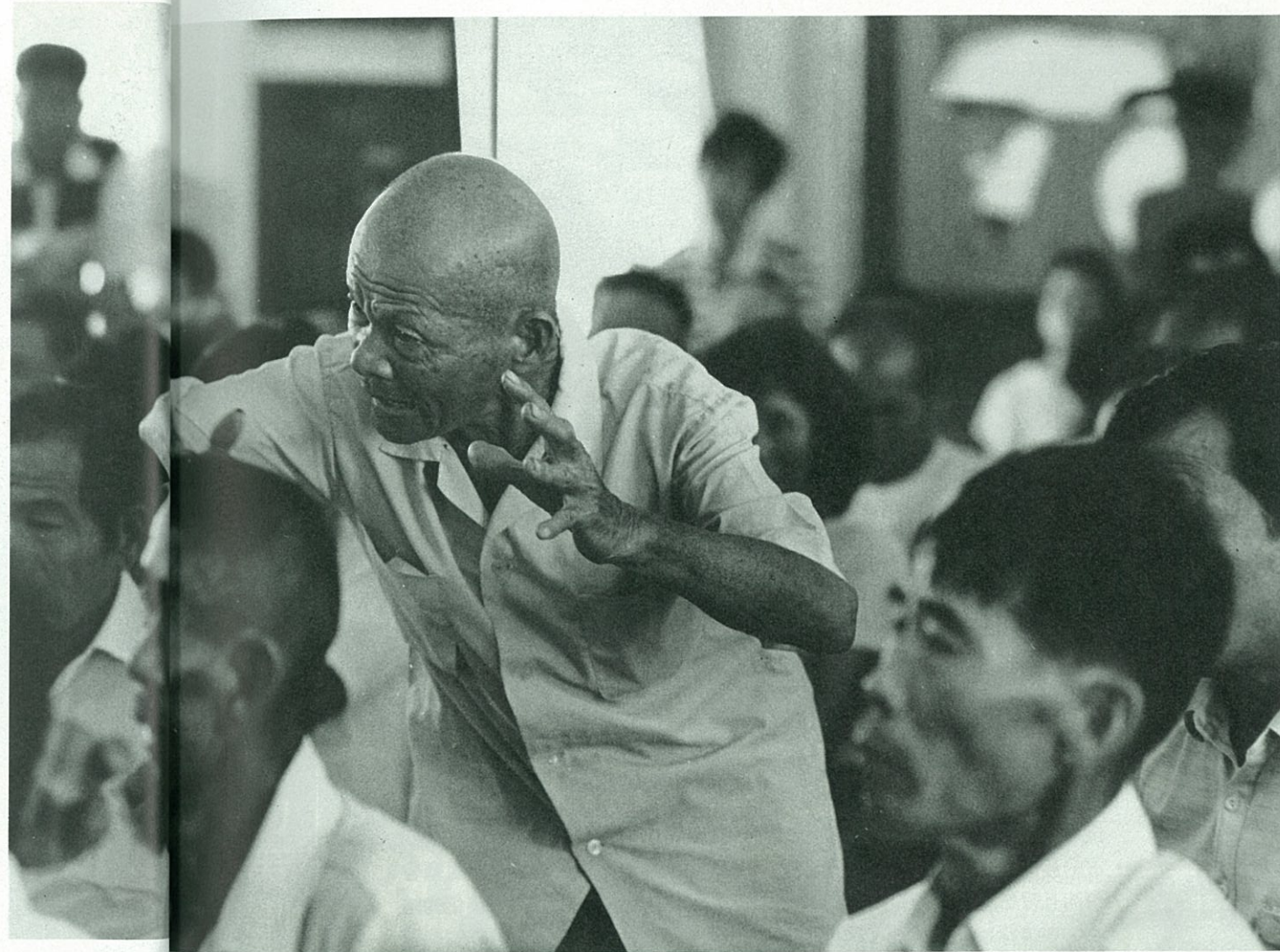
他分析，雲林農田水利會沒有水庫可以蓄水，所以都是川流式的灌溉方式，水日夜不停地流，其實實際進水量超過計劃用水量，水不夠，原因是水關不住，流掉了。為了滿足灌溉需求，除了引用迴歸水外，還開鑿了650個地下井，每年共付6500萬電費，這不是水利會所能負擔。

張組長也認為，在民國64年水利會改制時，政府若能接管，那麼今天這些事情都可解決。經費由政府統籌，農民的聲音可上達；可惜，現在上級單位對水利會瞭解不夠，經費短絀，難以做事，挨打挨罵的就是水利會。他舉例說，公路的養護，政府編入足額經費給公路局代為保養、維護，然後公路局交由退伍軍人組成工作班，並給予必要的機械支援。政府能付給水利會像公路局代養公路的經費去疏濬、保養水路，他相信水利會一定會做得比公路局好。

張組長也感嘆地說，過去的農民視水如生命，每當插秧期，晚上買個肉餅，拿手電筒巡著水路，水尾巡到水頭起碼也要4小時，他們只算體力的付出，而不算人力的消磨，而現代人覺得這已划不來，甚至早上起床到了田頭就要有水吃，再加上機械化的結果，省時之下，同一時間需水量就會大增。在這種種情況之下，灌溉工作會越來越下坡。

農民可能是最凶猛的野獸

「現在百姓水準提高，要求很多，雖然目前工作精神比從前多10倍，但覺得努力也白費……」張組長說。因此，他建議審議中的集集共同引水計劃能儘快的付諸實施，以解決雲林水源不穩定所帶來的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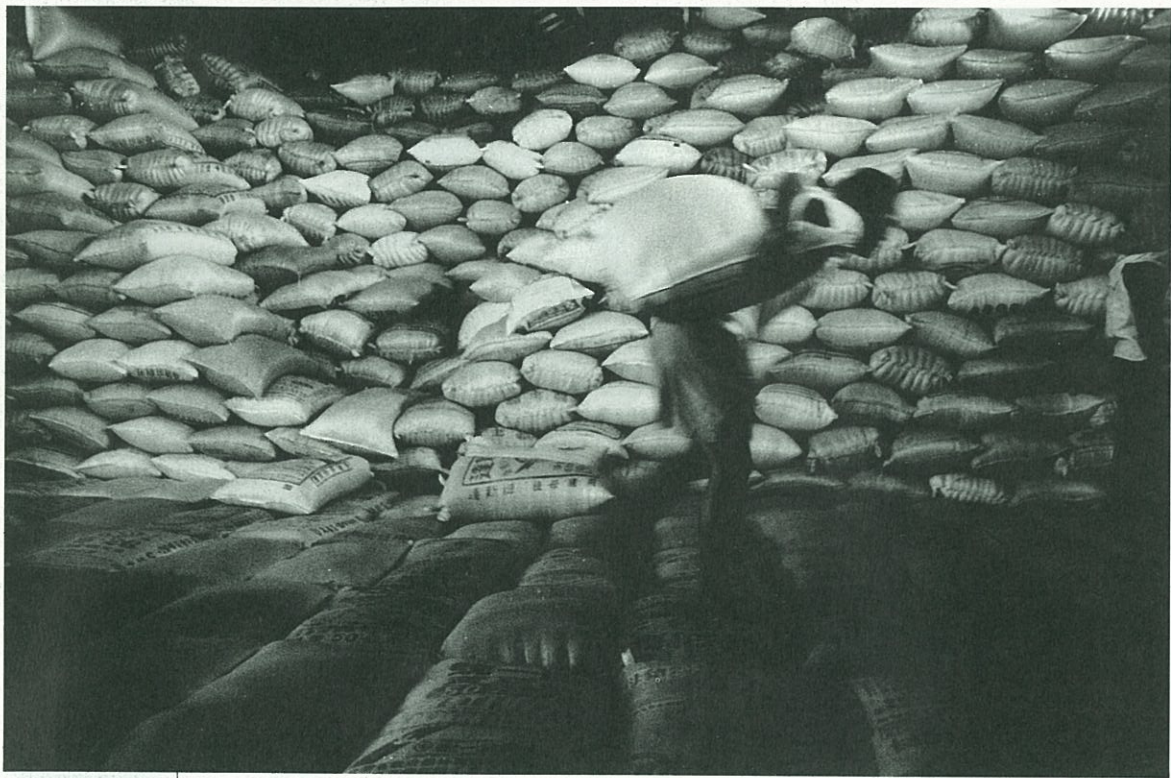


7月6日，在斗六雲林農田水利會內進行協調。
(攝影■廖嘉展)

就政治成本來說，民間不滿的力量越大，反對黨的機會就越多。張昆能議員分析，雲林農民是最純樸不過了，大都無派系的存在，過去的選舉，黨外能獲得很好的成績，這與執政黨是否在積極地關心基層有著很大的關係。執政黨的候選人每在選舉時都說當選以後要如何照顧農民，可是當選後又是另一回事，「坐在轎車，就忘記坐牛車的日子」的人太多了。這也難怪農民怨嘆。

農田水利會在農業縣份來說，是與農民最親密的機構；全省420萬農業人口與90萬公頃的農地，都與水利會經營的良窳，有著耕作條件上最原始的關係。

協調會進行當中，78歲的李來傳突然站起來激動地說話。他批評水利會不做事的冗員太多，「結果死病人不會死先生(醫生)！」(倒楣的是農民，不是水利會)。
(攝影■廖嘉展)



據水利會說，政府對水租的稻價補助差額不足，是水利會產生財務危機的重要因素。面對愈來愈多的農田用水問題，如果農田水利會的組織和政策不改善，那麼抗租的事件還會不斷地發生。

6月中旬我利用到東港採訪之便，跑到鄰近的下去看受到蝦蟇的排水汙染而產生鹽害的稻田時，55歲的農民黃水華，還是抽著稍帶鹽份而且受紙廠廢水汙染的牛埔溪溪水，準備插秧。我問他，你們的灌溉水受到嚴重汙染，你們還納水租嗎？他憤慨地對我說：「少年仔，阮腳踏伊的地，頭頂伊的天，我們如狗吠日，不繳可以嗎？」

如此，我相信，今天農田水利的問題、抗繳水租的情結，不獨雲林縣才有，而是普遍存在於全省15個水利會的嚴重問題，只是火山還沒爆發，冰山還未溶解吧！我們希望政府能正視此一問題。「民為邦本」、「倉廩足而後知榮辱」，農民的肚子如果吃不飽，如果又有個導火線，我們不能保證最純樸的農民不會變成最凶猛的野獸。

農田水路·好比人的血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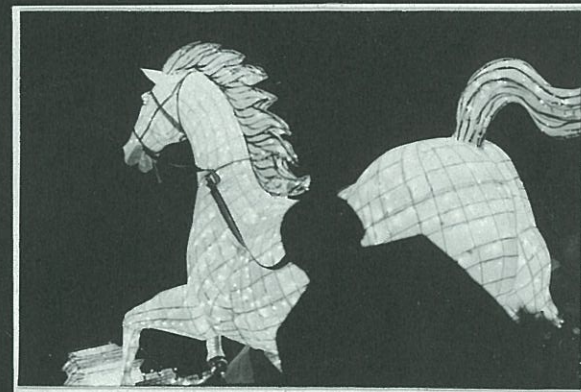
農田水利就像我們的血管，水就相當於血。我們都知道血管阻塞會造成怎樣地後果。面對工業化的結果，我們農田灌溉用水已受到嚴重汙染，就如同我們的血帶有毒素的話，我們的身體也會得病一樣。新竹香山里農民林丁炎的女兒林金美，已被懷疑因吃了受汙染的毒玉米中毒死亡，而汙染源是來自新竹農田水利會隆恩圳的一條小水路。面對越來越多的汙染問題，再加上既有的老毛病，我們整個農田水利政策與組織的改善，還能再遲疑嗎？

阮義忠繼「人與土地」之後，全力策劃編選的一本攝影集——

「影象新銳」

- 本書是阮義忠暗房工作室的第1份成績單，也是台灣新生代攝影工作者的影象集成。在這裡，你可以看出台灣攝影的新方向。
- 全書收錄了徐揚聰的「金門」，卓文忠的「百貨公司」，陳尚彬的「展覽會場」，楊文金的「中華商場」，陳學聖的「淡水列車」，王瑞蓉的「台北早覺會」，陳紋紋的「海水浴場」等7個攝影專輯。

影象新銳



阮義忠暗房工作室影象報告第1冊

- 「影象新銳」的版本大小、印刷方式和「人與土地」相同，是國內印刷水平的極致表現。
- 每冊只收印刷工本費定價190元，預約85折 / 160元
- 預約期間：76年8月1日～8月31日

影象新銳攝影展

8月15日—8月27日在爵士藝廊

TEL：721-9011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2段431號2F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電話：7020609 7056801

從漢拏山 到白頭山

韓國學生運動的理論 歷史與靈魂

今年六月十日

在全韓展開了「撤廢護憲·打倒獨裁」

的學生·市民的民主運動

迫使全斗煥接受修改憲法

總統普選

撤銷指定盧泰愚為下任政權繼承人的決定

田川信雄和文字哲的對談

深入整理了韓國學生運動的

歷史與理論

解明了韓國人民為了克服

「冷戰—外勢—國家分裂」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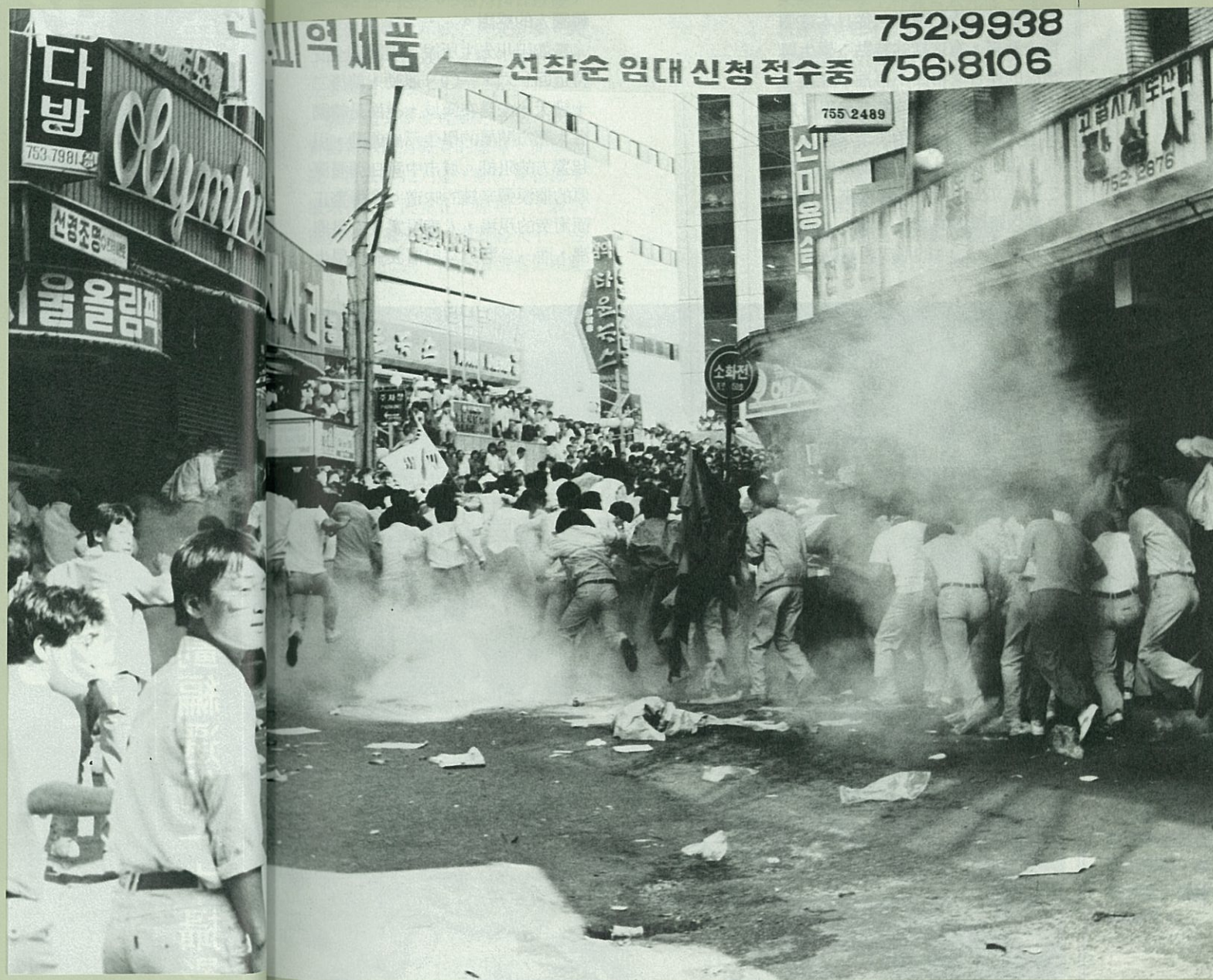
追求「民族·民主·民衆」

國土和民主統一的邏輯與心願……

攝影 ■ Joseph Reeds

對談手 ■ 韓·文字哲 / 日·田川信雄

翻譯 ■ 劉正武



學警衝突的現場，警方發射催淚彈，學生與市民四處奔逃。

田川信雄（以下簡稱田川）：這次韓國「六·一〇」學生運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70年以後，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都一蹶不振，卻唯獨韓國的學生運動一直旺盛地燃燒著。這次的運動，從日本這個地方看來，有這樣的特點：學生與市民的連合。市民不再袖手旁觀，而是積極同情、支持甚至參與了運動。這恐怕是1960年使李承晚下台的「四·一九」學生運動以來的第二次。文先生剛剛從韓國來，有許多事想聽聽你的說法。首先，是這次「六·一〇」的形成與爭點……

「撤廢護憲」、「打倒獨裁」

文字哲（以下簡稱文）：首先，我要向田川先生，長期無私地在日本文化界支持韓國民主運動，表達韓國人的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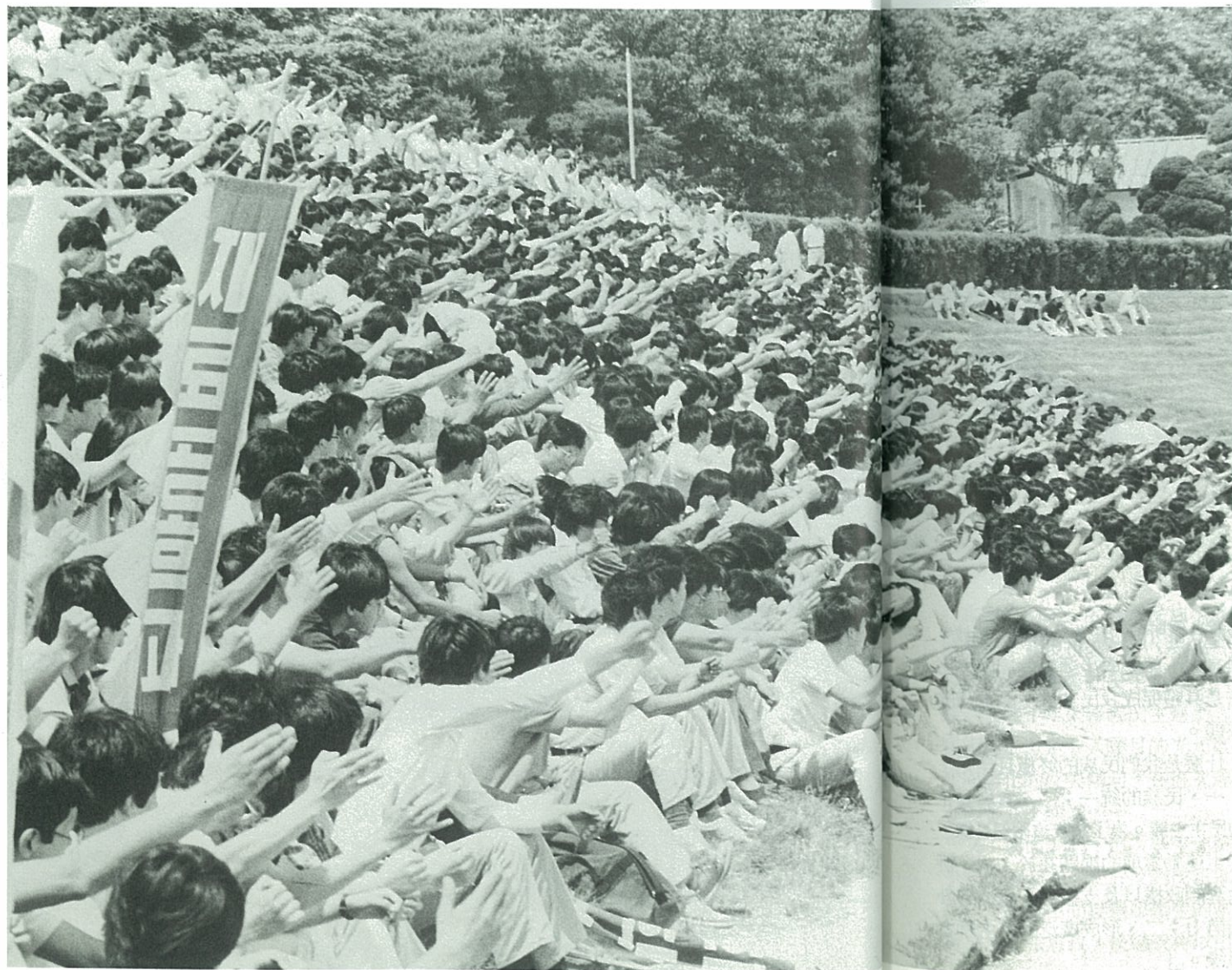
誠如田川先生所說，市民完全支持這回「六·一〇」運動，前後二十幾天，先是在漢城，從而是韓國各大都市開展的學生示威運動，引起警方的阻抑。城市中竟日瀰漫深厚的催淚彈辛辣的味道。在學警正面衝突的現場，人車阻塞，人聲鼎沸，而一旦警方發射催淚彈，學生

與市民四處奔逃，人人被催淚瓦斯燻得滿臉眼淚和鼻涕……商店只能做半天生意，有時連續幾天無法開門……但是，市民、商店主、店員，卻一點也不抱怨。到6月14日以後，市民參加學生示威的愈來愈多。到了運動的中期以後，學生和市民就完全聯合一致了！

關於這次學生運動的爭點，我看貴國報紙都有概要的報導。簡單地說，自去年12月底，新民黨總裁李敏兩提出「民主化七原則」，表示願與執政黨妥協，遭到金大中、金泳三強烈批判，兩金憤而宣佈脫離

「新民黨」，另籌組「統一民主黨」繼續堅持「直接選舉總統的修憲案」，並推動「非暴力、和平的民主化鬥爭」。在今年1月14日，南韓警方刑求漢城大學生朴鍾哲致死後，群眾抗議事件即不斷發生。4月13日，全斗煥宣佈否決反對勢力修憲的要求，導致政潮洶湧。5月下旬，天主教神父金勝勳揭發南韓警方掩飾刑求朴鍾哲致死的內幕，民情大嘩，迫使全政權內閣於5月26日總辭，南韓政府，遭遇重大的信任危機。5月27日，在野黨、學生、宗教團體聯合組成了「全國民主憲政運動本部」，要

深厚的同志愛，堅定的團結互助，是韓國學運保持幾十年旺盛鬥志的主因。



求修改憲法、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6月10日，全斗煥不顧反對黨的警告，仍然召開黨大會，提名盧泰愚為下屆大總統候選人，反對勢力因而發起遍及全國的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抗議全政權的獨裁跋扈。

因此，這次的爭點，可以由學生運動中統一的口號來看。這口號是「撤廢護憲」！「打倒獨裁！」（HoHwan Tsel-Peh! Dokk-Tseh Dha-Dho!）在全韓各大學校園和城市，響徹雲霄。

歷經光州事件血腥鎮壓後，韓國學生依然勇猛奮起，繼續向全斗煥體制撲鬥。

裝備齊全的鎮暴警察，向示威群眾進行攻擊。



當前學運的課題

田川：1984年我讀到發表在西德韓僑報紙「我國」的一篇韓國學生運動重要文件：「（韓國）學生運動之展望」，把1980年代的韓國學生運動的目標與戰術做了整然的總結。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今日韓國學生運動的戰略目標，應該從我們民族的終極目標，以及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當前民族的

戰略目標所做的任務分擔中去尋找。換言之，韓國學生運動的課題，必需是具體促成我民族歷史的進步的課題。

什麼是我們民族的終極目標呢？一、民族的統一；二、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學生運動當前的課題在於：一、排除專制政權以及支援此一政權的外國勢力；二、形成廣泛的民主聯合陣線。」

高舉祖國統一的韓國民族主義，以及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做為統一韓國的政治基磐的民主主義，固然與過去幾十年來韓國民主運動的內容相同，但是令人矚目的光州事件後顯著化的反美傾向，在這次運動中似乎並不顯著……

文：前面說過，這次學生運動的爭點（issue），在於反對民主黨維護規定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的當前憲法，主張憲政，使總統得以由公



民普選產生。其次，學生反對從朴正熙、全斗煥到盧泰愚這一系列軍人非合法（以政變奪取政權）政權。在「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並為此「結成廣泛的民主主義聯合陣線」這些要求上，這次「六·一〇」運動是勝利達成了任務。關於反美的一面，事實上，整個學生指導部，特別是在運動進一步全面化、激烈化的6月16日後，進入全面的警戒，準備在美國實施軍事、政治、經濟干涉學生運動時，把運動堅定地帶向反美的民族·民主運動上去。

顯然在光州事件中學習了慘痛教育的美國駐韓當局，在這次運動中，顯示了焦慮中的異常的節制。他們嚴密監控韓國部隊，防止美國軍方與韓國政軍結合鎮壓學生，一方面在背後向全斗煥政權施加強大壓力，迫使讓步，維持韓國情勢的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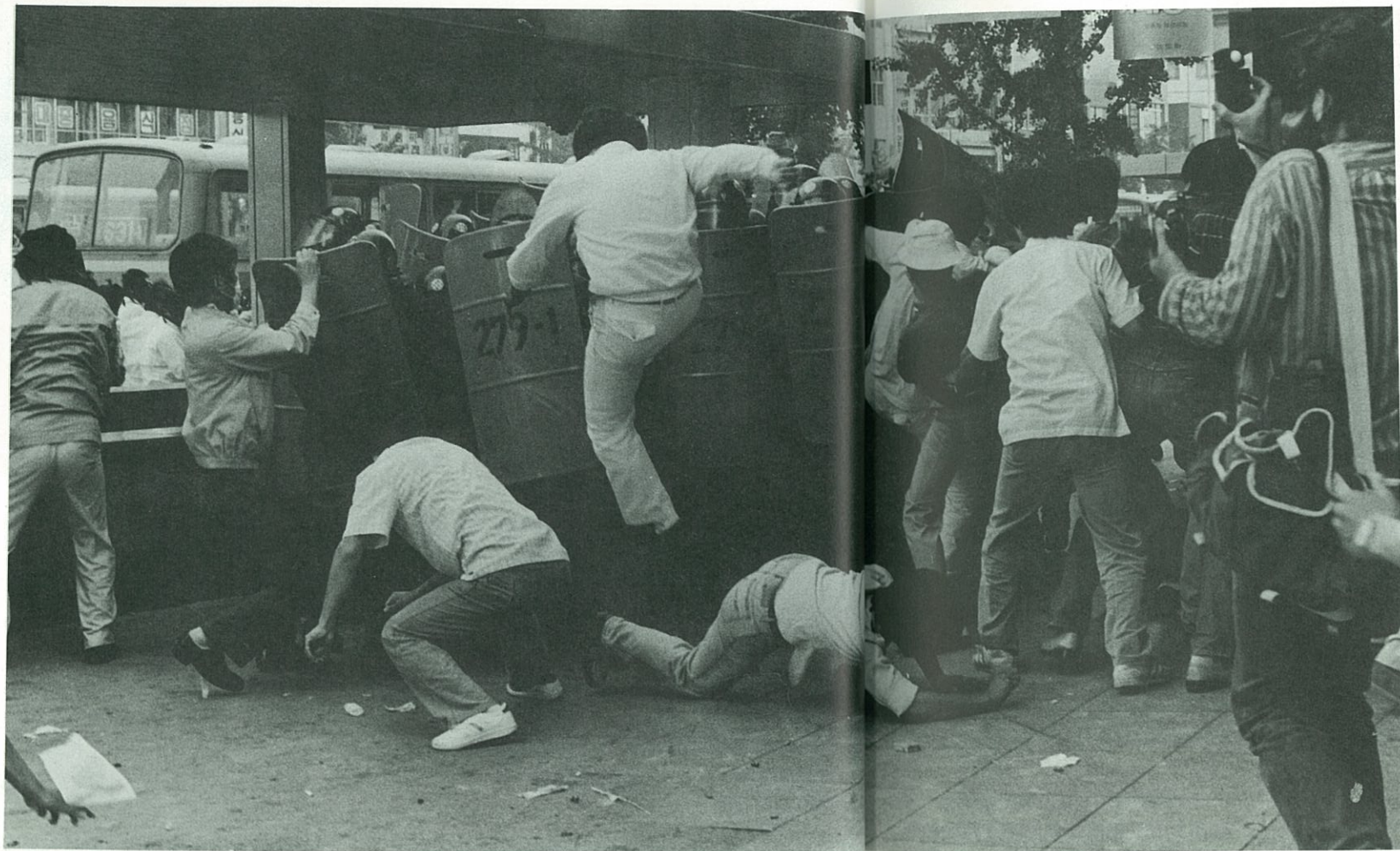
全政權終於做了戰術上的全面讓步。但學生對於美方依舊是批判的。學生的言論認為，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的高額讓步，恰好證明美國對韓國的新殖民主義支配……

美國：光州事件的共犯

田川：80年代韓國學生運動和前此運動最大的不同，在於特別是從

韓國學生運動的戰略目標是民族的統一和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

漢城商業中心
天天可見學生
與警察的激烈
衝突。



手拿石頭，準
備攻擊示威學
生的鎮暴部隊。



70年代的對日批判，延長和擴展為對美批判。當然，這和1980年的光州慘案有關。在上述這篇「韓國學生運動之展望」中，對於光州民眾蜂起的總結中，有這樣的提法：

「（光州事件）暴露了美國保守權力的本質。美國保守派當局，同意讓美軍作戰指揮下的韓國武裝力量出面殘酷鎮壓韓國民眾，成為光州大屠殺慘劇的劊子手和共犯……」

這種對美批判，使原本在韓國民主運動中，批判執政的軍政權為「對外國勢力依賴下的獨裁」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學生們認為：

一、韓國民族不幸的總根源，在於「國家分裂·冷戰構造」之下，使依賴「外勢」而對人民斷行獨裁政治的軍政權得以繼續存在。

二、戰後在「外勢」全球戰略下被分裂為二的韓國，其中的南韓國家機器的性格，基本上是一個「美軍基地國家」。這「基地國家」的體制，是美國干涉下，使國家分裂，從而在分裂國家的「安全」構造下，使盲目反共、反民族的軍事權威型政府得以長期存在。

三、因此，韓國學生·市民的民主運動，就必需嚴肅追究作為「基地國家」的韓國的各種具體問題，從而確保運動的民眾基礎……

據我自己的研究，在韓國，反美、批判美國，是戰後韓國政治生活的最大禁忌。任何反美言論，立刻會召來「北韓共黨間諜」的嚴重罪名。

文：事實上，在70年代後半，韓國學生運動的最高指導部，已經有批判美國的傾向。理由並不複雜。強大美軍基地的存在，美國應屆政權在內，都以防共來支持韓國的獨裁政權。為祖國獨立和解放戰鬥的韓國學生，不會不看見這個事實。但是指導部在70年代中，並沒有公開它的反美立場。學生運動在整個70年代中，都是以反日做為學生對戰後新帝國主義對韓支配的靶子。因為如你所知，「反美」的口號，是個大忌。

但光州事件使全韓學生與公民震怒。1980年5月，為反抗全斗煥軍人政府踵接朴正熙被暗殺後盜取政權，光州的學生起而示威。美國軍方接受了全斗煥的要求，批准調用韓國國軍，對光州學生進行了極為殘酷的血腥鎮壓。

前年，即1985年，韓國「全學連」·「三民鬥委」兩個組織的學生76人（其中男學生56人；女生20人）占領了漢城美國文化中心。學生的目的有二：

一、追究美國在1980年光州慘案中的責任，要求美方向全韓人民道歉，並停止支持全斗煥政權。學生

的要求，因為這一聳動的政治新聞性質，而得以向全韓傳播開去；

二、藉此讓韓國人民重新思考美國軍政勢力在韓存在的意義。當美方拒絕了學生要求美當局向韓謝罪，中止對全政權支持時，學生主動離開美國文化中心，解除佔領，宣告：「學生終於確認，要把美國當做韓國人民的真正友邦，把美國當做『自由世界的守護者』，和事實還有相當的距離。」學生終於向韓國內外揭發了美國在光州慘案中的共犯罪行和支持韓國獨裁政府的真象。

同年6月7日，漢城大學的全學連，在大學內召開「關於光州民眾抗爭事件的全國民大討論會」。在軍警嚴厲封禁下，各界代表和市民共計八千多人參加了大會。會中追究了光州事件的真相，追問事件中南韓當局的責任，並且對於學生佔領漢城美國文化中心，做出積極的評價與支持。

田川：去年，也就是1980年，韓國學生「忽然」間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記得是叫做「全國反外勢·反獨裁愛國學生鬥爭連合會」，並且向外發表了一份成立宣言。由於受到很嚴重的鎮壓和封鎖，宣言全文也沒有傳到日本，所以請你就這方面來談一談。

愛國學生鬥爭聯合

文：眾所周知，韓國學生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三民鬥」（「民族·民主·民眾學生鬥爭連合」）和「新民鬥」（「新民族·民主主義學生鬥爭連合」）。這兩個系統，一貫在民族統一、民主主義等爭點上是一致的，只在戰術思想上有一點差距。針對1985年紀念光州事件5周年的形勢，兩系學生提出自我批評和團結的會議，終於同意合併成立你方才說的「全國反外勢·反獨裁愛國學生連合」。這個組織的成立宣言要旨，大略有這幾點：



獷悍的韓國學生，向鎮暴部隊發動猛烈的攻擊。

一、美國帝國主義及其武裝僕從，40年來，「壓迫和剝削」了我們的祖國，「使韓半島成為軍事、核武器基地，深刻威脅了6000萬我民族的生存，使我們美麗的祖國、新生的民族分成兩半，並且企圖進一步使國家分裂永久化」。美帝和它的僕從並且為了更加鞏固「殖民地南韓」，瘋狂進行法西斯體制的新編組和使韓國民眾日益窮困化的經濟掠奪。學生為了反對這一切，追求韓民族真正的解放，乃結成「全國反外勢·反獨裁愛國學生鬥爭連合」。

二、這個組織的目標是——

● 粉碎美帝殖民地統治，打倒全氏軍部獨裁政府，樹立民族自主、民眾民主主義政權。

● 粉碎美日為首的一切帝國主義侵害，建設民族的自主與自立。

● 撤廢韓半島的分裂結構，實現祖國統一這個全韓人民的深切願望。

● 與一切民主·民族勢力連合，積極參與我四千萬民眾的爭取民主權力的鬥爭。

● 擁護世界和平，打倒帝國主義一切好戰·侵略罪行。

三、嚴肅批判1985年「全學連三民鬥」片面的、沒有和「百萬學生」搞好同志的領導，對少數幾個大學內單獨進行「非法的」、「暴力的」戰爭，導致運動的孤立化，遭到嚴重失敗與鎮壓提出批評，並呼籲徹底克服這些錯誤而前進。宣言正面提出組織的不同原則——

● 這個「愛國學生鬥爭連合」，是屬於全民族愛國學生的團體，而不是少數個人或組織的團體。

● 以民主集中體制做為一般的組織原則。

● 有不同意見時，應通過公開的論爭，達成強力的思想的統一。

● 堅決反對只因微末的差異招來



分裂的任何態度，在存異求同的基點上，結成最廣泛、最強大的學生的連合體……

我記得，這篇文告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全國反外勢·反獨裁的愛國學生們！

讓我們連合長生不死，長勝不敗，堅定地高舉勝利的旗幟、團結起來，向鬥爭的活火山挺進！

讓我們頭冠國花，把整個大韓民族團結為一；讓我們共同奮鬥，直到全民族能從漢拏山（譯註：韓最南端名山）到白頭山（譯註：韓最北境名山），盡情地跳躍全民族解放之舞的一日！」

宣言署發的日期，是1986年10月23日。我個人是到去年底才看到文件的。現在，我還記得當時一邊讀、一邊流淚的感受（笑）。

學運的歷史與傳統

田川：這使日本人想起60年和70年兩次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廣泛的學生市民運動。

80年代，特別是85年以後，韓國的學運動向，就我個人的觀察，有這三個特點：

一、是全國學生運動組織的結成。85年的4月17日，「全國學生總連合」

明洞聖堂是韓國反對勢力的中心，每次教堂做禮拜，鎮暴部隊便集結四周，準備鎮壓隨時都會發生的示威活動。

韓國學生在各都市中展開示威運動引起警方的阻抑，城市中竟日瀰漫着濃厚辛辣的催淚彈味道。



(簡稱「全學連」)成立，網羅了全韓62個大學。「全學連」向方才你說的「全國反外勢、反獨裁愛國學生鬥爭連合」飛躍，在思想上突出美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韓國的支配外，也是全國性的結合。

二、是所謂「學勞結合」。85年四月16日到24日，韓國大宇汽車公司富平廠的工人2100餘人，在學生運動出身的工會幹部指導下，勝利遂行了提高工資的罷工鬥爭。

第三，就是漢城大學學生佔領漢城美國文化中心事件。

因此，全國性學生民主運動的隊

伍的集結；學生與勞工運動的結合；以及對美批判的韓國民族主義的展開，大致上畫出了80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主要動向。

剛才我說過，60和70年兩次反安保鬥爭的日本學生運動，在1970年後，根本性退潮了。70年後日本資本體制的弱反強；中國革命的理想(vision)在四人幫事件後的全面崩潰；運動內部的宗派主義和自相殘殺，使日本的運動萎死。相形之下，韓國的運動卻愈戰愈勇，不知你有什麼樣的解釋？

文：首先，韓國的運動，有極為悠久的歷史。有人上溯到1910年的「三·一」獨立運動。即使從1960年的「四·一九」倒李學生運動算起，也有將近30年的漫長歷史。尤其重要的是，在這悠久歷史所形成的「集團記憶」中，不但有鬥爭、挫折的記憶，更有像「四·一九」這樣勝利的記憶。這種歷史和記憶，成為韓國學運中極為重要的傳統……其次，韓國的學運，是經過了無數殘酷的血的洗鍊成長的。我們不是像「請客吃飯」、像「挑針綉花」那麼搞。我們看見先輩們被退學、逮捕、拷問和監禁殺害……我們有來自家人、師長的勸阻和反對……學生在每一個階段都得自己做出嚴肅、負責的決定，一步步走向運動的深部。在日本「戰後民主」結構中，參加運動未必遭到絕對的壓制與鎮壓。日本學生參加運動，絕不虞喪失任何東西：學歷、前途等等。參與、實踐的過程既異，結果也不一樣。

韓國學生善於嚴厲自律，每一個運動階段的終結，都善於做嚴厲的自我判解，從而求取更廣闊、更堅定的團結與力量。這一點，從方才的「愛國學生鬥爭連合」成立宣言中，可以體會。因此韓國學生運動的同志愛較堅強，一般地較少宗派主義。韓國學生在運動的「民主集

中」體制中鍛鍊和養成，一般地自覺性和積極性高，絕不是我們政府說的「受少數學生陰謀份子的操縱」。如果沒有這種高度自覺與積極性，運動就不會幾十年保持旺盛的青春與鬥志。

再次，韓國學生運動，是純度很高的道德運動。他們不但不為個人名、利而運動，正相反，常常在計及對個人生命與前途不利有害的條件下，為祖國和人民而鬥爭。近5年中，大學生展開自覺地，從大學教育養成社會秀異份子的紐帶中「中絕」，展開自動退學，或自隱學歷廣泛地參加到工廠勞動，協助工人建設戰鬥化的工會，就是一例。

至於韓國大學園內學生社團對學生的教育、鍛鍊的機序，中川先生應當十分熟悉。因此韓國學生非但不會像日本的運動那樣隨著70年代日本高成長經濟而崩潰、虛無主義化，而且在光州慘案的慘烈鎮壓後能迅速重組，不多久就再度起而向全斗煥體制撲鬥，衝破了恐怖、挫折、虛無和失敗主義的底潮與沈滯局面，果敢地以釜山美國文化中心縱火事件，重新使教會、在野黨和學生點燃將滅的火焰……

統一：全民族最深的悲願

田川：特別是韓國學生向「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新殖民地韓國」轉化的1980年以後，我一方面看到全國性學生組織的強大化、看到「學·勞結合」的趨勢和對美批判的強化，而看到韓國學運有顯著的質的提昇，但也不能不有這樣的擔憂：終於挑明了美國這個巨大的冷酷而堅硬的牆，做為今後運動攻擊的高點，則在霸權美國荒蕪而殘酷的邏輯之前，韓國學生恐怕要付出更多、更大的，斑斑血漬的代價吧……

文：不必說是越戰，其實，在韓戰中，世界已經知道美國未必就是絕對打不敗的力量了。

韓國的學生愛好和平。他們夢想

著單一民族的韓民族人民，終有一天掙脫一切「外勢」(譯按：指「外來勢力」，)的干涉，在南北雙方徹底追求民眾的民主主義、克服外加的「冷戰·國土分裂」構造，完成韓民族的統一。為了達成這全民族最深的悲願，韓國學生，是有決心不計一切代價，直到勝利。

一枝獨秀的反帝精神

田川：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這「亞洲四小龍」中，有一個「權威政治下的發展」的共通點。



發射催淚瓦斯彈的步槍和警棍被示威學生奪走。

換言之，在冷戰構造下，和美、日、西方新帝國主義結合的權威政治下，在不同程度下壓抑了批判新民主主義而發展。但在戰後的韓國反帝民族主義卻一枝獨秀。能不能就這一點分析一下？

文：一般而言，韓國民族主義的高昂，尤其在70年中葉之後，全世界民主·民族鬥爭趨緩的條件下，特別在亞洲若干經濟發展有所成就的地區，有「一枝獨秀」的表現。

但是，我們的運動仍然有過曲折的。在1960年到70年的10年中，反帝、民族統一的提法，仍然是受到



韓國的學運是經過了無數殘酷的血的洗鍊而成長的。

壓制的。反帝、民族主義、民族統一，在當時「冷戰—反共—外勢下的國家分裂」構造下，被當局看成「左傾」、「共黨份子」。許多愛

國人士和學生因為主張民族的自立與統一而遭嚴酷鎮壓。1970年，為了反對韓國對日本經濟、政治上的屈從主義，韓國人民掀起了廣泛的反日運動，終於使反日、愛國、民族統一和民主化運動結為一體。今天，韓國的獨立自主與國家統一，已經成了任誰都不能正面反對的「大義名份」。

說到韓國民族主義的高昂，韓國民族史上，向來有北方和南方的入侵威脅。北方，有中國和俄國；南方，有日本和西歐。在強國環伺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下，韓國民族受到

外侮的歷史比中國長久，理論上可長達數千年。也就是說，在韓國自己有文化和歷史的條件下，韓國人民的反外勢鬥爭的歷史長久，這應該是一個原因。當然，現代史意義的反帝民族運動，應當從現代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併吞的反抗開始，接著就是戰後美、蘇對抗構造下對韓國統一和內政干涉……的反抗。

在「冷戰—國家分裂」戰後史結構下的韓國的「發展」，一方面使「發展」的品質和利益受到歪扭，一方面使這「發展」加深了民族的



鎮暴警察押走示威學生。

分裂與分裂的恆久化。韓國學生認識到，沒有民族統一的「發展」，在民族內部互相仇恨與對立下的「發展」，只有使韓國更深地成為別人的經濟的附庸，更深地使國家和民族的分裂固定化，更深地使民族發展、民族文化的創造力互相抵銷和歪曲……

克服外勢造成的國家分裂構造，在韓國民眾自己的、徹底的民主主義下，完成全韓國家與民族的統一，是我們誓死完成的民族史的任務。

向韓國人民致敬

田川：對於一個擴張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我們喪失了日本民族主義。不，在當前條件下，我們應該協同亞洲人民批判日本資本主義的、擴張主義的日本民族主義。

我以最深的敬意，祝福你們偉大的民族……

文：謝謝你。我也得謝謝田川先生長年來為韓國人民的民主運動所做的努力。

田川：這不算什麼。

十多年來，你們偉大的民族詩人金芝河先生在你們的運動和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解放，從死刑執刑前活著回來。當時，日本記者告訴他，許多日本文化人、知識份子，多年來為他的解放而努力。金芝河先生說——你們不應該為營救我而努力。你們日本有很多問題待解決。你們應為日本真實的民主與正義的實現而努力。

在朝日新聞看到這一段記事的我，感觸很深。所以，你不必謝我。日本人民應該把韓國民主化運動，看成日本自己解放的一部份。把繁榮建築在對亞洲——如韓國——的支配上的日本，應該把亞洲的民族、民主鬥爭，看成自己的鬥爭。

這麼說，我們是應該謝謝你和韓國人民了（笑）。

文：謝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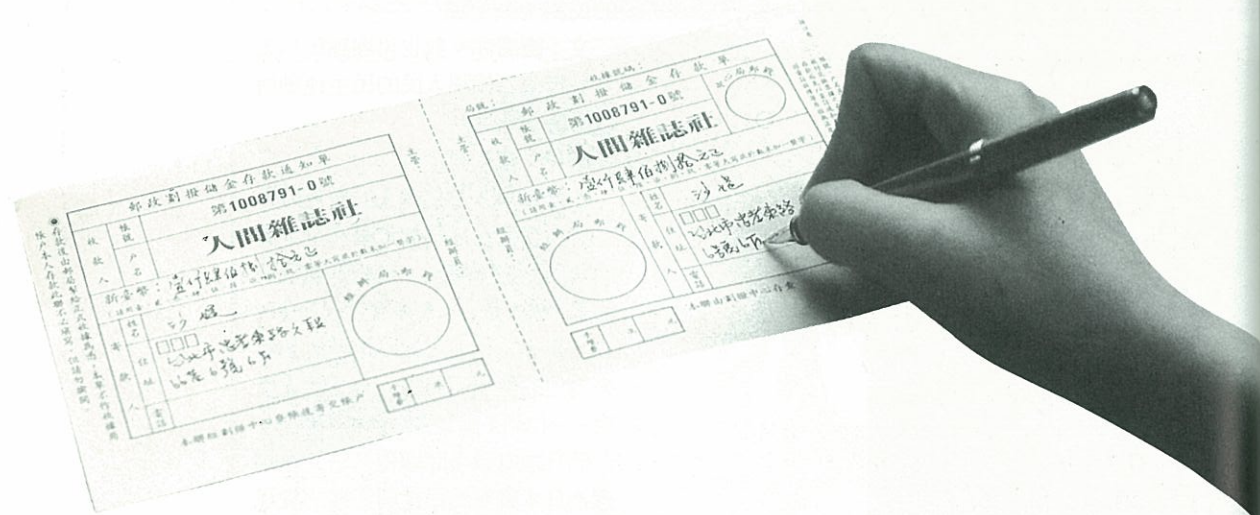
請立刻參與 人間雜誌的所信· 所望和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

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使「人間」這一本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

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

——讓我牽著你的手

內含人間1~13集中，最感人的報導故事11篇，照片近130幅。

即日起至8月31日前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即贈送一本。

徵暑期工讀生 / 請電洽7027609李鴻澤先生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 / 1380·
半年 / 700元



人間

非洲
蘇丹 依索匹亞
AFRICA·SUDAN·ETHIOPIA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定價150元●直接劃撥8折優待：120元

人間出版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

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7056801

原著暢銷美國·加拿大200,000冊

神經不再脆弱

著名神經醫學博士
威克絲著·冬生譯

好消息！別依賴藥物過日子，自療就能康復！

■身體方面的症狀

- 失眠 ●反胃 ●抖顫 ●咽哽 ●噁心 ●手出汗
- 頭疼 ●心悸 ●氣促 ●失力 ●抽筋 ●怕吐出來

■情緒方面的症狀

- 憂懼焦慮 ●信心失落 ●沮喪頹廢 ●忽忽欲狂
- 取決難定 ●意念與行為不由自主 ●怕出門

被過度敏感的神經折磨的人，很容易退避孤獨，只有這樣一本書能引起他不可自遏的興趣，將他一步一步救出來。此書還另闢專文，教人如何安然渡過人生困境、自責、羞辱、遺棄、喪亡等重大的神經折磨，使人在心力交瘁之餘，不必依賴藥物或電療，依然能康復過來。



定價每本180元·掛號寄書
菊16開·289頁
優待人間讀者·每本160元
郵政劃撥：1085274-2

山海出版社

台北市潮州街91-9號
電話：3972761~3

保衛 台灣最後的 原始森林

所謂原始森林，粗淺的說就是：植被基因接受風雨、陽光、氣候的孕育，歷經千百年的演化聚生，而自然形成的林相。是護育大地生息最珍貴的資源。

根據文獻記載，400年前，台灣是一座「平原蒼翠鬱茂，樹海連綿，麋鹿成群」的美麗島嶼。

然而在十七世紀初，隨著葡萄牙人一聲「Formosa」的驚呼，她那傲人的峻美林相，豐裕的森林資源，卻也開始陷入慘遭掠奪的劫運！

1600年：荷蘭殖民時期，台南一帶森林被拓殖一空。

1661年：明鄭時期：台中以南平原林木盡伐無餘。

1683年：遜清治台，台灣低海拔地區，原生林遭燒墾殆盡。

1894年：日據時期：2000公尺以下原始森林，全遭濫砍破壞。全島林相殘破不堪。

攝影 / 撰文 ■ 賴春標

1945年：台灣光復後：原始森林曾有幸獲得5年休養。

1950年初：台灣的林務當局，又開始對原始森林展開一場，永無止盡的、苛烈的殺戮。

在人為的貪慾，與錯誤的林務政策的雙重傾軋下，目前台灣中海拔以下的原始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已全遭破壞。

如今僅存的，以冷杉、鐵杉、雲杉、檜木為主要構成的高海拔原始森林，也因砍伐林道的快速向上延伸，而面臨了被屠戮的命運……

為了護惜這僅存的珍貴資源，為了避免因林木濫砍，導致生態的嚴重破壞，從而殃及後世子孫，我們不得不高聲疾呼：

**團結起來，遏阻濫砍的暴行
保衛台灣最後的原始森林**



雲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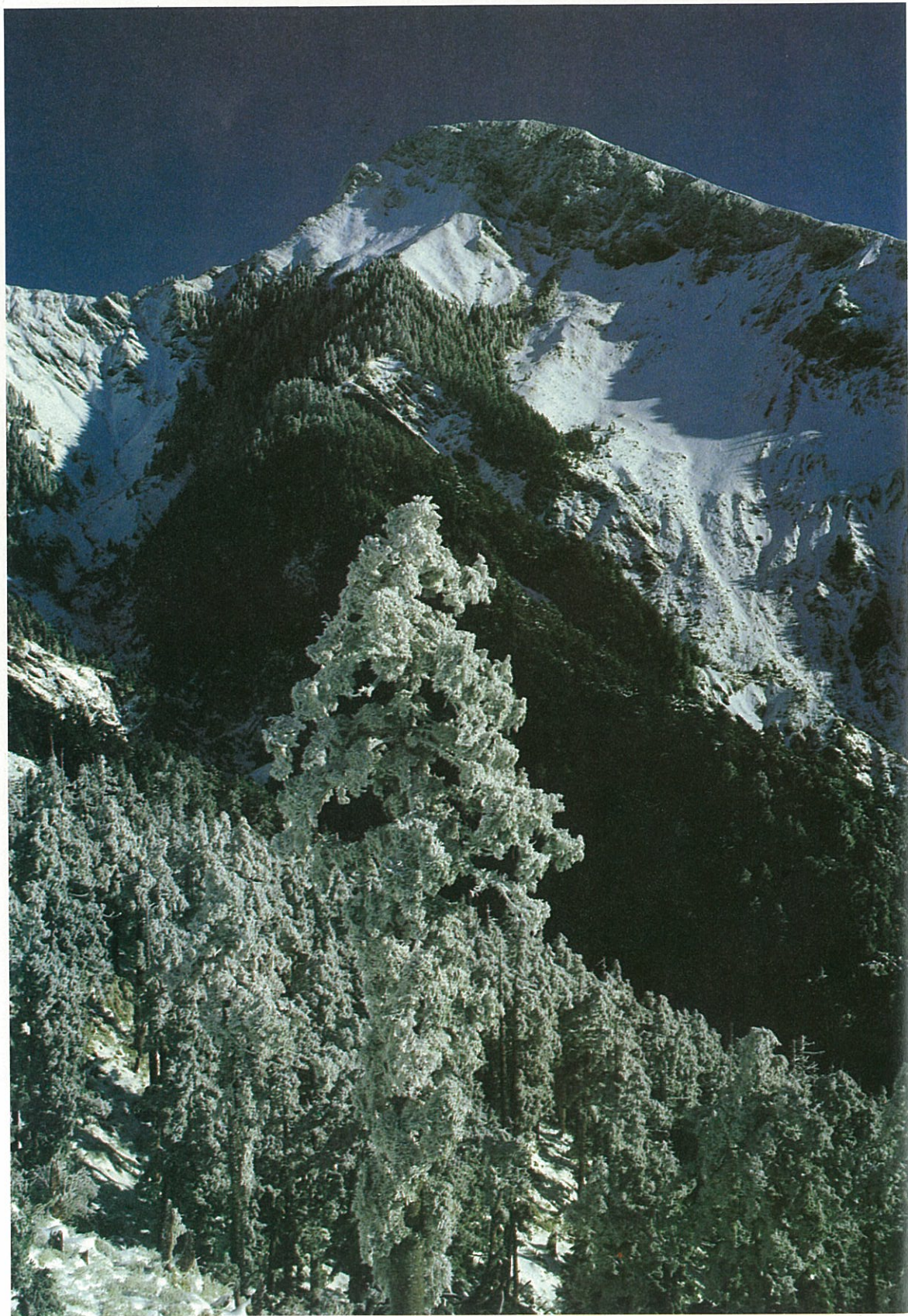
松科，生長在海拔1800公尺至3200公尺之間，海拔2400公尺到2900公尺是主要的分佈地。在台灣，雲杉的生長幅度較鐵杉為窄，其地位因而被鐵杉所取代。

雲杉的更新能力弱，因此在本省罕有大面積的純林出現。雲杉，樹幹通直較冷杉高大，樹梢頂似冷杉，卻較尖而細長白。樹皮呈灰褐色，多顯著皮孔。

雲杉甚少成族群聚生，大都與紅檜或鐵杉混生，也有和闊葉林雜生的現象。台灣現存的雲杉，樹徑大都在1公尺以上，樹高可達50至60公尺，因樹幹直立而碩大，材積量豐盈，故長久來即是主要伐砍對象。

在我曾走過的許多深山中，雲杉——那傲岸雄拔的巨靈，現在已經漸漸的難以尋見了。

曾經名列阿里山五巨木之一的台灣雲杉，如今在人類貪慾的濫伐下，瀕臨滅絕的命運。



冷杉

台灣原始森林最上限的大喬木帶，主要分佈在海拔2700公尺至3300公尺之間。最高可生長在海拔3500公尺處。

冷杉是台灣固有的樹種，在中央山脈北自南湖大山（3700公尺）南迄卑南主峰（3293公尺）的300公里間，都有廣泛的分佈。

冷杉的樹皮呈灰褐色，狀如鱗片，樹形筆直，主幹昂然挺立，罕有分幹現象。樹高可達數十公尺，柱柱擎天，尖聳入雲，入其林，如見萬箭行空，氣勢十分壯闊。

冷杉為寒帶林，因生長的海拔特高，年年均有雪封期，成長相當緩慢。在台灣冷杉，樹徑甚少超過1公尺，大都成族群聚生。族群如遭破壞或形成孤立，則很容易死亡而成白木林。

數十年來，台灣高海拔的原生林，在急速的砍伐下，冷杉是目前唯一未遭受破壞的原始林。



鐵杉

係台灣目前面積最大的原始針葉林。海拔2000公尺至3400公尺都是其生長範圍，海拔2500公尺至3200公尺是其主要分佈區。

鐵杉生長位置通常在冷杉林帶的下方，也有和紅檜混生或與雲杉混生的林相。鐵杉性嗜強光，耐旱，在土質貧瘠的地帶也能成長。因為鐵杉的生態幅度相當廣闊，所以它在植物社會具有多樣性的發展。

鐵杉，樹皮薄呈暗灰色甚易剝落。樹種成長類型有主幹分枝，及多幹分枝兩種。其樹冠發展，在本省高海拔針葉木中為最平展。乾枯的鐵杉，最能保有蒼勁昂然的雄姿。

鐵杉成長緩慢，年增高約10公分，年增加樹徑約0.2公分左右（生長速略高檜木），經濟價值以做為一般建材，及製紙紙漿為主。當年林田山林場即是以此樹種為主要砍伐對象，大量供應「羅東」中興紙廠做為造紙原料。

鐵杉昔日曾為阿里山五大木之一，如今阿里山上的鐵杉已砍伐殆盡，現鐵杉因為用途頗廣所以一直都是重要的伐木樹種，幸好它生長的海拔較高，因而受破壞的面較少，所以在今日的高山中，尚能保有較大面積的純林。

然而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各處林道無止盡的向高山延伸，鐵杉群的命運，日漸險惡。

檜木

台灣扁柏與紅檜並列為檜木林帶，其分佈介於海拔1500公尺~3000公尺間，海拔2000公尺至2400公尺是其主要的分佈地區。

紅檜繁生於本省最大的降雨帶，故檜木林又有霧林之稱。

紅檜與扁柏的林相十分接近，很難一眼區辨出來，一般而言，紅檜樹幹較傾斜，幹基特別膨大，樹皮較薄，呈紅褐色及上下直式剝裂。紅檜樹心因附生性喜潮溼的蓮根菌，故老樹常朽腐中空。扁柏樹幹較直，幹基較小，樹皮較厚，老樹仍為實心。

紅檜、扁柏因經濟價值特高，所以自日據時期迄今，一直都是主要的砍伐對象，因而目前紅檜與扁柏的天然族群已甚為稀少。

先前廣泛分佈在太平山、阿里山的紅檜、扁柏族群，在盲目的濫砍下，如今太平山只剩下伐木鐵道，斑剝生鏽的軌跡，阿里山也僅剩那株枯死的老木，供遊客觀賞，憑悼而已。

紅檜，經60年的砍伐，至今能倖存的紅檜，也僅在高聳的困難地形，或主要的集水區域裡。紅檜成長甚慢，砍伐卻快，因此若不即刻停止濫砍，「紅檜族群」將成為歷史名詞！台灣再也見不到半片天然的檜木林。



統一的心願.....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讓孩子們享有 潔淨的生活空間！

您是否想過——我們要留給孩子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煙塵染灰了天空

垃圾使供河水哽咽

汽車在街上叫囂

大廈擋住了視線

而電視螢幕竟是整個世界！

就請您從今天開始，停止預支孩子未來的生存資源，

讓天空更清新，陽光更亮麗，山川大地回復健康，

世界萬物生氣蓬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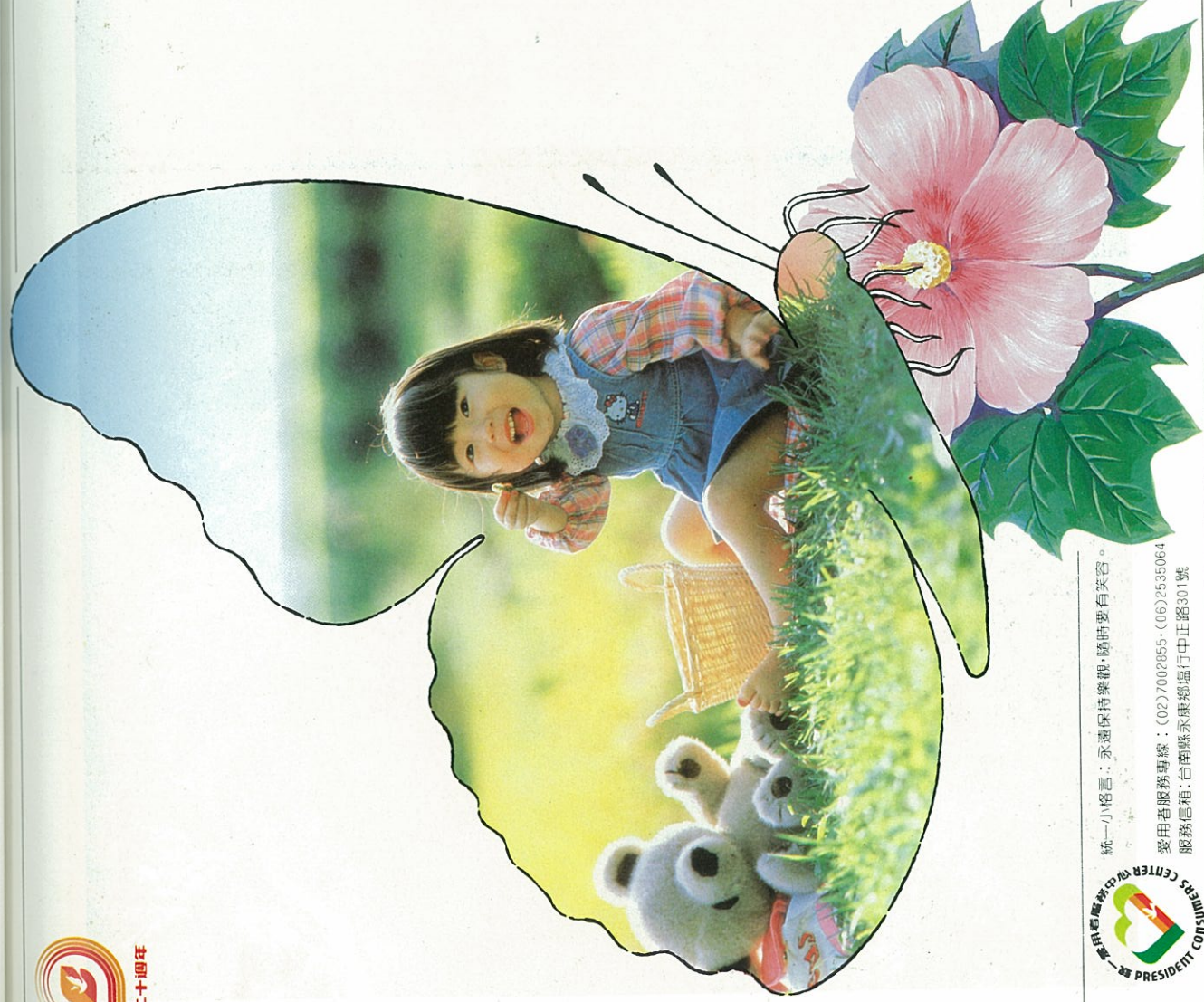
讓孩子們擁有藍色的天空、綠色的大地，與孩子

共享氣蓬勃、彩色繽紛的自然世界！

把健康快樂留給下一代，應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統一企業二十週年



統一小格言：永遠保持樂觀，隨時要有笑容。

愛用者服務專線：(02)7002855-(06)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縣永康鄉臨行中正路301號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統一企業公司



林道

1911年，日本政府以3年時間完成阿里山森林伐木鐵路，從此開始了本省高山伐木事業，高山鐵路也成了今日林道的先驅。

寬4.2公尺以上的林道，在台灣今日已超過68萬公里，其他小型的林道更高達百萬公里以上。林道關建時，炸岩挖石的土方，全推落在沿途山谷，沿線更因不斷砍伐林木，致使水土無法保持，動輒造成山崩，淤積溪谷，每遇大雨，形成山洪暴發，氾濫成災！

這些林道的關建，穿戮著深山有如蜘蛛網般。有了這麼長的林道存在，卡車便可無遠弗屆往更高更深的山區，運出我們珍貴的原木。

單是民國45年至65年，20年間，我們已砍伐了210,500公頃的森林；加上民國45年以前、和民國65年以後的伐木總量，我們已砍伐了近280,000公頃的林地（依台灣林業資料統計）。

28萬公頃有多大呢？若以一個「太魯閣國家公園」面積9萬4千公頃換算，那麼光復至今，我們的林務單位已砍伐了「三個太魯閣國家公園」——可是我們的林業政策，卻仍容許一年可有一百萬立方公尺的伐木量。若以一部林務柴車最大裝運量20立方公尺計算，那1百萬立方公尺的木材要5萬部柴車才能裝載得下。（在民國60年，一年當中我們有砍伐180萬立方公尺的紀錄）。

在恣縱顛預的伐木政策下，台灣原始森林資源的日益枯竭，實在「良有以也」。

讓我們珍惜台灣美麗·豐裕的自然森林…



……因為森林宛如大地的秀髮，
需要我們去愛護·滋育她。



運材

一車車價值百萬元以上的檜木、鐵杉、雲杉，終年不斷從台灣深山運出。這些省產的木材中，除一部份價值低的二級木留做內銷外，其餘大部份紅檜高級木，都外銷到了美洲與日本。

台灣光復初期，物資缺乏、財政困難，因此當時大量採伐貴重的森林資源，外銷以換取外匯，以充實財政促進經濟發展，故森林資源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今天我們的經濟已有高度的成長，並且擁有600億美元的外匯，但我們大量砍伐紅檜森林的腳步並沒有停止。

數月前，新聞報導，因台幣升值美元貶值，而存放在國外的美元外匯，即相對貶值了上千億新台幣。

一千億新台幣要砍去我們多少的森林？又要賣出多少棵紅檜才能換回啊？

美吾髮 **VO5** 美吾髮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289號9樓
TEL: (02) 503-1300(代表號)





根。

在這片豐沃的土地上，
我們邁出堅定的跨步。

蒼蒼的峯巒起伏，
寬潤人世的胸懷；
蓊鬱的翠柏青松，
滌濾多少浮躁煩憂。
循根溯源，
在這片豐沃的土地上，
我們邁出堅定的跨步。

以促進人類健康為使命

養樂多

誠摯地邀請您

共同關愛

我們的大自然。

以為後代子孫

留存一個

健康的生長環境。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3F 電話：505-4325(代表號)



天車吊材

這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研海林道吊索天車，台灣珍貴的木材大都長在陡峻的山稜上。早期為採伐這些重要資源，在地形困難處都設置此種吊索以便吊材。

今日此種吊索已漸漸廢除，但卻改闢破壞性更大的林道，以伐取更高、更險地區的原始森林。



每一段路—— 福特汽車均曾獲得掌聲

一八九七年，威廉福特生氣地對他十六歲的兒子說：「好吧！亨利，如果你一定要去底特律當個機械工，就去吧，不過我敢斷言，你的將來必定前途黯淡。」
這個父親可能並不了解他的兒子，因為到了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在二十四年後，建立了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

一九七二年，正當我國退出聯合國之際，福特汽車毅然決定在臺投資設立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項患難中的真摯友誼。

十四年來，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已經在國內生產了三十萬輛汽車，同時以多方面的貢獻肯定了其在臺成立的意義：

- 提升我國汽車製造水準，使車輛品質邁向國際標準。
- 提高了汽車零件生產水準，並帶動相關工業的發展，七十五年度，共向國內供應商購買了價值二十六億之零組件。
- 提供了兩千名福特六和汽車公司員工及兩千七百名經銷商人員的就業機會，而每位員工均以身為福特人為榮。
- 誠實的納稅，保持了福特汽車全球性的優良傳統，七十五年度繳納之進口關稅及貨物稅合計二十九億餘元。

一九八六年，福特汽車開始大量外銷至加拿大，外銷是台灣發展汽車工業的唯一途徑，而福特汽車外銷的成敗，更將決定台灣汽車發展的前途。

當福特外銷車在各國多項性能測試中表現傑出，普受讚揚時，福特六和已堅信好的品質必定獲得肯定；當福特外銷車於加拿大正式上市，訂單如湧、供不應求，並於七十五年度外銷金額達新臺幣十一億元時，福特六和汽車公司過去三年的努力終於獲得滿意的回響。

未來的路，仍然遙遠，但福特六和汽車公司的目標——生產最高品質的汽車，將永遠不變，而路上的掌聲，更將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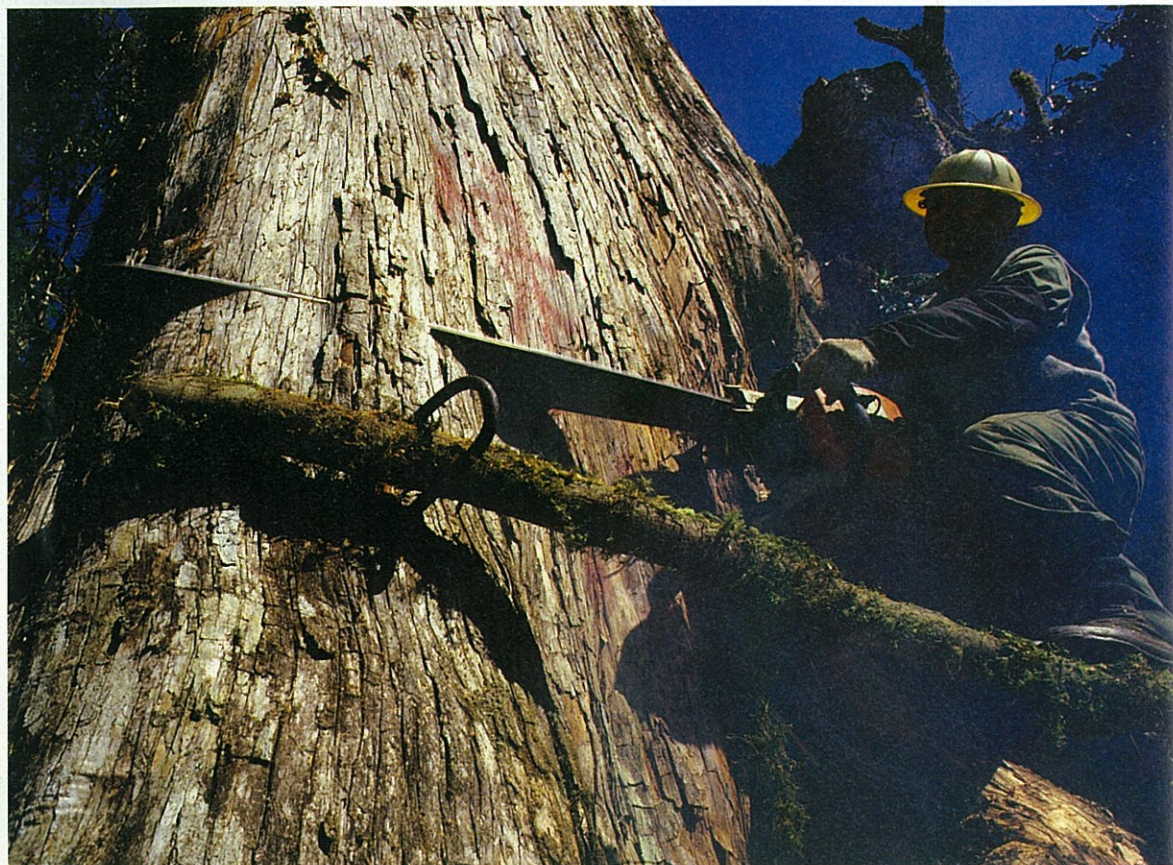


阿里山
神木

這一棵樹齡高達3000年的神木是目前阿里山僅存的紅檜樹種。
1906年由日人小笠原富二郎發現後，旋即設欄保護，因而得以免除被砍伐的噩運，不幸卻於1953年遭電擊而枯死。



搶救我們的森林！



一顆紅檜從種植到長大成材，要長達80年之久，然而，它的經濟價值為它帶來了噩運……

台灣從日據時代到光復後的今天，我們砍伐檜木的歷史已有60年，大量砍伐的結果，紅檜已是森林中稀有的族群，而今日，紅檜依然是森林砍伐的主要樹種；為了砍伐紅檜，林道深密直入各原始林區，所到之處山崖崩落，水土破壞……

森林消失了，我們喝的水、呼吸的空氣也就被破壞了，然後，我們走向了不平衡，直到瓦解來臨。我們不禁要大聲疾呼：留下我們最後的一片原始林！希望更多的讀者朋友、企業界人士共同來參與人間往後一系列的保護台灣美麗森林的活動！

王拓出獄後的兩本傑作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仄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台北，台北！

王拓 / 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練，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鬥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劃撥八折

郵政劃撥0784418~8 王拓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後，「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 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特價大優待

合訂版「人間」〈9-12〉及〈13-16〉2巨冊
每卷4期訂價：500元，2卷8期1000元
特價供應：每卷360元，2卷：720元

冊數不多，請從速訂購！

優待期間：76年7月1日~76年7月30日

● 供書時間：〈9-12〉合訂版(現書供應)
〈13-16〉合訂版76年7月底寄書

● 郵寄：掛號交寄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 查詢電話：(02) 7027609 / 7056801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一座神像的崩解

民衆的吳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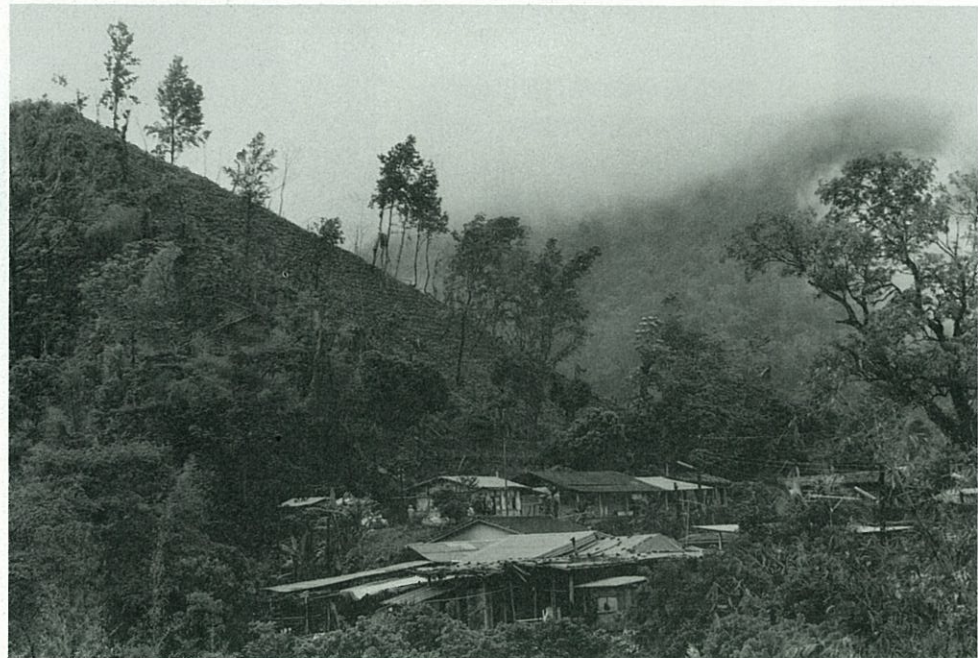
台灣日據時代，
吳鳳被日本理番政策裝扮成
殺身成仁的神道。
台灣光復之後，
聖人吳鳳稍易冠服，
在戰後肅清山地精粹份子的
荒蕪的背景中
在體制的神廟、祭禮和教科書中登場……
然而，我們的現地民衆史的採訪
揭破了漢族中心・歧視原住民的吳鳳論
發現吳鳳可能曾是一個
因利集體殺害曹族交易團的漢人山產販子……

撰文 ■ 官鴻志
攝影 ■ 李文吉



嘉義市火車站
前廣場的吳鳳
銅像。

位於漢人與曹族混居處的茶山村，在農產運銷上受制於農會和林務局，政治上則完全服從執政黨「民衆服務站」黨工的命令。



穆的表情，決心和我「徹夜長談」。我準備了空白錄音帶，但終於都被我所自認為理解，事實上又不全然知道的躊躇、不安、焦慮、茫然、甚至恐懼所打消了。有一次，有一位族裡的鄉長老決心開一個「聯席會議」，請族中重要的長老出席，共同推敲、捉摸出吳鳳故實的真象。為了等待這大會的到來，我興奮地失眠……但到頭來，是長老們無奈的歉意：「我們很高興，也很感激你來……但是我們十分抱歉……」

但總的說來，僅僅一個多月的訪查，在我抵達古戰場伏古歐之前，有這些結果：

一、一般而言，曹族老人都受到日本版的吳鳳論的影響，以為祖先「野蠻」，吳鳳為了勸善，犧牲自己的性命，云云。但他們都抱怨自己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無法辨明真偽。

二、許多口傳記憶都說曹族原居台灣平地，有定耕兼狩獵的生活。漢人來台，和曹族人民「相約定」土地由漢人「代」曹族人耕作，勸曹族人上山狩獵，由漢人供應糧食，

結果「被騙」到貧瘠難居的山上來。這說明了拓殖漢人對山地人民豪取強奪的歷史。

三、少數老人單純地從推理上「否認」和「不相信」歷史上存在過像吳鳳那樣善心的漢人的存在。「漢人來搶走我們祖先的土地，使我們的處境困難，怎麼會出現一個像吳鳳那樣的好人？」老人喃喃地說。另外也有老人斬釘截鐵地說，曹族人民絕不會殺害對自己有恩有義的人。如果吳鳳真是「好人」，他敢保證，特別在早期曹族社會中，一定不致被殺。

幾個陪我採訪翻譯的曹族青年朋友，特別重視這樣的證言。他們認為，少數民族被長期壓迫的歷史中，支配民族的好人、恩人形象，對少數民族而言，充滿了荒謬和不合理，全球無不皆然。「真正慷慨、友好、善良、接納的，反而是少數民族，而不是入侵的白人或漢人。」他說。

四、許多老人說他們出草，是以其他山地部族為目標，而不是以漢人為對象。

然而，揭開200多年前的歷史人物



集體往深山勞動的曹族婦女，在60度以上的陡坡間，辛苦的尋找生薑的野生田種。

吳鳳的故事，又為什麼會在族長者之間引起那麼普遍的不安與恐怖？

我帶著這個疑問，繼續溯走吳鳳歷史的黑河。這黑河就像柯波拉的那條黑暗、誘人而又狂亂的神祕之河，而歷史的真實，卻似乎偏偏藏

在這迷亂的黑河之某一個所在……

漢族中心史觀下的吳鳳

一個多月在山中採訪，認識了不少山地知識青年。從現存文獻上尋找吳鳳的線索的工作，隨著採訪工

作的展開而益形迫切。在我們的共同摸索中，這「歷史的黑河」的地圖，逐漸顯示了它最概括的輪廓。

嚴格來說，「吳鳳故事」是否稱得上「史實」，目前還沒有定論。吳鳳故事也沒有正史的地位。台灣史學者倪博久先生認為，吳鳳的故事，「在現存的台灣史文獻中，毫無文獻可徵。」

其次，關於吳鳳之死，各家說法很不一致。台灣史學者毛一波先生說：「那（吳鳳的故事）不過是……傳說的漸變演化而成。初則比較簡單化，繼則複雜化，愈變愈奇了。」

再次，神話和歷史事實不能混為一談。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陳其南先生主張：「如果我們不告訴小孩子說，這（課本上的吳鳳）只是創作的的神話故事，那麼，我們便是實行一種愚民教育」。他又說，「為了把吳鳳故事塑造成民族英雄而不惜篡改歷史，為了顯耀漢族對山胞

特富野的曹族農婦扛著煮筍的鐵鍋，從田裏走回村裏。竹筍是曹族大半年內的重要收入。



的恩情，不惜顛倒是非。這就未免走火入魔了。」

讓我們回到歷史的吳鳳時代……

清朝末年，帝國主義進犯中國，力圖維新圖強的清朝江南製造局開始生產火器，製造堅船利礮。當時的台灣，在曹族和漢族爭地衝突中，漢族人得以使用火器，把沒有火器的曹族人民趕到阿里山，漢人盡掠其地。因此，靠近台灣山區一帶的平地漢人開始做起山地和平地間的買賣。吳鳳就是其中一個。「漢一番」間的中介商人。

吳鳳，嘉義番仔潭人。他學會說曹族語，任職「蒲羌林大社通事」。這種職位，當時又稱作「番割」，做生意的地點，則叫做「賸社」，曹族語稱作 Bakshia。

現在的小學課本上說吳鳳「管理山地同胞」，並無史實根據。關於吳鳳的職業，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中研院陳其南教授所說：「相當於我們眼中的『買辦』。」

1957年5月4日，台灣史學者毛一波先生以筆名「童怡」，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吳鳳異說」。他說，當時漢人常常勸服曹族人上山打獵，雙方以貨易貨，在台南知府做買賣。但是，「漢人任交易之責者，多奸詐之徒」，「常以微少換去曹族孜孜蓄積者」。這種掠奪事實，史料斑斑，包括販賣婦女、巧取豪奪、苛政重稅、侵佔土地。康熙60年（1741年）朱一貴事件，曹族人民紛紛蜂起響應，就是為了反抗清朝官兵巧取豪奪的緣故。

1855年，最早記載吳鳳事蹟的是劉家謀所著詩集「海音詩」，第96首這樣說：「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拼卻頭顱飛不返，社寮俎豆自千春。」

劉家謀是福州人。在晚清時代的台灣，擔任府學教諭。這首詩是根



據當時台灣的民間傳說而寫，距離吳鳳去世，已經有80年。

劉家謀在詩註上，作了這樣的補充說明：「蒲羌林十八社番，每欲殺阿豹厝兩鄉人，鳳為請緩期，密令兩鄉人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殺鳳。」

在這首詩裡，詩人劉家謀並沒有詳述曹族和漢族之間發生衝突的社會原因，同時，也絲毫沒有表現出吳鳳「殺身成仁」的犧牲情懷，也沒有反映曹族人民，向吳鳳索取人頭祭神的事。在「海音詩」中，記載了吳鳳說的一句挺重要的話：「吾寧一死以安兩鄉人！」如果這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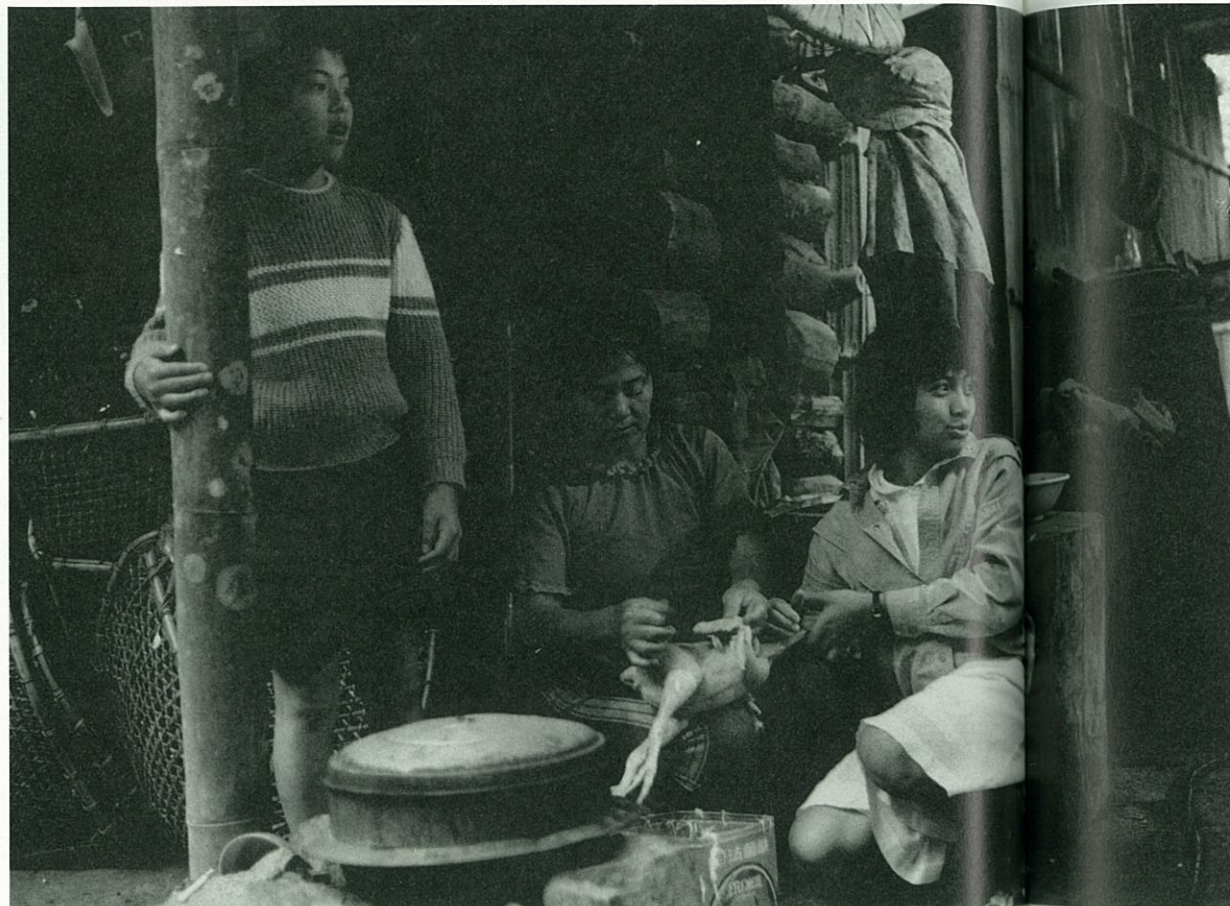
屬實，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抵死以保護漢人的義舉，和今天的「犧牲性命、撫番戒弊」相去尚遠。

1894年，第二個記載吳鳳事蹟的人，就是倪贊元；他根據民間傳說撰寫「雲林採訪冊」，這時候，距離吳鳳去世，已經有120年。倪贊元說：

「鳳度事決裂，乃豫戒家人作紙人，持刀躍馬，手提番首狀。謂其眷屬曰：生番之性難馴久矣，我思制之，無術，又不忍致人於死，今當責以大義，幸而聽，番必從我，否則必為所殺」、「次日番至，殺鳳以去。……社番每見鳳乘馬持刀

山美村內的公用簡易煮筍廠。在曹族自營的合作農場的制衡下，平地來的「菜蟲」不敢將收購價格壓低得太離譜。

在山美村外田邊的工寮前，老村長的太太和子女殺雞待客。



入山，見則病，多則病死，相與畏懼，乃於石前立誓，永於嘉義縣不殺人。」

以上兩則記載，多少含有漢族中心主義的色彩，對於曹、漢兩族之間的支配關係和剝削關係也毫無反省。尤其重要的是，兩則記載當中，也尚沒有「為人類之和平自我犧牲」的提法。但是，這短短幾十個字的記載，卻經過篡改、編造和大肆渲染，使吳鳳成為一位有骨有神的「偉人」，其中經緯，和日本的「理番」體制有密切關係。

後藤新平和吳鳳

1949年，治台灣史的學者林衡立先生親赴阿里山做了兩年的田野調查，完成了「台灣省通志稿曹族篇」。一直到今天，這一份報告仍是討論曹族文化的經典作品。1950年，他

在「台灣文化季刊」上，針對吳鳳神話，提出了嚴重的反駁。他說：「曹族革除讎首，並非吳鳳之功勞！」同時，他對於吳鳳神話的主要起源，提出批判，他認為吳鳳神話「……在台灣正史中，並無任何可靠之史實。其事蹟至今且被作為教科書資料，職由日人以『雲林採訪冊』與其他稗史之零星記述，及阿里山番關係通事團帶有戲劇性之策略的行事為基礎而創成者也。」

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體制如何塑造和利用吳鳳神話，我們的資料是這樣顯示的：

明治37年（1704），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後藤新平到阿里山視察。隨行人員有當時的殖產局長、鐵道部長、學者、警員部隊等100餘人，排場浩大。

這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第一次抵

達曹族聚落。

有一個夜晚，後藤新平一行人下榻於今達邦社，在男子集會所內發現了600餘個骷髏，感到非常好奇、悽愴，便詢問於嚮導。

嚮導說：「今曹族人民絕沒有誣首這回事，請不要憂慮！」後藤新平覺得有趣，退一步質問：「理由何在？」

嚮導又回答：「曹族人民受到吳鳳感召，誓不殺人。而且，和骷髏放置一起的圓型石頭，即是所謂的『吳鳳石』。曹族青年每天摩挲著這些石頭，追慕吳鳳的遺德，鍛鍊體魄和精神。」

後藤新平聽到這一番解釋，非常感激。特別親赴公田莊，向當地老百姓探查吳鳳生前的故事。並且，下令派遣日本官方學者伊能嘉矩和崗田廳長到實地調查。回到台北以後，後藤新平親自寫了一首詩，追念吳鳳事蹟。

眾所周知，日本殖民者為了開發台灣阿里山豐裕的森林資源，不惜投下巨資，建造阿里山森林鐵道。後藤新平這一次親自率隊督察，帶領鐵道部長和殖產局長隨伴而行，主要動機在此。然而尾崎秀真的這一段後藤巡狩紀，卻為我們提供了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當局開始炮製吳鳳神話的歷史和政治的原點，對於流傳至今的「吳鳳神話」的定位和定性，起著重要作用。

1904年「後藤長官」這一趟視察，終於開啟了吳鳳神話步上日本殖民地舞台的契機。這時候，距離吳鳳去世，已經有130年。

正因為如此，後藤新平為何汲汲於派人做實地調查？經過編造、篡改，合理地搬運和演化過程，終而捏造出一個符合於統治階層的神話模型；又如何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動態的社會造型藝術，最後，把這個藝術成果引為一種統治工具。我

們以為，這才真正是吳鳳神話留給後人的正當啟示。歷史教育我們，巧妙運用本土性的條件，例如一個民間傳說，而創造出一個民族或階級統治神話的這個事實，在日本軍國主義治台時期，還留下不少其他的實例。

挺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莎韻（Saion）之鐘」這個故事。

故事背景是台灣宜蘭縣武塔村。1938年，武塔村日本警員田北正記，接到了入伍征集令。

依照日本官方說法，田北警員素受山地人民愛戴，有一位美麗的山地少女，名叫莎韻·哈韻，美貌而純潔，也是田北警員兼任的一個青年夜間日語講習所的學生。田北警員獨自空手下山，應召入伍。這時候，雷雨襲捲了東臺灣海岸，少女莎韻擔心著田北警員是否路上平安，擔心他是否攜帶了禦寒的衣物；於是，她奮不顧身，志願參加入伍從軍的行列，告別了故鄉。

第二天，田北警員聽人家說，「莎韻為了送衣物給他。半途中，不慎從獨木橋上失足滑落，被洪水沖走了……。」

故事接著就展開日本宣傳軍國主義的高潮。在侵華戰爭中，各地婦女受到感動，紛紛投身入伍或鼓勵丈夫參加皇軍征戰。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為了追悼莎韻，特頒贈一座鐘給她，表示莎韻雖然犧牲生命，卻「喚醒了台灣人民為大東亞聖戰無畏奉獻的犧牲精神。」

日本人還把故事拍成電影，女主角由中國籍演員李香蘭飾演，在台灣拍外景，造成當時轟動一時的盛況。至今，這個電影的主題曲已經改名為「月光小夜曲」，繼續在台灣民間流行著。

「吳鳳神話」和「莎韻之鐘」，湊巧都以台灣山地社會為背景。其中理由，不外乎是山地鄉位處偏遠，

特富野湯家全體總動員了7、8年才開闢出的6、7分旱地，仍然佈滿碎石。湯順孝是前任村長，他今年決定改種高價位的蔬菜。



沒有文獻史料可徵，各方面都不容易考證澄清。反過來說，也就很容易歪曲捏造事實了。

日帝的造神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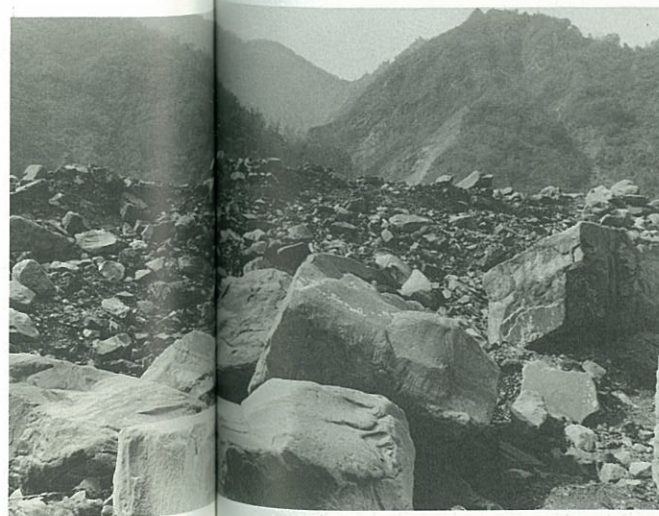
1904年，後藤新平下令嘉義廳長和學者伊能嘉矩開始著手調查吳鳳的故事。

1904年，伊能嘉矩出版「台灣蕃政志」；不久，又出版洋洋巨著「台灣文化志」。台灣光復後，這兩本書都是國民政府改編、重修吳鳳故事的主要藍本。1912年，中田直久撰寫「殺身成仁通事吳鳳」，首度把吳鳳描繪成為大愛犧牲的偉人形象。1913年，嘉義廳長津田毅一，根據日人尾崎秀真找到的劉家謀「海音詩」和倪贊元「雲林採訪冊」，展開吳鳳身世真相的調查。他們在嘉義社口莊又陸續發現了吳鳳的「武冠軍服像」，以及「吳府中王神位」

和「皇清阿里山通事安撫效忠吳鳳公神位」兩面木主牌。最後，津田毅一又找到了吳鳳和村民簽訂的兩張赦免大租的地契，終於證實吳鳳確有其人，也重新修定了吳鳳家系族譜。1930年，吳鳳在日帝宣傳機器中被封為「東方基督」。

1912年，日本嘉義廳為了籌設吳鳳廟，請後藤新平撰刻「阿里山通事吳元輝碑」。這篇碑文，可以視為日本統治者將吳鳳故事擴大尺寸，塑造皇權神化的典型。也是吳鳳故事經過搬運演化，進入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透過這篇碑文，後藤新平表達了這些「意識型態再認知」的結構：

一、被稱為「番人」的台灣少數民族，是野蠻、劣等的民族。這野蠻的劣等性，不但表現在戕人首、鯨面、迷信……這些具體生活，也表現在與漢人吳鳳寬仁、慈愛、不



曾文溪河床與河床邊的沖積帶，本來是特富野曹族的重要良田，在幾次大崩山後，已佈滿巨大岩石，難以耕作。

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以傳揚人類相愛的教諭相對照上，「番人」的愚昧和野蠻。漢人對「番人」的種族差別論，於是有了歷史、文化和種族學上的理論基礎。

二、征服漢人而治台的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在吳鳳神話中「番劣於漢」的延長線上，得以確立，而日人的「理番」體制也有了理論的基礎。

三、所有這些對台灣少數民族的觀點，都是從漢人或日人中心意識出發。少數民族對漢人的殺害或「野蠻」行為，也應該從少數民族的立場思考。吳鳳對漢人而言，是保衛自己民族利益的英雄志士，但對少數民族，則是欺騙詐取土地，剝削獵物的仇敵。吳鳳神話，卻基本上只從支配民族的觀點和偏見去看待問題。

四、在結論上，後藤新平的碑文說：「阿里山無番害，轉相為力，得發天地之藏。……未始非元輝之助也。」這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資本掠奪台灣山林資源的「神聖命令」炮製歷史根據了。

1913年，日本人建造的吳鳳廟舉行落成典禮。當時台灣總督佐久間親自主祭，並頒發了「殺身成仁」匾額。從此，吳鳳在日帝支配體制

下的神權地位確立。

1913年，日本文部省圖書局長幣原坦，將「吳鳳傳」編入教科書小學讀本卷八，總督府並且下令台灣省各公立學校一律採行，小學生以歌舞讚頌「偉大的吳鳳」。1931年，嘉義中學校長三屋靜起草「吳鳳傳」，教員北島現映作戲劇「吳鳳」，並據此腳本，改拍成電影，造成一時轟動。

這一連串由台灣總督府發動鼓吹下搞起來的如火如荼的「吳鳳造像運動」，整整持續了20餘年，於是吳鳳「殺身成仁，撫劣番，戒弊俗」的神像確立，且深入人心。

在日帝為吳鳳造神的運動中，吳鳳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從1912年日人中田直久寫的「殺身成仁」的「通事吳鳳」最能看出日本式的吳鳳造形模樣。

中田直久總共記錄了六則吳鳳異傳，我們以單元劇的方式，將第6幕記實如下：

〔吳鳳登場。他向曹族人民責以大義，要他們革除誠首劣習。燈影下，曹族戰士來乞人頭；吳鳳擺好酒食，迎賓待客。他柔聲相勸：今年大家豐收，很難為你們買到人頭啊……。〕

吳鳳：明年再給，暫時用牛頭代替吧！

〔如此拖欠4年，吳鳳總是藉故托詞：明年一定給人頭。曹族戰士認為其中有詭，憤然起身，吼聲如雷。〕

曹族戰士：不遵守諾言，我們就殺吳鳳！

〔舞台中央，一群臉色憂急的漢人老百姓擁上。七嘴八舌，紛紛勸告吳鳳趕緊走避……。〕

吳鳳：我死以後，也要變成厲鬼。懲戒他們。

〔荒涼的田野上，吳鳳會集了100餘名漢家壯丁，埋伏在山腰邊。壯丁分成4隊，堵住了路徑要塞。〕

〔那劍影越來越稠密了。一個紙造的人像，突然奔出曠野，由吳鳳命令家人高舉在天空；那紙造的人像，亂髮、瞋目、提劍騎馬，向曹族戰士喊出鬼魂的魅聲。〕

吳鳳：他們敢來的話，我一定格鬥。（向家人命令）你們聽到外頭有呼聲，就趕緊點燃爆竹助威。我被殺以後，點火燒殺那個紙造的人像。

〔一波一波。曹族戰士伏身湧上，喊出奪命的怒吼……。〕

吳鳳：蠢奴！你們斗膽索取人頭，我死也不肯給。殺呀！

〔舞台上，吳鳳躺在血泊中。爆竹聲，金鼓之聲，突然震動山谷。曹族戰士驚慌遁走，漢家壯丁乘勢追擊，殺番無數。〕

〔曹族戰士的餘眾退至琢鼻嶺斷崖，突然，一個陰怖的靈魂顯出，

吳鳳騎著馬，從曠野上追逐而來。逼得曹族戰士紛紛落崖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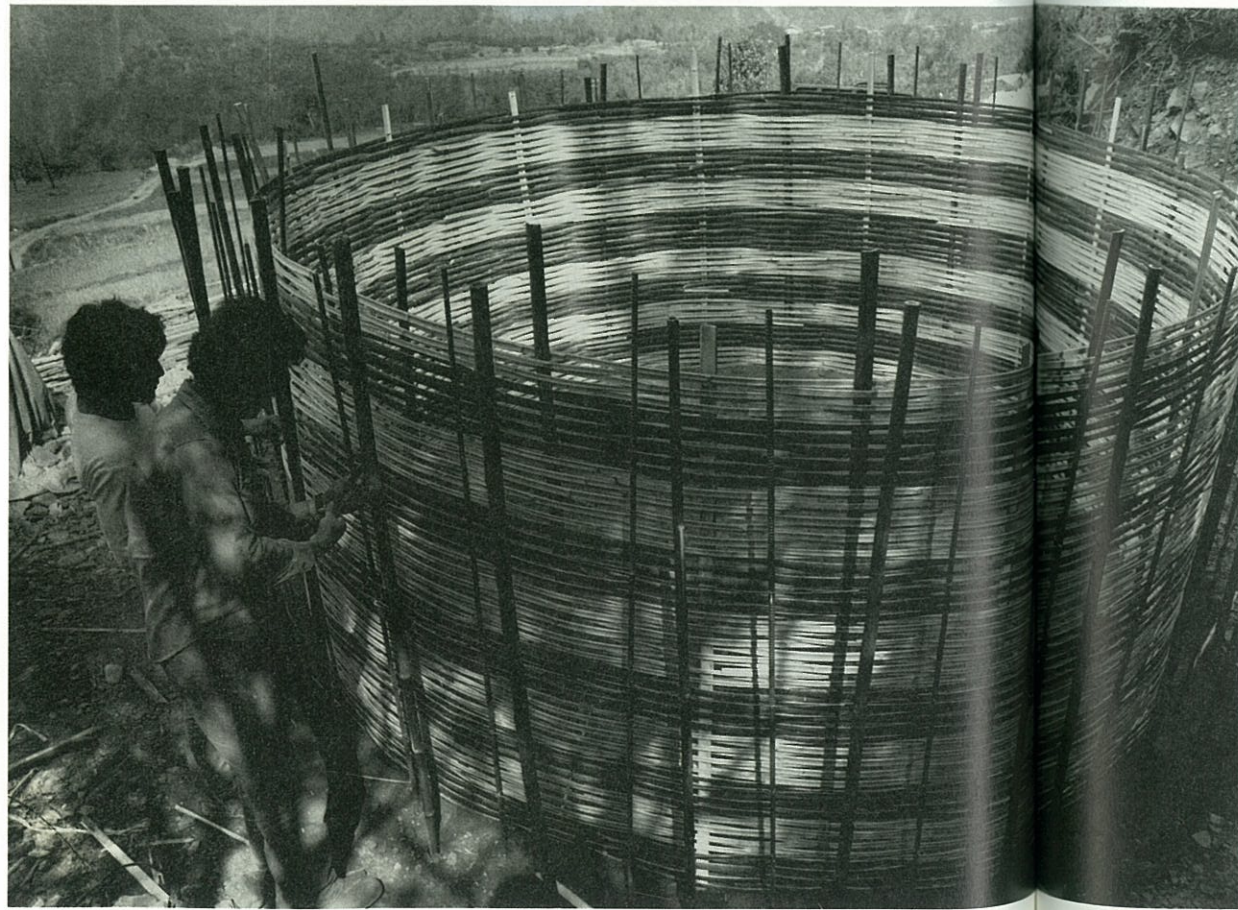
〔吳鳳陰靈，一直窮追不捨，奔馳到曹族聚落。曹族老婦嚎哭，幼兒躲進母親的懷抱，甚至因數十日不敢出戶而餓死。〕

〔山谷裡，傳來低低飲泣聲。一場瘟疫觸雷似地展開，漫延傳染，屍橫曠野。重病的人夢見吳鳳即死。曹族人民驚慌逃竄，曹族首領率眾趕到吳家，伏首認罪，誓不殺人。從此，尊奉吳鳳為阿里山王，年年舉行春秋之祭。〕

〔舞台燈光漸暗，幕落。〕

吳鳳神話的枝葉，至此而成熟完備。則其中除了對「番人」的深刻種族歧視與汗辱之外，還利用神道迷信，把曹族人民寫成天地鬼神共棄的劣賤民族，把台灣山地同胞少

特富野後山的稻田極需灌溉，他們就地取材，用竹條當模板，再灌上水泥，就灌充是個大水塔。



數民族在種族、政治、社會和文化上，打個粉碎，一直到光復40年後的今天，還不得翻身，且在台灣的戰後戒嚴資本的邏輯下，益為淪落了……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

日本統治者怕台灣同胞「人心思漢」，下令撤除吳鳳廟的騎馬塑像，由正殿遷藏到內室。並且，禁止台灣同胞祭拜吳鳳。

1945年，台灣光復。日據時期的吳鳳舞臺也結束了。

不得人心的種族歧視主義

從茶山村回來，攝影採訪李文吉已經拍下1000餘張照片。我卻在疲倦和誘惑中，漸漸陷進了那條無止境的歷史黑河。當我重又回到達邦村，聽人家說，那公然肯定種族主義的吳鳳論的山地豪紳莊野秋，正積極地抓緊「曹族文化村」的籌備工作。在達邦村的一座山頭上，他計劃劃平綠野，另外蓋起一棟吳鳳廟！如果莊野秋野心實現，曹族人自己蓋的吳鳳廟，將使吳鳳神話更難以澄清了。

但是達邦村曹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兒的民眾，對莊野秋這樣的人早已有自己的定位和定論了。

想到這裡，不得不趕緊寫下一個證言，供給後世會感到驕傲的人作參考。在我的採訪旅行中，就有一位曹族老百姓告訴我：「1984年9月，莊野秋在報紙上誣毀曹族人民，為的是要獲得組織上提名當鄉長候選人。」

那年年底，國民黨的提名作業的確相當激烈。莊安然、楊文生、莊野秋三個黨員參加提名角逐。

莊野秋參加了縣議員競選，以他當過幾任鄉長、縣議員和代表會主席的地方實力，再加上黨部輔選作為後盾，再怎麼說，一定可以篤定當選。



可是，莊野秋卻落選了。

達邦村一霸，豪紳莊野秋之落選，連平素對他抱著反感的民眾也吃了一驚。許多鄉人暗地論定，莊野秋公開侮辱曹族人民，公開肯定種族主義的吳鳳神話，嚴重傷害了曹族人民的情感，終於使他從政四十年政治獨佔中垮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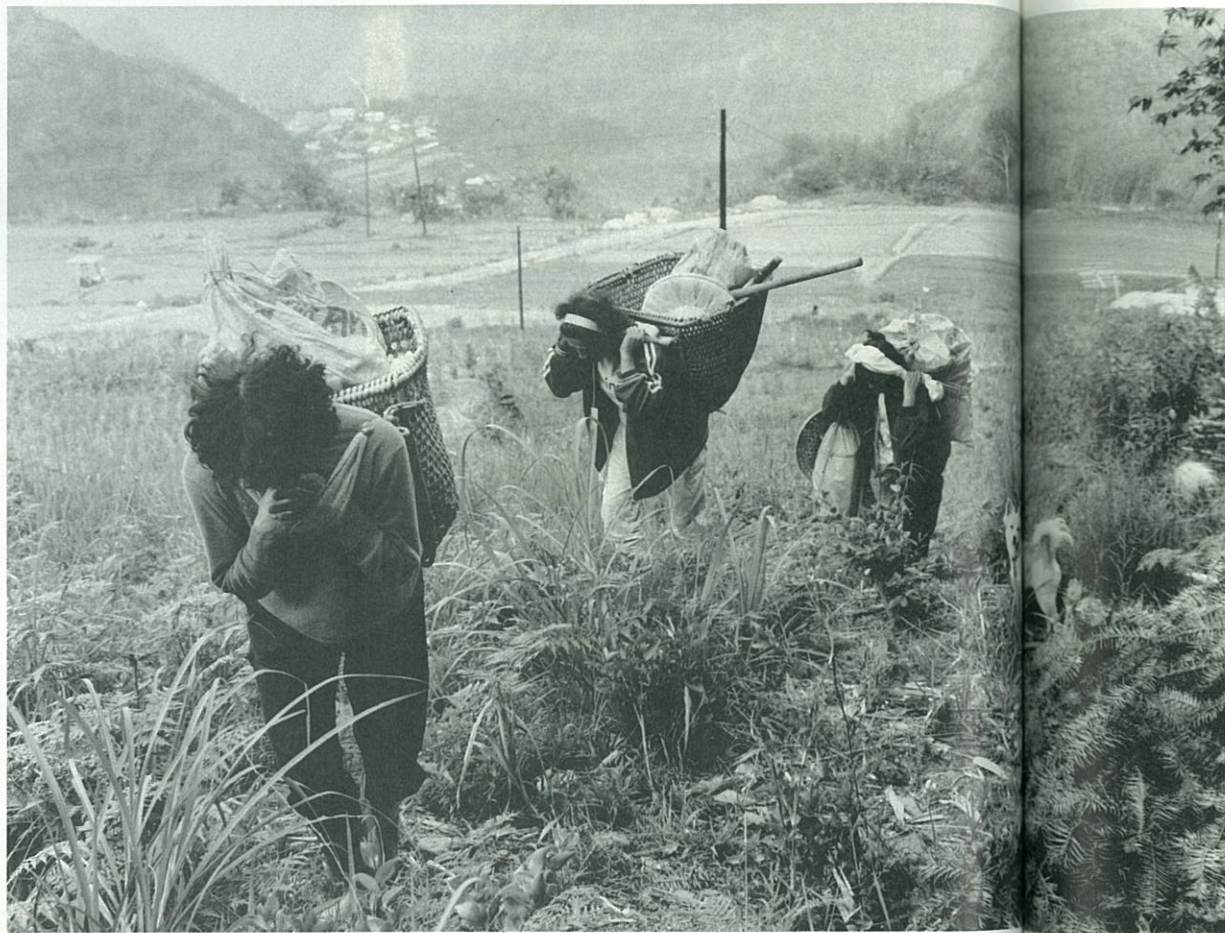
莊野秋疾聲厲色地說過：「曹族是本省山胞中最野蠻的一支，在全省山胞中，只有曹族有出草、殺人頭祭祀的惡習。」

但人類學者凌純聲先生卻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台灣九族原住民當中，恐怕只有雅美族沒有誠首的文化。凌純聲先生進一步認為，漢人文化的某些深部構造中恐怕也有誠首文化的遺跡。他說：「中國人所吃的饅頭，中包肉餡的，南方人叫做肉饅頭。且與獵頭祭梟有關。」

從文化人類學上說，誠首的文化，並不特別野蠻。比起南京大屠殺；

山美村外的竹林內，太陽下山後村民仍然在搶收竹筍。雨後的竹筍兩三天內若不採下，會因筍質變老而没人要。

從特富野到後山集體勞動採香菇的曹族婦女。村中仍然靠著傳統互助合作的換工制度，來提高效率與產能。



比起德國在二次大戰中與雪比茨集中營，誠首文化應該算是文明的吧。但是，除了為討好體制而不惜侮辱自己民族的莊野秋，曹族人民對吳鳳神話，一般地是嫌惡的。

1985年，中研院的人權報告說：「曹族人一提及吳鳳還是切齒憤恨的。在人權思想普遍覺醒的今天，曹族人日益反感吳鳳所代表的意識象徵。年輕一輩，會向平地人辯解或唾罵，老一輩人至死都不願踏進吳鳳廟一步。」

報告又說：「曾有一次嘉義縣的民間活動，邀請吳鳳鄉達邦村表演山地舞，為達邦長老推拒。」

我訪問過一位小學教師。他說，嘉義縣府曾經央請他站在曹族的立場，寫一篇悼念吳鳳的文章。「除非我不想做人，」這位小學教師說：

「否則，我怎麼也不肯寫。」

莊野秋的落選，是另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生動地說明種族偏見的吳鳳論是怎樣地不得曹族人民之心。

隘口

我的採訪旅行，一直航向歷史黑河的心臟地帶。四周漫無人煙，寥寥風聲，並無法揭開蒙在我心中的各種疑問。村民還是保持沈默。黑河兩岸，常常乍現支離破碎的好線索，瞬間即逝。

我們在歷史黑河的溯行，進入了光復後的時期。

理論上說，吳鳳神話，應當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隨著日本統治機器的退出而全面頹壞，曹族人民理應從日帝一手塑造的種族主義偏見中解放……但是，究竟為了什

麼，台灣光復後，吳鳳論的民族差別主義，支配民族的造神運動不但沒有遭到應有的清算，反而略易衣冠，重新登場？

我們重又開始資料的審讀，並且在審讀中思索……

1949年夏天，由台大醫學院郭秀琮召集，在台北川端町月華園，組織「台灣蓬萊民族解放同盟」，以阿里山為游擊基地。曹族青年領袖湯守仁負責軍事責任。

不久，第一任嘉義林縣長率領著國軍上山。在鄉公所辦公室，鄉長高一生與林縣長發生一場辯論。

「如果你有武器，統統要繳出來。」林縣長說。

「如果你從平地帶樹苗與種子來，我們會很高興！」

「……」

「今天，你要追究這件事是吧？我的腦袋可以保證，我們老百姓使用農具下田，這算是武器嗎？」

國防部清激字第433號令，指出鄉長高一生被執行槍決的日子，是1951年2月23日。曹族人民耳語中莊野秋出賣了山地人民的民族運動。

1951年，嘉義林縣長決定重修吳鳳廟。同年，11月12日，吳鳳廟重修落成，林縣長主持盛大典禮。層峰頒授「舍生取義」橫匾。

從此，吳鳳神話幡然登上光復後台灣的政治體制舞台。

就這樣，或出於偶合，或出於契合，吳鳳神話在光復後的台灣政治化的過程，與1950年代的政治肅清運動相互重疊而登場。這使得今日查訪吳鳳歷史時，除了年代湮遠所致的困難，還蒙上一層政治的恐懼，使採訪工作遇到一定阻難。

自從1970年，中研院研究員陳其南先生在民生報發表一篇重要文章。「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在反省吳鳳神話上，起了很大作用。陳教授把吳鳳視為「洋買辦」。他說：「我們從來沒聽說過有一位洋

買辦曾經為了中國人的公平和幸福，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從理性的角度來加以推斷，我們也可以斷定小學課本的吳鳳是假的。」

這個觀點使習慣性地依照吳鳳神話去思維的人感到唐突。1984年，詩人楊牧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說：「1963年，美國學者畢思孟任東海大學訪問教授，也據此吳鳳神話撰一英文書加以肯定」；「我以畢思孟之理解作詩劇吳鳳，宣揚這一位年邁通事不平凡的犧牲精神。」

畢教授是何許人？不得而知。但楊牧在詩劇中宣揚吳鳳是「救世的英雄」，指出曹族人民「全部／全部是我接生的孩子」，便是「漢人一父母」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表現。至於楊牧說「（吳鳳）是阿里山的救贖，全中國人類最光輝莊嚴的英雄。他是一個可以和耶穌相提並論的神」尤其表現出以漢人為歷史中

這是從福山地區採箭筍歸來的農婦。那裏會有個游擊隊基地和彈藥庫，種田時常可掘到子彈。



心的史觀，恰恰是傳統吳鳳神話的原質了。

1985年，中央研究院的人權報告，對於傳統的吳鳳神話做了重要糾正。報告進一步指出，「（曹族殺害漢人）的行動，起因於曹族人已經沒有其他的方法來應付其（漢人）不斷欺騙的行為」。有學者認為：「吳鳳故事在現在是很不合時宜的，因為漢族和曹族已經是源於同一個國家的國民。往昔因生存競爭和文化差異所引起的衝突已成為歷史，只能當作人類和平共處的痛苦經驗，而不應再加渲染……」旅日歷史學者戴國輝教授也指出：「漢族系人物慣稱為『番害』或『出草』，會造成有心人內疚和不堪回首的一些歷史『負面』。原住民族對漢族的『出草』或『番害』一類行為，應該定位為對抗漢人的義舉才夠公正。我們漢族再也不應該一味墨守成規……（不應）總括一切（原住民）反漢人行為視為野蠻暴虐……」

像這樣良心、和平與正義的呼聲，自1950年代以迄今日，不曾在台灣中斷過。近年來，由於山地民族自覺意識的高漲，傳統種族偏見的吳鳳論，更受到新生代山地知青的批判。今年，教育當局終於初步決定從教材中刪除和修改吳鳳神話，允為一個進步的現象。

伏古歐的謎底

伏古歐，一個著名的漢族與山地原住民間的歷史古戰場。因為放眼望去，滿山遍野都是伏古歐樹林，因而得名。當年，湯守仁在這裡建立了曹族游擊基地，恰恰好也是當時的嘉義縣林縣長為吳鳳修廟，為吳鳳造神的時刻。

1952年7月15日這一天，被當局軟禁的湯守仁，從台北趕到阿里山國校，主持山青幹部訓練會議。會議進行過程，湯守仁接到林縣長一通

電話，說是「省政府召開山地行政會議，請你們下山來開會」。山青幹部們懷著幾分疑懼，下山開會。曹族一代精英份子，包括湯守仁、高一生、高澤照、林瑞昌、汪清山、林孝生、武義德、廖麗川等人，從此一去不返。

國防部內部文件對湯守仁案做這樣的評定：「本案為中共台省工作委員會，發展山地工作，最具體、最有成效之一案。」

1953年，11月12日，國府時代的吳鳳廟重修落成，林縣長主持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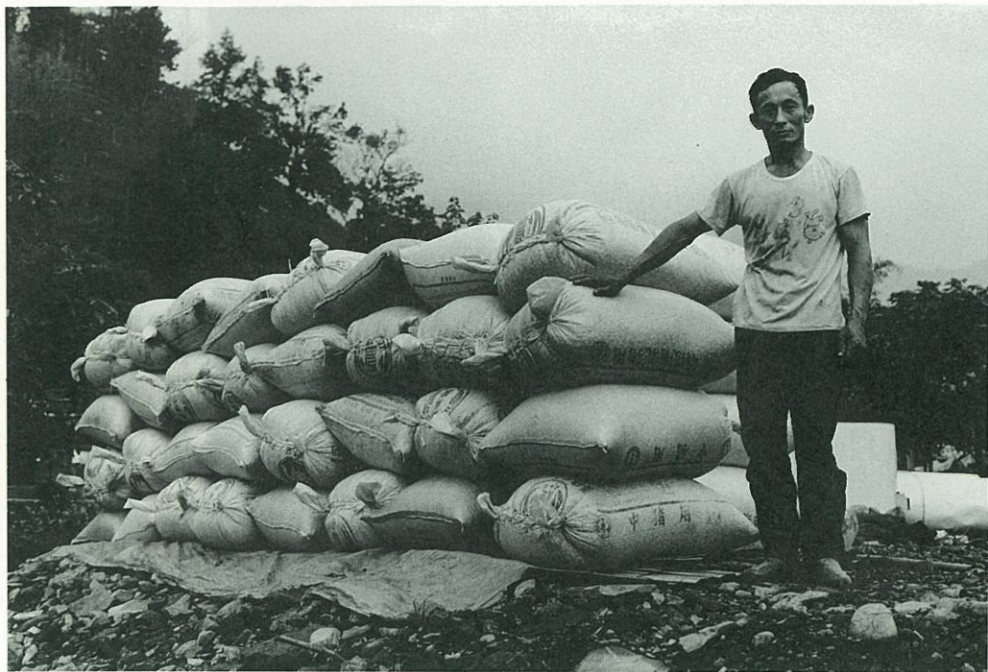
在歷史的黑河上，伏古歐，是我的航行終點。在清早的晨曦中，我終於看見滿山滿谷、一片巴掌大小的伏古歐的葉子，展示著獨特的橄



山美村村民自建的蕙仁筍干加工廠，建好已近一年，因無法進貨加工，大門長年深鎖。



特富野教會內舉辦的合作農場場員協調會。原本為了自立自強而組成的合作制度，在平地漢人以高價向場員各個擊破下，營運更形艱困。



茶山村內政府輔導轉作的玉米，已經堆積好幾個月了，縣農會依然不聞不問。

攪色，發散著一種幾乎看不見的光質的光彩，在山谷裡輕輕地搖曳。

在土路旁邊，從一棟靠著山崖建起來的獨立木屋，走出來三個面帶笑容的人影。現在，這裡只剩五戶人家，散佈在偌大的山谷裡。

聊了一陣。我心中因積存了太多歷史陰影，不作多言，都是不痛不癢的寒暄。

「都下田上山了？」我因為整座山谷看不見一個人煙，這樣問。

「是啊……」

我們站在屋前的小空地上。一個高大、壯碩，穿著草綠軍服的曹族姑娘，笑著指牆腳邊裝著滿袋子的「維吉嫩竹」，告訴我，她剛剛採竹回來。「很好吃呢！」她說。

「貴姓大名？」我問另一位曹族漢子，順便遞了一張名片給他，說：「來採訪的」。

「我姓杜，叫杜武治。」

啊，杜武治！

在我這次查訪的兩個月時間裡，湮滅已久的吳鳳故事，在歷史的荒

煙漫草中，在隱約中有一個出口，那就是傳說真正殺害了吳鳳的曹族一支——「杜家」。有些村民親口告訴我，有個杜武治可以告訴我他的先人怎樣手刃吳鳳的故事。「最近他要成親，忙著辦喜事呢。這兒有他給我的喜帖，帶在身上，可以認他，算是我介紹的……」我的朋友高勝男說。

而原先那一位高大的曹族姑娘就是杜武治的未婚妻。杜武治正是下山來籌辦自己的喜事的。

「我接到你的喜帖，恭喜啊！」從旅行袋子裡，我把高勝男給我的紅帖子拿了出來，杜武治嚇了一跳。

「對，吳鳳，是我們杜家殺的！」杜武治說。

曹族姑娘端出兩把椅子，又轉身鑽回屋裡。就這樣，我和杜武治在空地上扯開了話匣子。他說：

「我的曾祖父，曹語名字叫Voiyu，他親眼看見村民要去殺吳鳳。小時候，我阿公很疼愛我，向我轉述了這一段故事……」

「最早，我們杜家住在番路鄉，



開墾大片平原。吳鳳來了，他慫恿我們上山打獵，把鹿肉鹿皮賣給贖社。吳鳳說：不用錢買賣，你們要吃的、穿的、用的，派壯丁來拿貨。」

「為了打獵入山，我們杜家漸漸移居到山上，就是現在的山美平原。也蓋起了一棟廟。」

杜武治為了讓我聽懂，他把「庫巴」形容成一座廟。其實，庫巴是曹族人民的政治、宗教和經濟活動的中心，不是一座廟。這種認識挺重要，因為日本人說：「曹族為了感念吳鳳之恩，建立一座神廟，祭祀他。」這是穿鑿附會的說詞。其實為吳廟建立神廟，日本人是始作

俑者，曹族人民沒有建廟的觀念和技術。杜武治又接著說：

「一年一度，我們杜家去社取貨，交易買賣。可是我們窮啊，索求愈來愈多了。吳鳳就很生氣，暗中討厭。他說，你們平素到我這兒吃喝，我都沒問你們要一個子兒。」

我們山地人頭腦雖然簡單，但心裡有數。鹿皮、鹿肉和熊皮，和吳鳳交換火柴、布匹和食米，加上幾頓飯菜，仍然不划算，我們當然不肯聽信吳鳳的話。

有一年，杜家30幾名壯丁跑到贖社做買賣，和吳鳳發生了衝突。吳鳳請喝酒，杜家壯丁席地坐在稻草

從平地來特富野載貨下山的漢人，發給每個幫忙扛空瓶子的曹族小孩一個人10塊錢。在山地，勞力的剝削，隨處可見。

上。稻草底下，吳鳳預先埋了火藥。就在那間賤社倉庫內，一把火，把杜家壯丁炸死了。

活著逃回來的人，就是Wogu。他受了重傷，跑回來報信！

我阿公，他的叔父輩巴蘇雅等人，帶弓箭去清華山，向吳鳳問罪，他答不出所以然，當場被箭射死。」

狡慧酷苛的山產販子

杜武治的證言，從嚴格的史料眼光看，當然尚嫌粗疏。但是，在經過日本人神化後的，充滿了漢（日）中心主義的偏見的吳鳳論，廣闊、久遠地，不但影響了漢人對吳鳳的看法，也深刻浸透到曹族人民的心靈中時，在達邦山美村中，兩百年來，卻依然活著吳鳳發現不易平抑曹族人民對其盤剝詐取的不滿，集體殺害了曹族的交易團，終被曹族殺以復仇」這樣一個傳說。

這傳說的史學的考訂，有待來茲。但卻生動地傳達了一個普遍的拓殖史的真實。台灣的開拓，一方面是漢族系人民開拓發展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是台灣原住民挫敗，被戮、被騙、喪失故土家園的歷史，當然也是台灣原住民反抗漢人侵凌、榨取和殺害的歷史。

中國，是一個由很多民族構成的統一的國家。做為中國最大構成的種族的漢族，尤其應該清算漢中心主義的史觀和文化觀，才能為中國境內各民族間的和平，平等，團結與正義，創造有利條件。今天台灣，漢人與山地原住民之間，還存在著雛妓、童工，不當勞動（如原住民底邊勞動者、遠洋漁業、城市貧民窟中的平地山胞……）等壓迫關係，卻掩蓋在戰後之台灣資本主義一般的邏輯之中。「剝削者是吳鳳與被剝削者曹族人民」的關係模式，在現實上比兩百年前的吳鳳時代還要苛酷地存在著，等待著新生代漢族



和曹族青年去批判，並且加以改造。

吳鳳終於從「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從「為了撫番戒弊而以死愛諫原住民」的神像，還原為，在計及將無法保持他的超額利潤時，集體殺害了曹族交易代表團的、狡慧殘酷的漢人山產買辦和販子。

從嘉義的山區回到台北的旅程中，

我想起了被體制歌頌為開發蘭陽平陽的漢族英雄吳沙。

在吳沙故事的背後，一定埋藏著更多漢人屠殺搶掠、欺負蘭陽地區阿美族人民的故事吧…… ♀

湯家今年的梅子盛產，但是收購價格太低一斤才十幾塊錢，無法僱工採收，只放假時找些小孩隨意採集一番。

暗房之道 攝影之路.....

介紹七位攝影新銳的作品

在「人與土地」系列結集出書
並舉行攝影個展之後
阮義忠停了個人的創作
集中全副的心力
與年輕的攝影愛好者
共同在暗房工作中
見證攝影以及生活的信念
這裏為您介紹 7 位
最近跟隨阮義忠
在暗房探索，在攝影之路前行的
影像新銳的作品
並誠摯的期待您
最嚴厲的批評……

撰文 ■ 阮義忠



楊紋紋「海水浴場」系列之一



楊文全「中華商場」系列之一



陳尚彬「展覽」系列之一



徐揚聰「金門」系列之一

在「人間」雜誌連載3期的「人與土地」，並舉行了攝影個展之後，我暫時停止發表作品。

4個多月以來，我幾乎每天都待在暗房裡，每週定期的和來自全省各地的30多位年輕的攝影愛好者相聚。我們一同埋首於放大機的投射光下，為一格格黑白負片轉成正相的曝光、顯影、定影等手續在費神著。

這些日子，我成為他們的影像作品的第一個讀者。我真切的感受到他們在攝影之路摸索過來的心情。他們都是對照相工作抱有極大熱忱的人。因此，在面臨創作表現上的一些困惑時，連帶地在心情上也產生極大的苦悶和失落。他們經常向自己提出疑問——就這樣拿著照相機四處拍下去，到底有什麼意義？

原本，我只打算把自己在暗房中摸索出來的技法心得藉每週一整天的相互切磋，讓他們對攝影創作後半段工作，有更正確的認識。沒想到，有些學員在技巧越來越精鍊順手之後，卻越發的對原先的攝影方向產生迷失感。

這些來上課的年輕人，有的遠從高雄、花蓮，每週專程往返，有的在銀行、醫院服務，有些在雜誌社擔任攝影記者，也有在大學就讀的學子、學校任教的老師，甚至有尚在軍中服役的兵士。這些來自各地、各個不同階層的學員，他們幾乎都有一個相同的體認——拍照是一學就會，卻是越拍越難的創作。而他們參加我的暗房工作室，也都是基於類似的動機——希望能突破自己在攝影之路所面臨的困境。

這些令我敬佩的年輕人，原以為他們面臨的困境，可以藉技巧的精進而加以克服。可沒想到，技巧非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反而使原來的困惑更加明顯而巨大。我從他們的身上又看到自己在同樣處境下，所煎熬過來的往日。

暗房工作不是技術，是態度

13年來，我不知在暗房裡窩了多少時辰。暗房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空間。微弱的紅色安全燈光、各種藥液刺鼻的氣味，就是視覺和嗅覺的全部。那時，你會覺得自己比任何時刻都要更加孤獨的面對自己，會比任何時刻都要認真的思考，更加赤裸的正視自己的攝影動機、心態。也更加能看出自己到底和照相機有什麼關係，和被攝對象有何相干的意義。

在面對著放大機投射出來的負片影象時，許多平常不會去思索的問題會一一浮現出來，凝神注視著，當浸在顯影液中的相紙，逐漸顯現出影象來時，那些問題的癥結也彷彿一一呈現了；定影過後，打開燈光察看照片的色調時，有些問題有了答案，有些問題會一直存疑，一直困惑、煎熬著自己。

暗房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印證自己攝影理念的關卡。你用照相機在觀看世界時的心態，會在這裡現形，你按下快門的咔嚓聲，在這裡才算完全響過，從而在你的心靈深谷裡震起回音。

暗房工作，會使你看清自己在攝影之路摸索的每一足跡，那一步踩得落實，那一履是浮虛的。

暗房工作就像自己創作生命的把脈器一樣，能診出自己什麼時候是健康，那一個階段生病了——這是我在13年的攝影生涯中，所養成的暗房觀念，也是我從尤金·史密斯所說的：「暗房工作不是技術，而是態度。」這句話中所汲取的經驗。

拍攝對象是教育自己的最佳導師

當這些可愛的年輕朋友，在極短的時間內，改正了他們在暗房沖洗放大技法所犯的錯誤時，起先莫不興起極大的信心和更加執著的攝影意願。於是，他們比過去的任何時刻，都要熱切的投向街頭，更加頻繁的舉起相機記錄一幕幕看到的影象，也更加密集的窩在暗房裡沖洗照片。於是：「拍照是為了什麼」的這個最原始而根本的問題，變成一個龐大無比的問題，自自然然的出現在眼前。

他們開始對每一個看到的畫面有了疑問；開始對自己框起的構圖能不能代表對象有了困惑；也開始對「拍這樣的東西有何目的」有了正視的勇氣。

他們原本就對攝影有極大的興趣，現在卻質問起自己——「除了滿足自己的興趣之外，攝影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於是他們也希望能在工作室的教學中得到答案，但是這個答案並不像暗房技法的心得一樣，可以有一個十分明確的基準，好讓他們把底片上所有的層次，轉成照片上的豐富色調和漸層的明暗光線。

於是我從自己的煎熬歷程中尋找關鍵所在，我自己突破創作低潮期的最大轉機是——讓照相機變成一個有目的性、有計劃性的記錄工具。讓一個特定對象來考驗自己的觀察力、表現力。拍攝對象是教育自己的最佳導師。



陳學聖「淡水列車」系列之一



卓文忠「百貨公司」系列之一

因為對象有他自身的存在意義。一位攝影者能發現到他的意義所在，就知道如何表現他。這樣，自己內在的一些特質——觀察方法、視覺上的構圖趣味，就會形成紮實的骨架，把對象的意義撐出有血有肉的內涵。

攝影見證著生活的信念

由於大半的學員，在往常只拍「自己感到有興趣的東西」，興趣滿足了，創作衝動就消褪了，很少有機會和一個對象做較長時間的接觸，這種邂逅式的拍攝方式，當然很難體會出對象的意義。若有，也是極為含糊的，因此他們也表現了一般印象式的照片，而作品的內容也是含糊不清。

於是，我更加注意的檢視這些年輕朋友的底片，我希望從每一個人當中，發現一些較具個性的觀察方法和視覺趣味，然後，建議當中的7位學員找一個特定題材持續拍下去。以下便是這7位學員和他們的作品簡介：

陳學聖，24歲，台大造船系應屆畢業生。

在行將入伍的短短兩個月之間，全力的投入「淡水列車」的拍攝計劃中。起先，他覺得和過往的旅客相當隔閡，而不知如何按下快門，充滿挫折感。現在，他不但把這條終將面臨拆除命運的火車線記錄了下來，也使自己發現照相機是自己今後不可能中止的見證工具。

卓文忠，20歲在銀行工作。

每天忙著帳目，曾經是沙龍協會的成員。把照相當成排遣枯燥職業的生活情趣，在他進行「百貨公司」的攝影專題之後，整個影象表現為之一變。我們看到他為消費時代做了獨特的詮釋。這次的專題拍攝工作，使他從此走出虛浮的沙龍世界。

楊紋紋，23歲，新竹師專畢業，現為國中教員。

在她的「海水浴場」的攝影成果裡，我們看到現代人內容空洞的休憩方式。她原來頗為奇特的視覺趣味，變成對現代人的嘲諷語言。

王瑞蓉，24歲，是新竹師專畢業的國中老師。

她是工作室成員中，表現手法比較詭異的一位，人、生活、生命在她的觀點下，都是荒謬的，現在她藉著「都市的早覺會」這個題材，來考驗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

陳家彬，30歲，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即將赴美在俄亥俄大學攻讀攝影。

他以「展覽會場」來呈現圖象與人的關係。作品透露出一股人被各種資訊淹沒的處境。

徐揚聰，35歲

是工作室學員中年紀最大的一位。為國立藝專雕塑科畢業。雕塑作品「親密關係」曾獲中國第一屆雕塑大獎，於市立美術館展出，並被收藏。從事攝影多年，作品深具人文素養。這回以「金門」為題，用影象呈現金門的平民生活，和習見的「建築金門」、「軍事金門」迥然而異，使我們對這個反攻前哨的人間有頭一遭的認識。

楊文全，25歲。成大建築系畢業。

在他拍攝「中華商場的過程中，一再的感覺到自己掌握不住，這個難逃拆除問題，政府興建的大違章建築。他感到光靠攝影很難把這個題材的複雜面交待清楚，最後決定以中華商場的老行業，做為這個終將消失的集中攤販的視點。我們看到他透過鏡頭發出的緬懷之情，與無奈的感慨。

這7位年輕的攝影愛好者，終於把照相的興趣轉為觀察周遭生活的開始。他們更清楚的認識了攝影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對別人有什麼意義了。

暗房能印證攝影的理念，而攝影卻能印證自己的生活信念。影象創作不只要落實在個人的生活中，也要放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來考慮。這樣，在暗房裡才有可能悟出道理，而在攝影表現上走出路子來。

現在，他們在我的鼓勵下，把自己首次嚐試專題攝影的成績公佈出來。希望能藉此得到更多先進而批評與指導。對他們來說，這只是個起步而已，未來的路子還長，只有堅持、踏實的走下去，這個開始才有意義。



王瑞蓉「早覺會」系列之一

〈人間特別約稿〉

靜穆

大陸中國

〈人間〉創刊伊始
曾經介紹過
法籍年輕攝影家包納德
1981年間在大陸中國的視覺遍歷
獲致普遍的好評
最近幾年
這位崇尚東方哲學的旅行攝影家
再度尋訪了中國大陸
並以他一貫獨特的視覺經驗
捕捉、記錄了
近年來身處劇烈的變動中
猶不時流露着靜穆的
山川以及人的風貌……

攝影 ■ Bernard Bordenare

華西·公園內的女孩





大足·茶館中的說書人



北京·畫像館門前的女孩

卓別林的人文世界

人間電影文化研討系列

時間：台北區 8月16、23、30日
9月5、6、12、13、19、20、26、27、28日
10月3、4、7、10、11、17、18日

台南區 8月16、30日
9月6、13、20、27日

高雄區 8月16、23、30日
9月6、13、20、27日

地點：台北市 電影劇場(和平東路二段177號3F)
台南市 華燈視聽中心(勝利路85號)
高雄市 串門工作室(新田路94號)

內容：1. 放映卓別林最主要的代表作。
2. 片子放映前，均有電影解說和評論，分別由
井迎瑞(世新廣電科主任)、焦雄屏(國立藝術學院講師)、黃建業(國立藝術學院講師)
擔任。
3. 採錄影帶放映方式，品質和音效良好。
4. 小規模放映。

每日場次：10:00 有閒階級 (Idle Class, 1921)
淘金記 (Goldrush, 1925)
12:10 發工資的日子 (Pay Day, 1922)
城市之光 (City Lights, 1931)
14:20 夏爾洛從軍記 (Shoulder Arms, 1918)
大馬戲團 (Circus, 1928)
16:30 冒牌神父 (Pilgrim, 1923)
尋子遇仙記 (Kid, 1921)
18:50 狗的生涯 (A Dog Life, 1918)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 1936)
21:00 大獨裁者 (The Great Dictator, 1940)

備有電影海報和說明書，歡迎就近索取，
附回郵信封即可。

訂位：台北 人間雜誌 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700-6304
電影劇場 和平東路二段177號3F之1 702-2147

台南 華燈視聽中心 勝利路85號 06-235-8342

高雄 串門工作室 新田路94號 07-272-5631

為免向隅，請事先向上述放映單位詢問訂位情形。

老少咸宜 歡迎閣府光臨

主辦：人間雜誌
電影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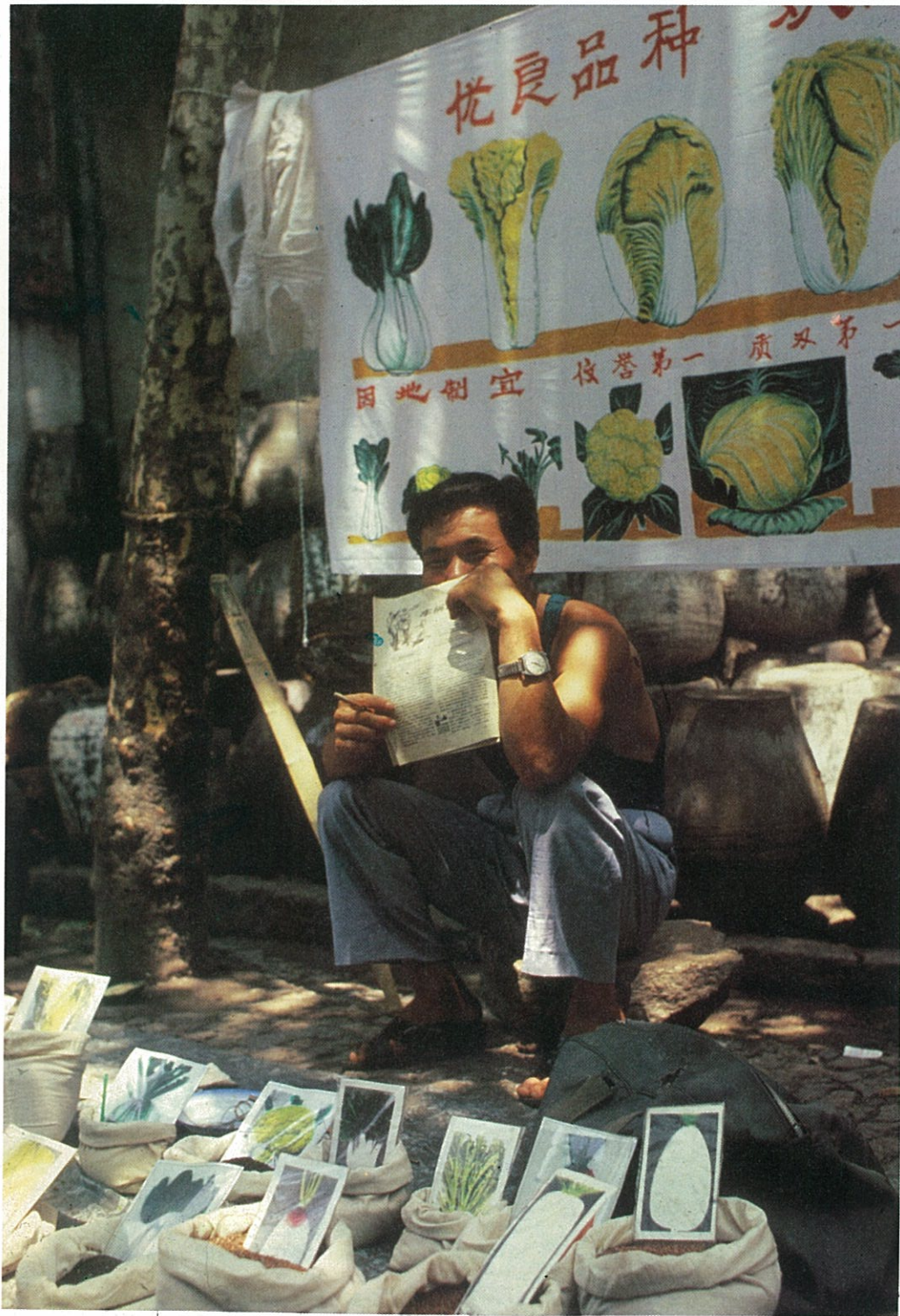
新疆·老人

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天才藝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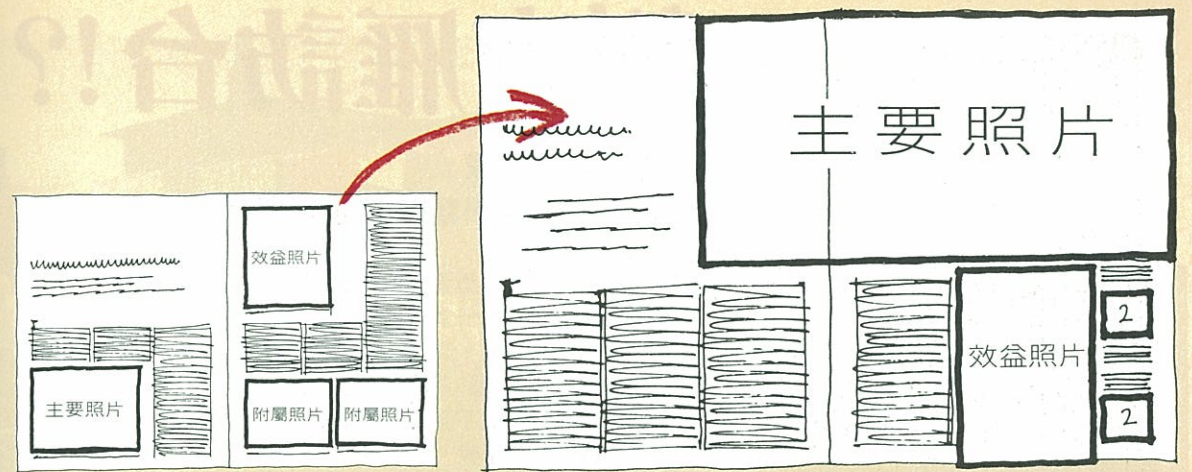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我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爲了如此，  
我是有備而來走入這個世界。

~~~~卓別林

上海·菜種小販



如果您正在尋找一本有關版面設計和編輯實務方面的好書……

在今天，攝影已是最普遍而廣泛為人們接受的一門藝術，但圖片編輯的觀念卻因種種因素未能建立，甚至多數的報紙、雜誌版面，曾扼殺了許多心血結晶的好照片。赴美研習傳播及攝影的沈怡，回國五年來致力於攝影專業與攝影編輯觀念的推廣。為促使國內早日建立起圖片編輯的理念，長時期全心投入，精譯Jan V. White原著「創意編輯」(Editing by Design)，並延請有十年文字、攝影、設計等實務經驗，曾任自立晚報主編的劉還月，參考國內現況，做適切的修訂，以期盡善盡美。

作為密蘇里新聞學院研究所用書，「創意編輯」是一本從基本版面設計概念，到深奧圖片編輯技藝與實例的專業工具書，這樣一本完整的圖片編輯資料庫，無論是喜愛攝影、從事平面設計，甚或身為專業編輯的您，都不容錯過！

創意編輯

第一本完整的圖片編輯解析

譯者：沈怡

版本：第八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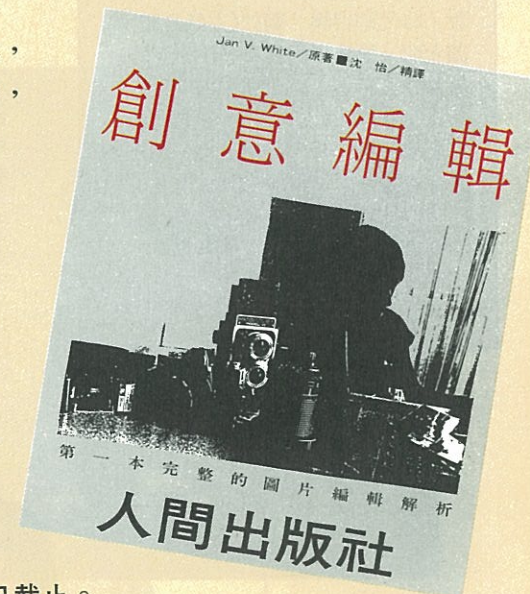
頁數：216頁（以全木道林紙精印）

定價：320元

即日起預約八折優待，八月卅一日截止。

同日出書，一律瓦楞紙包裝掛號寄書。

出版：人間出版社 劃撥帳號：第1008791-0號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劉賓雁訪台!?

大陸報告文學家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華在台出版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一)

第二種忠誠

計編收：關東奇人傳、告訴你一個秘密、路漫漫其修遠兮、畢竟有聲勝利聲、第二種忠誠、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艱難的起飛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二)

人妖之間

計編收：人妖之間、本報內部消息、本報內部消息(續)、川行隨想、在橋樑工地上、傅貴浮沈記、風雨昭昭、在罪人的背後、千秋功罪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關於劉賓雁文學的評介及其他

人血不是胭脂

計編收：我所知道的劉賓雁、我的日記、時代的召喚、關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劉賓雁的血淚歷程、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路子還可以更寬些、人血不是胭脂(上)(下)、自我檢查、劉賓雁和他的時代、劉賓雁，撥開迷霧、現其真相的勇士、劉賓雁—我的朋友、「做人還是要傻一點好！」—訪劉賓雁、劉賓雁談文藝與改革等計320頁，22萬字左右。

國際知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精華作品；已經在台灣結成兩巨冊堂堂出版！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學、歷史和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往往招人忌恨、疾視和逼迫。
但歷史上却總有一些不避自身的慘禍、堅持說出真話的文學家、歷史家和思想家。
劉賓雁正是這樣一個現代中國最受尊敬的報告文學家。
在官僚主義、贖職、特權泛濫，理想和信念枯頹的時代，懷著對人間性最深的信賴；
懷著對信仰、理想和愛最後的執念，劉賓雁孤獨地撞擊一道愚昧、自私而殘酷的冷牆。
劉賓雁的勇氣、道德與正直，使他的作品發散出不可逼視的光芒與魅力。
深深相信民衆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劉賓雁，向一個日益與民衆異化的社會發出最尖銳而悃誠的控訴。
從來還沒有典範性報告文學的台灣文壇，劉賓雁的作品集中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思想、道德與藝術的典範，為台灣「非小說」的思考與創作，開啓了遼闊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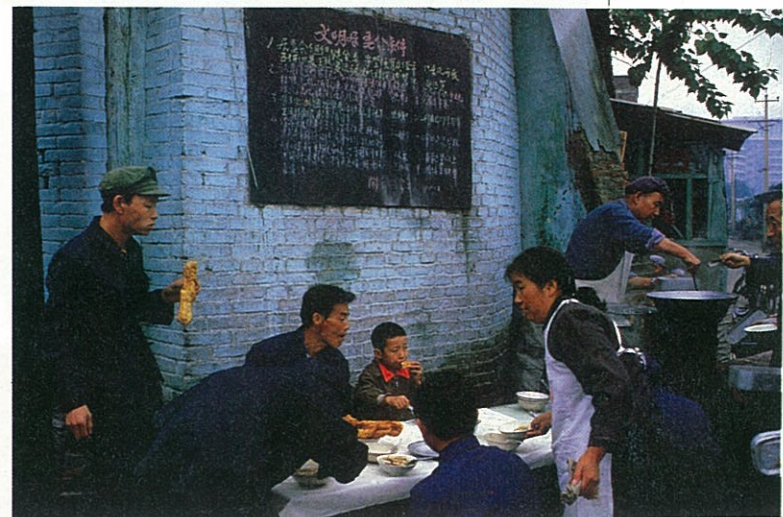
- 預定民國76年7月30日出書
- 每單本訂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郵撥85折 / 優待：單本 / 127元，三本合購 / 382元。
-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郵費)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呼和浩特·教師節表揚



太原·早點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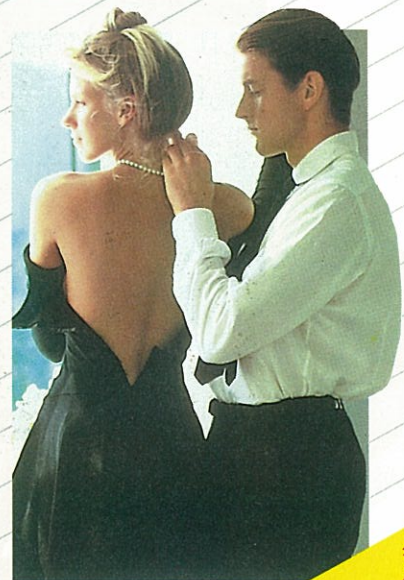


蘇州·巷子口



大同·街市

喝低卡路里的健怡可口可樂
享受美好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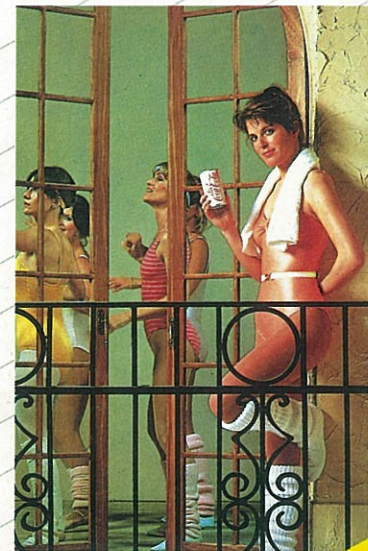


領導時尚
健美活躍



「可口可樂」、「COCA-COLA」及「COKE」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註冊商標。「可口可樂」公司出品

喝低卡路里的健怡可口可樂
擁有健美的身材



世界銷售第一的
低卡路里飲料



「可口可樂」、「COCA-COLA」及「COKE」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註冊商標。「可口可樂」公司出品



眠江·合影的旅行團

啊，美麗的台灣植物！

「植物之美」是第一本台灣植物的生態藝術攝影專輯。

青年女植物、自然攝影家陳月霞近200幀台灣植物、自然、花卉的攝影佳作，創新了植物攝影的新紀元。是台灣自然風土的禮讚，更是美與科學的精緻組本書介紹的台灣植物約90種，以105頁彩色精印，充份展現了台灣植物令人詫奇的至美與台灣色彩自然的魅力。

《版本》12開本正方形 頁數：144頁
 (以日本進口150磅雪銅紙精印)
 《定價》每本500元(現書供應，人間雜誌訂戶以85折優待每本425元，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訂戶編號。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阮義忠攝影全集——人與土地、北埔、八尺門

「人與土地」、「八尺門」、「北埔」三本攝影集是阮義忠13年攝影工作的成績總結，人間雜誌的讀者，您還缺乏那一本？把這三本書購齊，您就是阮義忠攝影全集的珍藏者。

- 三本合購：精裝 / 960元
 平裝 / 670元
- 單本零買：精裝 / 340元
 平裝 / 238元

版本：12開正方形 印刷：雙色套印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北埔 阮義忠攝影集



八尺門 阮義忠攝影集



人與土地 阮義忠攝影集



屬低卡路里的健怡可口可樂
 擁有健美的身材
 享受美好的感覺



低卡路里
 低熱量



及“COKE”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註冊商標，“可口可樂”

〈人間鄉鎮〉

蜂炮：鹽水鎮的 驕傲與煩惱

攝影■李文吉

撰文■曾蘆花

百年前，蜂炮為鹽水人驅逐了瘟疫
成為鹽水鎮獨一無二的民俗傳統；
百年後，蜂炮每年元宵為鹽水人帶進20萬名遊客
也帶來了物毀、人傷的困擾；
蜂炮，是鹽水鎮的驕傲與煩惱。
而出人意料地，現今支持蜂炮最力的
是色情業者、投機者、商店、
和游離在社會底層靠打工維生的勞動者；
蜂炮璀璨煙火的背後，深沈地
潛存著社會結構不均衡的問題。

攝影■賴春標

小鎮簡史

明末清初，大陸漁民移民來此，成為漢人在台南縣所創建最古老的都市。

鹽水港利用急水溪的主流和支流，河水自鎮西流向鎮南，再到鎮東，環繞著街道的三面，形成月芽般的河道，所以鹽水又稱「月港」或「月津」。道光年間，鹽水到達最繁盛期，為台灣一府二鹿三艋舺後的第4大城，人口有3~5萬，帆船可直接和對岸大陸通商。

1875~1894年間，因河床淤積船運漸漸困難起來，鹽水的河港機能消失，變為一個單純的鄉村都市。光緒初年瘟疫流行，特別是1891年7、8月間，兩個月內鎮民死者盈千。人們在恐懼中，認為是鬼怪作亂，便祈求鎮上武廟的關帝爺驅邪。就選定在正月15日，關公出巡時，到處燃放煙火以助長關公驅除鬼怪的聲勢，猖獗了25年的瘟疫居然就此遠離。從此，鹽水鎮民每年正月15日都要燃放煙火用以謝恩避邪；這便是鹽水蜂炮的由來，而鹽水鎮從此也在蜂炮帶來的驕傲與煩惱中日趨沒落了。

清潔隊在清除月津中的布袋蓮。他們說：古早以前，帆船可以從大海那邊直接駛到這裡！



假如你特地在一年一度的元宵節光臨鹽水鎮，你可能先入鎮的公路上被人潮、車陣堵上好幾個小時。入夜以後，整個鎮裝進了將近20萬名從全省各地趕來的遊客，這些遊客佈滿了鹽水的陽台、屋頂，爭睹一夜火樹銀花的奇景。隨著從武廟出發的30餘頂神轎巡境的步伐，神明到那裡，蜂炮的火花跟民眾的情緒就沸騰到那裡，整個鎮似乎從百年的沈寂中霍然甦醒……

百多年前，它曾經是一府二鹿三艋舺之後的台灣第四大城。而現在，一條浮滿垃圾和布袋蓮的大臭水溝環鎮而過，鎮民會用一種光榮而惋惜的口吻告訴你：這是曾經很出名的「月津」，古早以前一直通到布袋港，船可以從大海那邊直接駛進來。整個鎮的規劃和建築的結構，大致上仍屬於台灣市鎮發展中第三期的昭和型市鎮；老房子特別多，破舊而缺乏修葺，顯然是因為貧窮無力改建、而非基於愛護古蹟而存留下來的古屋。新蓋的水泥樓房夾雜在古屋中間，如草類般地到處冒起，顯示出台灣市鎮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一貫的凌亂。

昔日檣桅林立的繁華河港，歷經瘟疫流行、河道淤塞的滄桑，如今竟意外地以蜂炮煙火聞名於世。鹽水鎮沒落了，卻在沒落中竭力迸出炫麗的火花，甚至不惜透支。

一夜燒掉兩千萬，吃掉六百萬
放一夜蜂炮，到底要花掉多少錢？官方的鎮公所和蜂炮起源地的武廟，都沒有正式統計過。

「我們只知道某家某人放了30萬、40萬，某人10萬、30萬，大家各憑誠意啦，武廟一向不過問的。誰也不知道總共放掉多少。」武廟主委連高木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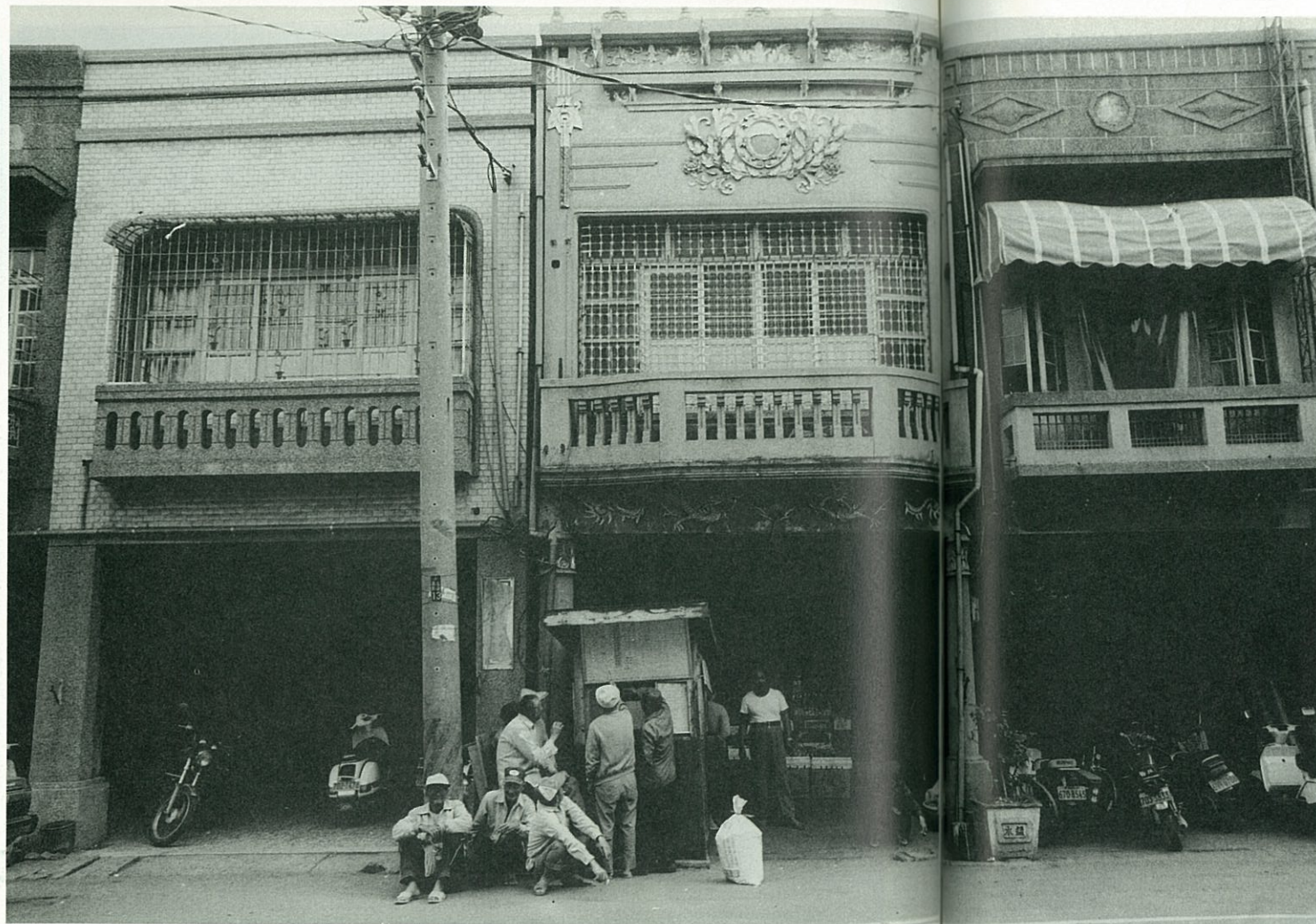
岸內糖廠。

不過，據幾位當地鎮民和外來遊客估計，今年大約燒掉了兩千萬元的蜂炮。這其中包括為求新的一年大發利市的酒家、車行、一般商店、住家，此外，慶祝大家樂中獎、在外地做生意特地趕回來感謝酬神、遊客湊熱鬧……加起來數目驚人。鹽水鎮只有3萬人口，具備生產力的就業人口有1萬5千人，其中47%是

經濟拮据的農民。對於一個全年經建費用只有3千萬的小鎮而言，一夜燒掉兩千萬的確是過奢了。

更諷刺的是，現在對放蜂炮貢獻最多的，竟是特種營業的酒家。以最令鎮民豔羨的美花園酒家為例：美花園酒家當天燃放了總價25萬元的蜂炮，另外還請了駐紮當地的軍隊幫忙施放煙火15萬元，共花費40

鹽水鎮的年輕人嚴重外流，只剩老年人守著昔日富麗的建築。



萬。這些錢並不是酒家老闆出的，而是酒家裡的小姐們各自摺輪的賣笑賣肉錢。是怎麼樣一種既想贖罪又冀望著更多尋歡客上門以便賺取更多金錢的矛盾心理？是怎麼樣倒錯的社會現象竟讓在陰暗底層討生活的酒女們最支持這輝煌的火樹銀花？思之令人惘然。

這幾年來，透過電視、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渲染，鹽水鎮的蜂炮夜一年比一年闊綽、出名，鎮民住在外地的親戚朋友們到了元宵節都會自動來觀賞，好客的鹽水鎮民為了招待親友，每家起碼都置辦兩、三桌酒席待客，平均每桌3000元，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鎮上住家每

5戶裡才有一戶放蜂炮，卻是家家戶戶都要「辦桌」請客，以全鎮共開2000桌、每桌花費3000元計，一個晚上就吃掉了600萬。

在武廟路上開體育用品店，兼賣檳榔、香煙的許瑩瑞說：「一年所賺無幾文錢，過年花一花，剩下的在元宵節花5千塊搭一座小蜂炮台，不到40秒就燒完了。那天還請了三桌客人，所有存的錢都被吃光光囉。」許瑩瑞篤信神明，也以鹽水鎮全省獨一無二的蜂炮為榮，但現實生活逼人，他忍不住懊惱地抱怨著。

歷年來警方都要花下一筆人力、物力在蜂炮夜上。今年共出動了4部消防車、28位消防人員預防火災，

交通管制正式員警68人、義警33人。這筆人力、物力的花費，也該算進蜂炮的代價裡。此外，被蜂炮螫傷者的醫療費，建築物、玻璃、招牌受損的修護費，這些都是無法估算的。

物毀·人傷 火樹銀花的代價

元宵節那天晚上，鎮上15家大小醫院、診所都擠滿了被蜂炮螫傷的人。同業間估計：傷勢較嚴重的有190多個。

一位在鹽水國中執教的董老師說：「我們隔壁家的媽媽，50多歲，這次特地從學甲趕來看蜂炮。人家好

好的坐在陽台上看啊，下面街道的人卻惡作劇把炮往陽台上扔，結果老人家兩隻眼睛都被炸傷了，連夜送到高雄醫學院的附設醫院也沒辦法，瞎了！……」

根據古老的迷信，說是做了虧心事的人，或在月信中身體不乾淨的婦女，才會被蜂炮「咬到」。許多鹽水鎮人還相信著這種說法。「有路安」車行的周德龍就說：「那天我只穿一件白汗衫在大馬路邊站，一點也沒事。神明會保護好人的啦，不然那些抬著神轎在蜂炮堆裡走的人，怎麼會平安？」

但，越來越多嚴重的傷者卻也事實俱在。於是，鹽水鎮人生氣了，責備外地遊客帶來以蜂炮互射取樂的壞風氣，「連神明看了都要發怒的哪。」一位鹽水鎮民覺得很不安。

「拿著一個『空中美人』（冲天炮），直直的就往人的臉上噴去，被射的人不受傷才怪。」在鎮上最高學府南榮工專唸書的李坤龍說：「以前我們本地人不會這樣。現在外地遊客來了，你射我一下、我回你兩下，弄得秩序很壞。而且，現在零售的蜂炮許多炮頭都是塑膠做的，威力更大，被射中的話連壓克力面罩都會破。」

拿蜂炮對射是這兩年來愈演愈烈的壞風氣，有時候甚至是兩群人相互「砲戰」，最後往往出現打群架的場面。像今年就有兩群外地來的年輕人對沖，先輸的一方，便去找一夥相識的本地人來助陣，把原先贏的一群沖得抱頭亂竄。敗下陣來的人不甘心，拿石頭亂砸普通住家的玻璃門窗洩憤，還弄來了武士刀要殺本地人。

除了人受傷以外，鎮上玻璃門窗、公共電話燈、招牌、布蓬、屋瓦……損壞的更是不計其數。在鎮上開了40年的醫院，還幹過兩任縣議員的陳醫師，一到元宵節就頭痛了。去



鐵馬相載，準備到菜園工作的夫婦。

在柏油路上飾
曬玉米的膠桂
花。

年遊客爬上他家的圍牆跟屋頂，結果圍牆塌了，屋瓦被踩碎得面目全非，總共花了4萬元才修好。今年由於牆是新的，沒被踩塌，但屋瓦還是踩碎了好幾塊，花了一萬5千塊修補。

「這些遊客實在很沒體統，喊他們下來根本當作耳邊風，我只氣自己『老廢仔』沒氣力上去趕。年年

這樣折騰，蜂炮再放下去，我看鹽水鎮也不能住了。」一談到元宵節，陳醫師就忍不住搖頭。

坐在一旁的「先生娘」也說：「那一暝，我們整晚都不敢睡，提著水管在門前門後四處巡，很怕萬一蜂炮射進來把房子燒了。我們老房子是木頭蓋的，最怕火。對了，玻璃窗也被射破了6塊……」



鹽水鎮的老房子大多木材構成，最忌火災。雖然有些鎮民相信神明會保佑不讓蜂炮燒到房子，但信者自信，懼者自懼，蜂炮自己可是不長眼睛的，大部份的住家早早就把布蓬之類的易燃物捲收起來，嚴加戒備著。這種人為的防範應該才是這幾年沒有引起重大火災的真正原因。而一般人家照顧不到的地方，如舊貨收集場，今年就發生火災，所幸火勢迅速被控制住。

蜂炮，對鹽水到底是利是弊呢？鎮長謝金和說：「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但損失的費用多於收入的觀光財。大部份的鎮民只有花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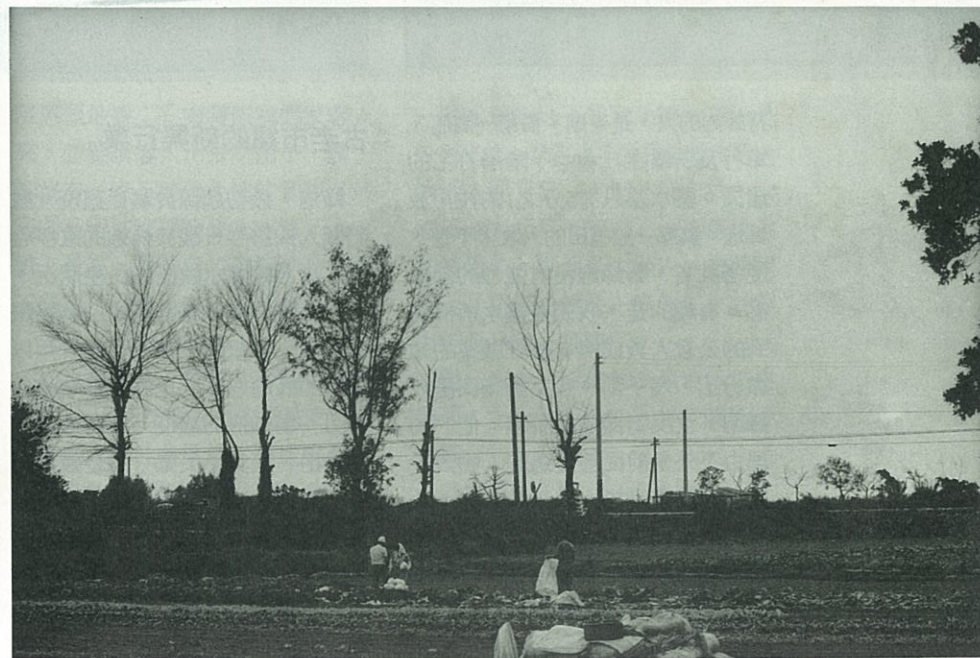
贊成·反對· 鹽水鎮的驕傲與煩惱

「玻璃被打破、人被射傷，都是觀光客不自愛闖出來的禍，跟我們武廟放蜂炮扯得上什麼關係？」午後，在接受了一位為開牙醫診所的兒子祈福的太太的鉅額捐款後，連高木主委心情愉快。但，當記者向他提出蜂炮所帶來的「災害」問題時，連主任忍不住嗓門就大了。在

武廟的辦公室裡，他激動的說：「有些新聞記者實在沒意思，連外地人來吃酒席回去撞到樹出車禍，都要寫說放蜂炮不對。這兩件事有什麼牽連，啊？我們鹽水放蜂炮，連外國人都知道，鹽水鎮應該以蜂炮為榮才對。從前要不是關帝爺指示大家放蜂炮把瘟疫趕走，鹽水人也許一百年前都死光囉！」

談到為什麼鎮民肯花那麼多錢來放蜂炮，他說：「這是大家的誠意，有錢的就出多一點，沒錢的就出少一點。放越多，會越『發』，神明都有在保佑的啦。像今年，『美花園』就放了40萬……」連主委顯然不介意放的是酒女靠出賣靈肉掙來的血汗錢。

朝琴路上的「金振利金香舖」，今年放了一台很漂亮的「瀑布」蜂炮，香舖本身也零售蜂炮。老闆娘吳美玲被問及當天賣出多少蜂炮時，躊躇而含蓄地回答：「十出頭萬而已啦……」，可是據說是將近20萬。當天晚上，凡是賣吃的、喝的攤販，賣口罩、安全帽的店，車行計程車司機，都著實撈了一筆，起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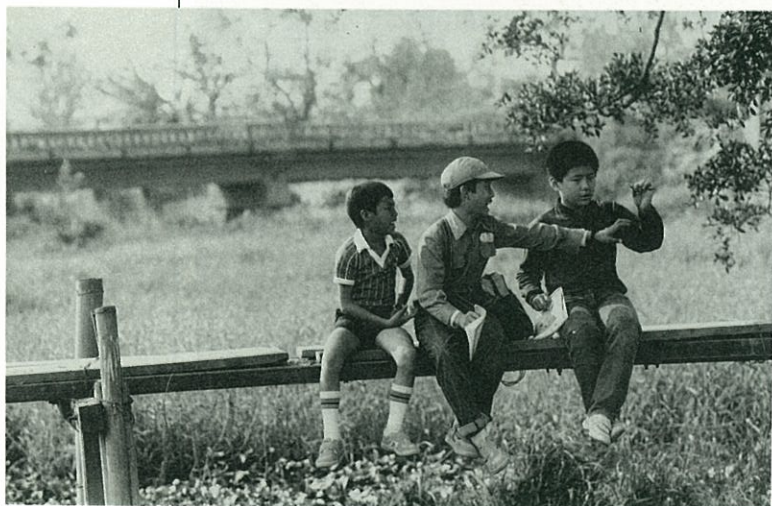


田園景緻。

各自賺個3、5萬元。

平常靠打零工過日子的榮仔，今年只放6000元蜂炮，一提起來就覺得沒面子。他說雖然沒有什麼錢，但，「輸人不輸陣」，說什麼也要放個意思。他和一些相信放越多越「發」的鎮民一樣，也舉「美花園」酒家為例：「人家一年放得比一年多，小姐就一年比一年賺！」榮仔是個看起來善良、老實的中年人，而在台灣「金錢至上」的潮流下，竟也忍不住羨慕起「賺吃查某」的血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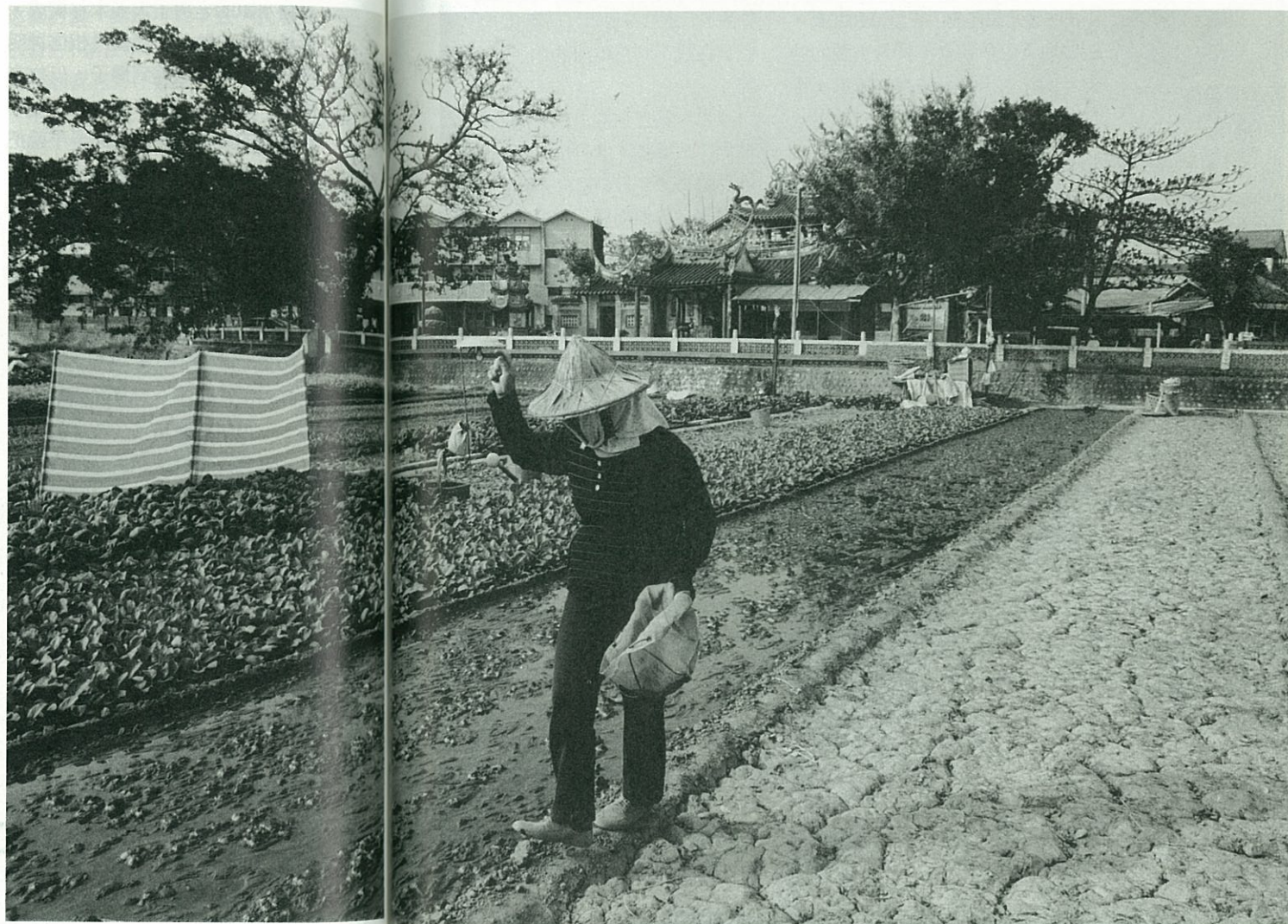
根據記者的實地採訪，真正最支



剛放學的小孩
懸著腳坐在月
津上玩耍。

持蜂炮的人，是寺廟、酒家、商店、車行及游離在社會中下階層打工的居民。鹽水鎮只有5分之1的住戶放蜂炮。鎮郊一般種田的人收入不豐，能省就省，對蜂炮沒有強烈的參與感。有趣的是，我們在鹽水所採訪到的公教人員或擁有較好職業的知識份子，幾乎都一致反對滿街濫放蜂炮，也反對擺酒席請客。他們的理由不外是前面曾提過的：物毀、人傷、請客麻煩。

「蜂炮如果一定要放的話，最好集中起來放，免得吵到不想被吵的人。」一位在戶政事務所上班的先生說。



正在播撒菜籽
的莊芒。

古老市鎮的新興行業

蜂炮，最初起源於驅逐瘟疫。我們深入採訪今日濫放蜂炮的虛浮心態，再考察鹽水鎮民的民生狀況，意外發現：這個蹣跚一直沒跟上現代化腳步的小鎮，在昔日用以驅邪的蜂炮底下，也許正暗暗滋生著另一場無形的瘟疫。這新瘟疫，便是由「笑貧不笑娼」的金錢至上觀所延伸出來的地下色情行業。色情業是古老的鹽水鎮目前最新興的事業。

「一個人口才3萬人的小鎮，竟然就有2000個地下妓女！」董老師無

限感慨地說：「有時候我們家客人來，想要請客人出去吃館子，鎮上卻沒有一家不兼營色情的餐廳。最後還是留在家裡隨便吃吃算了。」鎮上最高、最堂皇的建築物「金國王餐廳」即將落成，它莫非又是另一個更高資本額的……

據說南部的工廠現在不大容易找到女工，許多女孩都跑去當妓女了。是什麼樣的社會風氣，讓這麼多女孩寧願把身體當作商品買賣、作賤？我們的金錢分配結構到底出了什麼毛病？與其責備女孩愛慕虛榮，不如責備那些促使女孩虛榮的社會誘因。

鹽水鎮的地下妓女，絕大部份是外地來的。嫖客也多半是外地來的，本地人要「玩」，則遠征布袋、大寮以避人耳目。不過，地下色情業的經營者，則都是本地人。市井間甚至耳語著：鎮長一等卸任，就要去經營「葷」餐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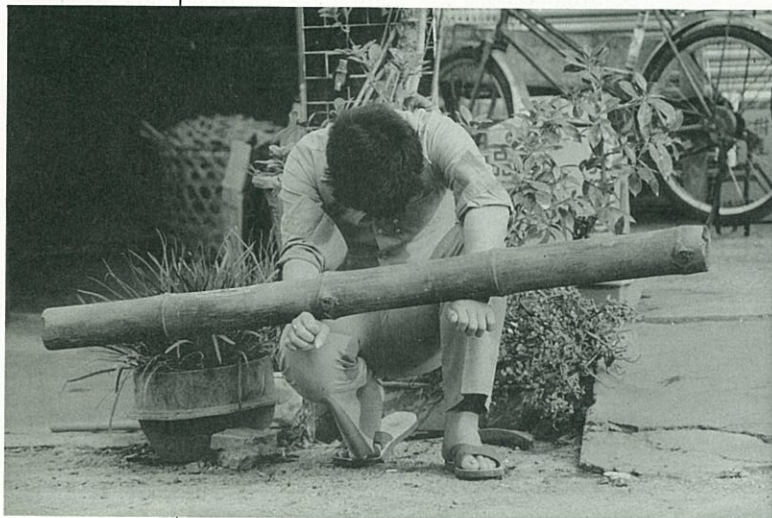
對此傳言，謝鎮長淡然表示：食色乃人之大欲，他個人贊成讓地下色情合法化云云。

鹽水鎮正式登記的酒家只有3家，非法經營的地下酒家卻有30多家。正式登記的「美花園」，一年所賺不下於千萬，地下色情業者能逃避重稅，所獲利潤應不止此數。一個

小小的鹽水鎮能夠一夜燒掉2000萬，這些地下色情業者無疑是重要的助力。如此，則滿天璀璨的蜂炮，不禁令人倍感黯然。

臭水溝灌溉出來的田園

在興津橋附近，一群國中生沿著古老的月津寫生。眼前的田園景緻的確優美感人：一畦畦碧綠的蔬菜，5、6個農民或蹲或站，各自打理著自己的菜園。菜園再過去是一長排銀綠色的芒草和疏朗的樹木，後面掩映著人家；再過去，是嘉南平原龐大安穩的天空……



蹲在家門前受罰的少年。攝影記者按下快門後，他的父親立刻聞聲而出，把他叫進去。

一個14歲的男孩很懊惱，因為橫過田園的電線桿破壞了美麗的畫面，他不知道怎樣才能不把電線畫進畫裡，同時又維持畫面的誠實。旁邊圍觀的小孩覺得有點無聊，互相比賽向臭水溝般的月津投擲石塊，看誰濺起的垃圾泥水較高。而當水邊的馬達叭噠叭噠響起，我們才赫然發現：這一畦畦碧綠的蔬菜，竟是抽取臭水溝的水灌溉出來的！

陳卻和莊芒夫妻倆正在引水灌田，兩老已經60多歲。我們小心地問：月津水這麼髒，灌溉種出來的菜能吃嗎？陳卻解釋：髒的是浮在水面上的垃圾，垃圾下抽出來的水還算

乾淨，「應該不要緊」。而且，「我們實在找不到更乾淨的水了。」他說。

陳卻和莊芒住在「街仔」，雖然他們不放蜂炮，家裡的玻璃卻也難逃災殃：去年破6塊，今年破4塊。夫妻倆從前偶而好玩放蜂炮玩，但並不以為會越放越「發」。

「只有雙手自己打拚才是實在。現在有些人放鞭炮求『大家樂』中獎，這種投機心理很奇怪。從前人不曾這樣的。」陳卻說。鹽水鎮的農民一來沒有閒錢，二來根性篤厚，根本不相信投機能發財，所以很少人放蜂炮。我們訪問到的農民裡，今年惟一有放蜂炮的是62歲的廖桂花，但也只放了300元。

陳卻夫婦和廖桂花的兒女都在外地工作，沒有一個留在身邊跟著種田。鹽水鎮人口外流及老化的情況非常嚴重，由於鎮內很少工廠，商業交易也不活絡，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幾乎全部外流到高雄、台北、台南等大都市。年老的父母留守著老房子，固執地在3、4分薄田上輪種並不賺錢的玉米和高粱，靠兒女從外地寄回來接濟的錢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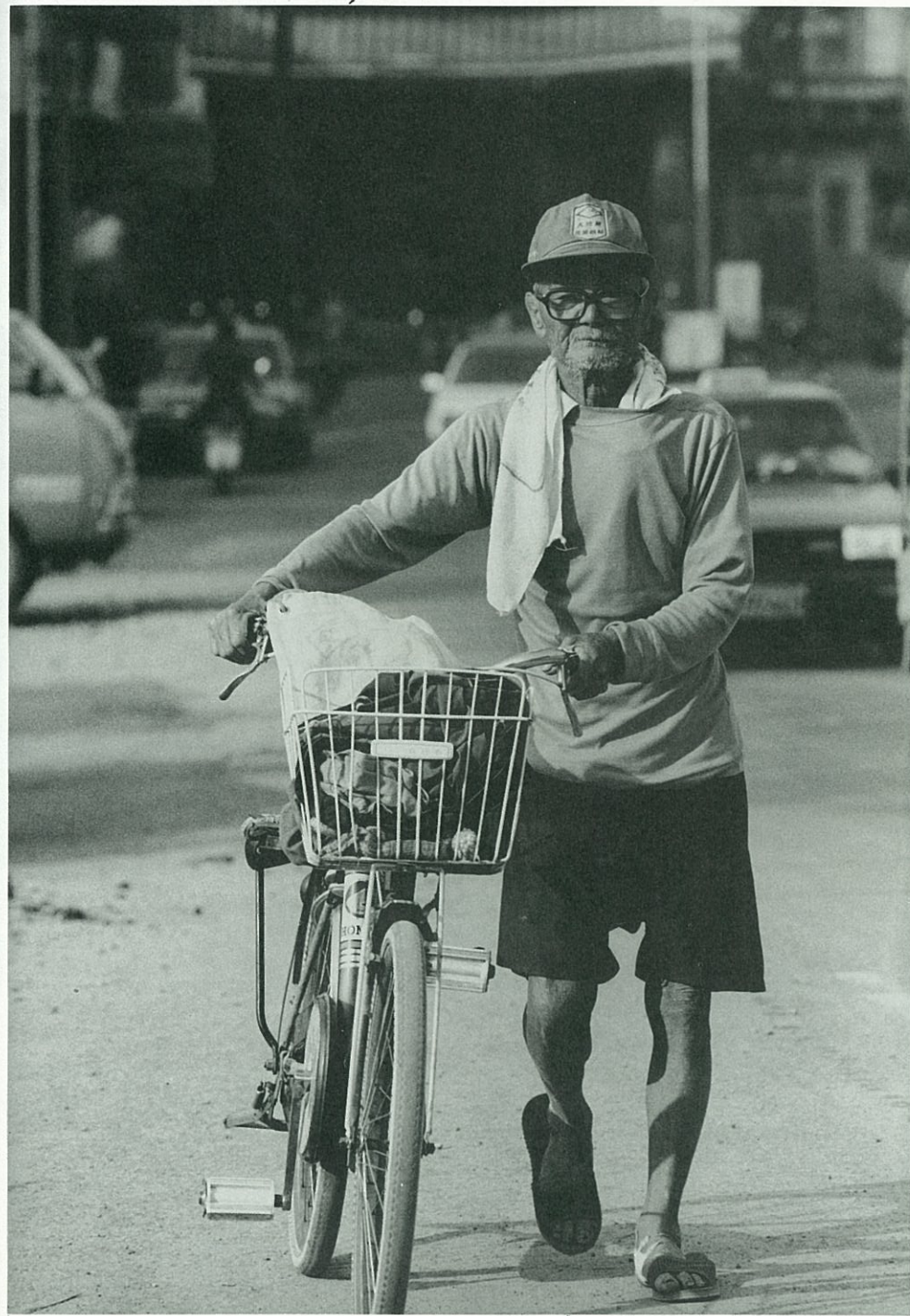
蜂炮前景

就民俗的觀點來看，蜂炮活動一年比一年熱鬧是件美事。畢竟，能夠代表台灣地方信仰和歷史的民間活動已經所剩無幾，我們決不忍心因蜂炮所帶來的問題、困擾，而反對這個深具意義的傳統。但，蜂炮要辦下去，至少要先解決一些表面的技術性問題，我們建議的改善方法如下：

一、為使鹽水鎮平衡蜂炮所帶來的損害，可向遊客酌收蜂炮清潔費，有車者收停車費。

二、改善零售蜂炮的品質，禁售威力太大的塑膠頭蜂炮。

三、增加人員管理現場秩序，禁



面容端雅的老人，走在鹽水的黃昏裡。

止互射取樂及爬上人家屋頂。

四、在不傷害民俗傳統的前提下，考慮集中在一個固定場地燃放。

當然，光解決技術上的微枝末節是不夠的。蜂炮背後隱藏的問題，和其他存留在農村的許多問題一樣，

都根植於台灣畸型發展所造成的不平衡的社會結構。問題太龐大了。我不禁想起那一顆顆被丟向月津的石子：它們濺起了一灘渾水，卻發不出一聲清脆的嘆息。 ☺

輻射線外洩的那一天……

核三廠緊急事故演習現場報告

經過國內各界關心「核害」人士不斷的督責

位於屏東恆春的核三廠，終於在今年7月10日首度公開舉行一場

「核能緊急事故」演習。然而據本刊記者現地採訪的了解

「這不過是一場官樣的演習秀罷了……」

因為當天核三廠附近的居民並未接獲參與演習的通知

萬一輻射線真的外洩他們的生命安全依舊教人擔心……



攝影■鍾俊陞
撰文■張文

在消除核污染的過程中，是否必須配置更完整的裝備。例如：手套、防曝衣著等……？

公路局的汽車疾馳在屏鵝公路上，早晨8點左右，7月的陽光，從東面山頭的天空穿過車窗照在左邊的面頰。我忍著毒辣的陽光炙膚的疼痛，定定地凝望著逐漸逼近眼簾的兩顆有如少女的乳房般渾圓而神祕的水泥包圍阻體。我忽而深刻地感到一種莫名的死亡陰影籠罩著南灣亮麗天空下的土地與人民。

「我夢見那兩顆反應爐像雪團一般地融化了，融雪像濃湯一般地伸出魔爪，扼住我的脖子，壓得我透不出氣來……。」

這是一位在恆春教了十幾年書的教師，在今年3月27日，國內第一次反核運動——「從三哩島到南灣」的核能安全說明會之後的感言。

自從1979年3月28日美國三哩島事件，1986年蘇聯車諾堡核能發生爐心融化事件後，長期以來各國科技官僚保證的「核能安全」的神話，被徹底打破；全世界興起一片反核的聲浪。

悍然興建核電廠的代價

在全世界的反核聲浪中，許多國家已停建核電廠的潮流下，獨獨台電敢逆民意，在全台灣民眾的危機猶疑之中，仍悍然整地大搞核四土木工程。

1977年，核三廠開工興建；全部建廠費竟由最初估定的300多億，

三級跳到近千億的天文數字。

1984年，電廠開始運轉，排放的熱廢水曾被指責為嚴重破壞生態。受雇該廠的張順吉等3位工人，以及台大的楊榮宗教授，先後死在熱廢水的出海口附近；死亡的原因眾說紛紛。台電在輿論逼迫之下，不得不再投入十億多元，加強這一片海域的調查研究和改善工程，以做到所謂的「善盡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然而效果如何呢？

根據中國時報7月11日3版所載：「台大海洋研究所副教授黃哲崇在日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召開的核電廠熱廢水檢討會議上肯定指出，發生在本月，墾丁國家公園南灣後壁湖附近，沿海水深三公尺左右海域的珊瑚大量白化死亡的原因，證實罪魁禍首為核三廠熱廢水。」

據指出，珊瑚是墾丁國家公園的重要資源，墾丁並被列為國內唯一的珊瑚公園，在墾丁，石珊瑚至少就有三百種，軟珊瑚也有四十多種。因此，台大海洋所教授范光龍、黃哲崇一致呼籲台電核三廠應儘速改善熱廢水汙染，以確保此一海域珍貴資源。

1985年7月7日，驚心動魄的一號機火災，給核三廠安全提出一個嚴重的警號。根據「人間」第8期「核三迷惑」一文報導，一位任教恆春國小南灣分校的老師說：「那場大



演習中測量空氣含輻射塵量的工作者，爲了攝影記者的要求，不厭其煩的表演了好幾次。

火太可怕了。先是聽到很大的爆炸聲，接著看到黑煙瀰漫。公路上的交通亂糟糟的，車子有的往北跑，有的往南跑。往北的大都是轎車，往南的是軍車。」

事實上，一號機從運轉到發生火災的未滿14個月的期間內，反應器總共跳脫了50—60次，比每年平均3次以下的世界合理跳機標準，多了將近20倍。

一直到1986年5月12日，台電才簡短說明此次事故的主因是「汽渦輪機的設計有令人無法理解的重大基本錯誤」。

對於這麼一個不得不令人懷疑的核三廠，我們如何能放心讓它存在呢？「核能安全」，實在是台灣環境的最大危機，關係著台灣一千九百萬人的生命安全。

波瀾相續的反核運動

因此，基於「台灣的自然條件不允許核能意外發生」；「台灣的經濟成長經不起核能意外衝擊」；「台灣的核能安全缺乏有效的安全管制與監督機構」；「台灣的核能政策制訂過程缺乏民意的基礎」；以及「台灣的核能電廠缺乏完備的疏散計劃與演習」等五大嚴重的原因，「人間」與其它反公害的團體，提出國內第一次反核運動的說明與主張；同時在世界反核潮流驅策下，3月27日遠赴發生事故最多的核三廠，

進行關心核能安全的第一波活動——為子孫祈福，為全民反核。

4月24日晚上7點，則假台北耕莘文教院大禮堂舉行「反核說明會」。

4月28日，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週年。國內反核人士，手持「全民監督核電廠」、「別讓台灣變成核子垃圾島」、「只要孩子不要核子」等標語，前往鹽寮核四廠預定地和平示威。

我來到演習現場

也許是在這一連串反核活動的壓力下；包括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台電及南部第八軍團單位，7月10日在「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動員下，以「核能電廠因為地震導致輻射線外洩怎麼辦？」為題，舉行國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核能事故演習。

這次演習雖是第一次對外公開，邀請國防部、恆春地區各界代表及新聞界至現場參觀，並且負擔與會者來回的機票、食宿。然而，長期以來關心「核能安全」，並且在「反核」運動上不遺餘力的「人間」雜誌卻沒有受到邀請；我們是經由其它新聞界朋友的通知才知道有這次演習，而在當天凌晨趕搭夜車，一路南下趕赴演習現場的。

早上8點20分，我們在南灣核電廠門口下車。門口警衛森嚴，廣場上停了兩輛大型遊覽車；幾名戴著黃色膠盔的工人圍聚在門口，我和攝影記者鍾俊陞商量著如何才能進入廠區。

我們在一家簡陋的冰菓店喝冷飲，等待伺機進入核三廠；我隨口問冰菓店的老板——今年33歲育有3個孩子的黃仙女：「住在核電廠的門口怕不怕？」

她說：「怕啊！心理上大家都會怕，只是不跟它信那麼多，反正早死晚死都是死，也就不知道怕是什



支援部隊是否具有足以應付核變的專業知識？

麼了！為了生活，在這裡開個小店，也不知道值不值得？」

三年多前，黃仙女在核三廠做清潔工，為了賺取一天兩百多塊的工錢，雖怕危險，也不得不做。

「剛去的時候」她說：「看到裡面那些歪歪扭扭的管子時心裡很怕，久了也就麻木了。我還曾進到爐心底，底下空氣不好，聽說有人在那裡工作時死在那裡；有時候，坐昇梯到爐心頂做，那裡一天工資210元。我先生不管我做什麼，他有跟我說過：危險，不要去。但答應了人，不能不去。在裡面，只要一聽到什麼聲響，大家都拼命往外跑。唉！反正出事也不是自己一個人有事，大家都要遭殃的！廠裡的主管安慰我們說：機器用久了當然會壞，只要平常維修就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壞，才會出事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後來，被辭掉了，我就來這裡開冰菓店。」

官樣的演習「秀」

8點35分，我看到一輛吉甫車及軍用卡車先後駛至核三廠的門口廣場；

從軍車上走下兩名憲兵，站在馬路中央，指揮交通。

我們穿過馬路，決定闖關；意外地，在會客室登記後即放行入內；當下我們就心裡有數，大概又是一場官樣的「秀」罷！

依照主辦單位所排的「演習暨貴賓參觀時程」，從9點30分至10點，在核三廠資料中心，由「近廠指揮中心」主任，原委會物管處處長蔡昭明，主持演習簡報。

這次演習，屬於「廠區緊急事故」；由10日凌晨開始，假設核三廠在強烈地震後，管路破裂，輻射線逐漸外洩，經廠內安全人員偵測，發現外洩劑量已達廠界個人全身最大劑量每小時五毫侖時時，立即緊急通知原委會，派員南下，於10時在核三廠完成「近廠指揮中心」，展開救災工作。

簡報之後，參觀人員頭戴發送的遮陽帽，說說笑笑地分乘三輛大型遊覽車到不遠處的「核三近指中心」，參觀近指中心內部作業。在光啟社、電視台的攝影機，以及新聞界的相機鏡頭下，中心裡的救災人員因為緊張，將事先背誦的台詞幾乎忘光了，因而只能吞吞吐吐回答記者的發問，人員像逛動物園的兒童似地匆匆瀏覽而過，又匆匆離開。

10點50分，遊覽車載著參觀人員抵達墾丁賓館濱海部，在炙熱的陽光下，一群人圍擠著看輻射偵測隊一支隊的演練；然後又匆匆上車，駛往北邊距核三廠8公里之遙的仁壽旅，參觀二、三支隊作業。

遊覽車在烈日下平穩地駛過恆春街道，街上一如平時，在赤陽下沈睡著，似乎一點也沒有受到核三廠緊急事故演習氣氛的感染與影響。長期生活在核電危鄉中的恆春居民，彷彿已經學會宿命地面對這龐大的、無可奈何的苦難。車內的冷氣很強，其它新聞界的朋友們一個個在疾行

兩位核電工人
正邁向一個不
可預知的危險
。

的路上假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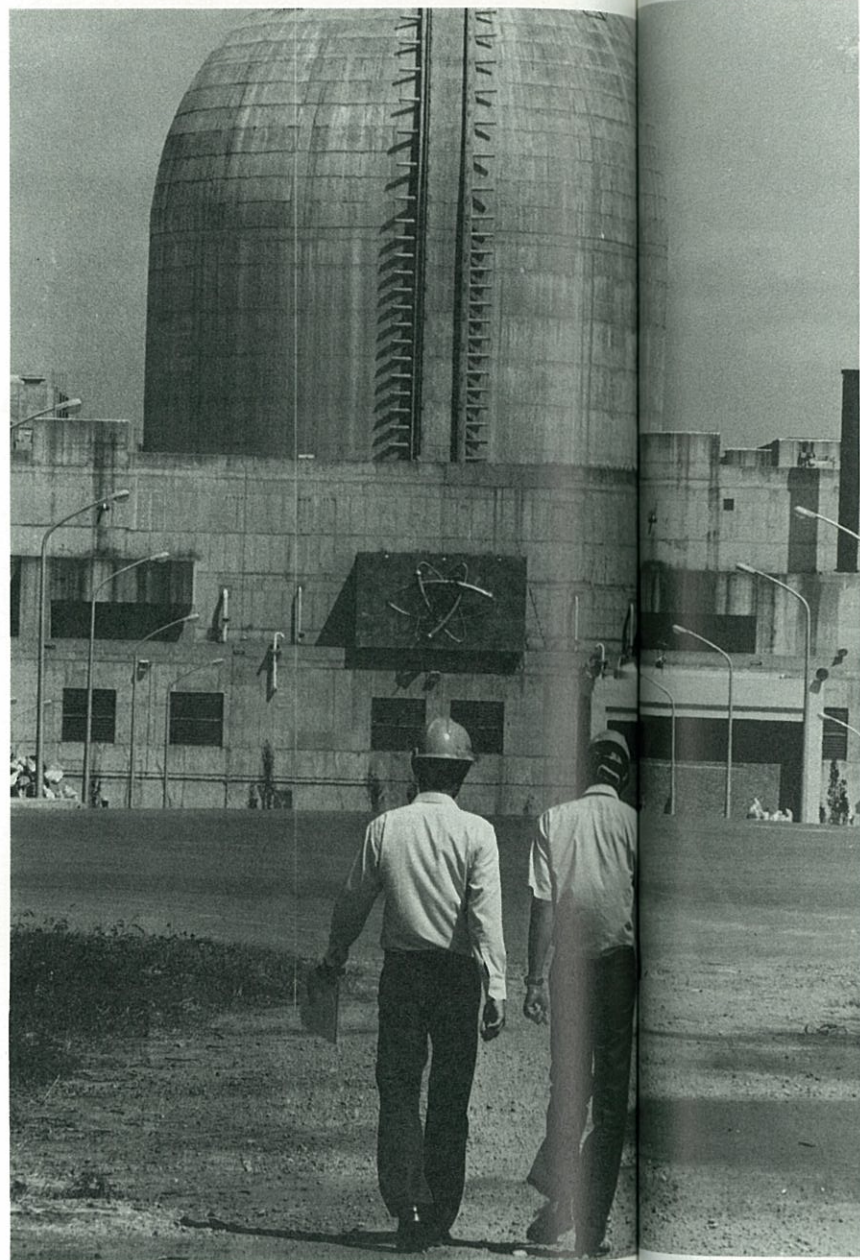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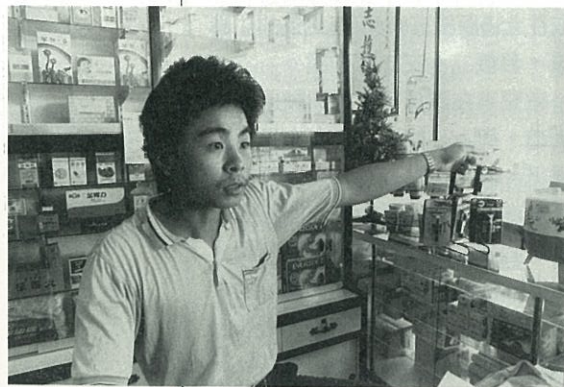
在仁壽旅乾旱的黃沙地，由核生化部隊組成的輻射汙染除汙部隊，同時進行著人員、車輛、道路的除汙，以大量清水沖刷受到輻射汙染的部份。我站在路旁的土丘上，一面記錄觀察著演習的實況，一面請教恆春鎮長尤春共：「既然核三廠在設廠時保證絕對安全，為什麼現在又要實施演習呢？」

尤鎮長解釋說：「機器是沒有零故障這回事的；演習還是有必要的。當初設廠時，因為不懂這種專業知識，所以沒有反對。政府要負責任，盡量做好安全措施。老百姓是無辜的，反核和設核電廠，都有專家的說法。設廠以後，老百姓每天都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一旦發生事故，財產、健康的損害，甚至死亡，都是無法賠償的，這對政府的損害很大。現在，房地產跌落，核電廠卻賺錢；台電應該彌補地方，訂出一定的補助比率……」

這時，一架UH-1H直昇機在教練場的另一頭升起，執行空中輻射偵測的作業。現場參觀者的注意力立即轉移到這架昇空的直昇機上，從而忽略了對核電廠內部動員能力與偵檢、除汙和疏散作業的觀察、評估。

在嚙噬的機聲與黃沙滾滾的烈日下，我在紊亂的人群中找到核三廠的廠長。我以同樣的疑點質問他：

核三廠正門對面藥房的廖老闆指著電廠說：演習沒有讓附近居民參與，平時也沒有教導應付核變的常識，事變時叫我們怎麼辦才好！



「為何當初保證完全安全，現在卻又實施演習？」

「我記不得當初設廠時是否有保證過完全安全？」他辯解說：「機器的零故障是沒有人敢講的！三哩島事件之後，我們才發覺有演習的必要；但類似的事件，發生的機率非常低。演習還是必要的……。」

演習在中午12點草草結束，三輛遊覽車離開仁壽旅營區，飛馳在日

午的海濱公路上，赴鵝鑾鼻聯勤招待所午餐。這場關係著核電廠附近數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危的演習，很快地被參觀者遺忘在餐桌上的美食之前。坐在招待所二樓的餐桌前，隔著明亮的落地窗，遠遠地仍然可以看見座落在南灣海岸上，核三廠那兩顆巨大、神祕而又教人心顫的乳房。

午餐後，我們進入未被列入演習範圍，也沒有開放參觀的反應爐汽機間，觀察兩年前被大火焚燬的一號機修復狀況。廠房的安全人員不准我們帶相機進入。在汽機間停留了6分鐘之後，我們可以感到地板的震動與悶熱的空氣。汽機間的地板到處看得到因振動而造成的裂縫；當時被大火燒燬的高壓汽機和勵磁機都已修復如新；一號發電機和低壓汽機部份，覆著類似圓形補釘的附加物；廠方的安全人員對我們提出的詢問，都以「專業技術問題」為由拒不作答；我們雖然「深入虎穴」，卻空手而回。

身處危鄉者的證言

離開核三廠，我們在對面住家採訪了當地住民對核電廠的看法：
廖彥傑·藥專肄業·26歲·西藥房老板

我從嘉義搬來這裡才一年。這裡地價下跌，又沒有人開西藥房，可以作住民和廠內員工的生意。核能危險是世界性的，要搬到那裡才躲得過？剛來時，聽到像噴射機一樣的排氣聲時會害怕！廠裡工作的員工跟我說，核三比核一和核二安全；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只要不發生意外就好。輻射外洩不是用身體感覺得出來的，希望廠方不要只是安撫我們而已，一定要嚴格執行安全措施，最起碼也該在每家門外裝個輻射指示器，畢竟這裡不是每家都有電話，一旦發生意外要如何通

知？那時候疏散也不及了！至於演習，是以防萬一罷！只是沒有讓附近住民參觀，到時候也不知如何應變？我不排除它故障的可能，故障的話也是命。

謝金花·香煙檳榔攤販·65歲

怕啊！每個人都怕，誰不怕？因為祖產在這裡，無法搬家。等人家都搬時，再跟著搬也不遲，人家有錢人家都沒跑，我們跑什麼？

核三廠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機械維護工

進去一年多了，考進去的。演習是為了讓大家安心。一般老百姓對廠裡不放心。其實，在裡面待久了，瞭解以後也就不怕了。以前有人受到輻射曝害，那是廠方疏忽及本身不瞭解而造成的……

當輻射線外洩的那一天……

午后4點鐘，我們攔了計程車離開南灣。在車上，黃姓計程車司機自然地與我們提到核三廠，以及有關核三廠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他說，自從鎮長、里長受台電之邀到日本之後，他們就改變反核三廠的態度，只想爭取經費而不顧鎮民死活了；他說，我反對核三廠，它既沒有什麼實質的經濟利益又危險，發展觀光才是長期利益恆春人的事啊！他說，恆春人是「瞎子不怕槍」，實在無知啊！我載過許多日本觀光客，連他們都反對核電廠；為什麼恆春人不知道起來反對呢？

搭上往高雄的中興號車，離開恆春時，陽光仍然炙烈地照著這南方小鎮；我望著窗外疾馳的海景，胡亂地想著：當核三廠輻射線外洩的那一天……，那時候，水不能喝、草不能食，動物要殺滅掩埋，孕婦要墮胎以免生下畸型兒，村人要永遠離開故鄉終生流離。美麗的台灣終將成為一座鳥不語、花不香的廢墟。

♀

爸爸爸爸

撰文 ■ 韓少功

他生下來時，閉著眼睛睡了兩天兩夜，不吃不喝，一個死人相，把親人們嚇壞了，直到第二天才哇地哭出一聲來。能在地面上爬來爬去的時候，就被寨子裡的人逗來逗去，學著怎樣做人。很快學會了兩句話，一是「爸爸」，二是「×媽媽」。後一句粗野，但出自兒童，並無實在意義，完全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符號，比方當作「×媽媽」也是可以的。三、五年過去了，七、八年也過去了，他還是只能說這兩句話，而且眼目無神，行動呆滯，畸形的腦袋倒很大，像個倒豎的青皮葫蘆，以腦袋自居，裝著些古怪的物質。吃飽的時候，他嘴角沾著一兩顆殘飯，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搖搖晃晃地四處訪問，見人不分男女老幼，親切地喊一聲「爸爸」。要是你衝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頭頂上的某個位置眼皮一轉，翻上一個慢騰騰的白眼，咕嚕一聲「×媽媽」，調頭顛顛地跑開去。他輪眼皮是很費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頸脖的充分準備，才能翻上一個白眼。調頭也很費力，軟軟的頸脖上，腦袋像個胡椒碾捶晃來晃去，須沿著一個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頭穩穩地旋過去。跑起來更費力，深一脚淺一脚找不到重心，靠頭和上身儘量向前傾才能划開步子，目光扛著眉毛儘量向上頂，才能看清方向。一步步跨度很大，像在賽跑中慢慢地作最後衝線。

都需要一個名字，上紅帖或墓碑。於是他就成了「丙崽」。

丙崽有很多「爸爸」，卻不見過真實的爸爸。據說父親不滿意婆娘的醜陋，不滿意她生下了這個孽障，很早就販鴉片出山，再也沒有回來。有人說他已經被土匪「裁」掉了，有人說他在岳州開了個豆腐坊，有人則說他拈花惹草，把幾個錢都嫖光了，曾看見他在辰州街上討飯。他是否存在，說不清楚，成了個不太重要的謎。

丙崽他娘種菜餵鴨，這還是個接生婆。常有些婦女上門來，嘰嘰咕咕一陣，然後她帶上剪刀什麼的，跟著來人交頭接耳地出門去。那把剪刀剪鞋樣，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個未來。她剪下了不少活脫脫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這團肉卻長不成個人樣。她遍訪草醫，求神拜佛，對著木人泥人磕頭，還是沒有使兒子學會第三句話。有人悄悄傳說，多年前，有一次她在灶房裡劈柴，弄死了一隻蜘蛛。蜘蛛綠眼赤身，有瓦罐大，織的網如一匹布，拿到火塘裡

一燒，臭滿一山，三日不絕。那當然是蜘蛛精了，冒犯神明，現世報應，有什麼奇怪的呢？

不知她聽說過這些沒有，反正她發過一次瘋病，被人灌了一嘴大糞。病好了，還胖了些，胖得像個禾場滾子，腰間一輪輪肉往下垂。只是像兒子一樣，間或也翻一個白眼。

母子住在寨口邊一棟孤零零的木屋裡，同別的人家一樣，木柱木板都毫無必要地粗大厚重——這裡的樹很不值錢。門前常晾曬一些紅紅綠綠的小孩衣褲及破襪，上面有荷葉般的尿痕，當然是丙崽的成果了。丙崽在門前戮蚯蚓，搓雞糞，玩膩了，就掛著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後生倒樹歸來或上山去「趕肉」，被那些紅撲撲的臉所感動，就會友好地喊一聲「爸爸——」

哄然大笑。被他眼睛盯住了的後生，往往會紅著臉，氣呼呼地上前來，罵幾句粗話，對他晃拳頭。要不然，乾脆在他的葫蘆腦袋上敲一丁公。

有時，後生們也互相逗耍。某個後生上來笑嘻嘻地拉住他，指著另一位，哄著說：「喊爸爸，快喊爸爸。」見他猶疑，或許還會塞一把紅薯片或炒板栗。當他照辦之後，照例會有一陣開心的大笑，照例要挨丁公或耳光。如果憤怒地回敬一句「×媽媽」，昏天黑地中，頭上和臉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

兩句話似乎是有不同意義的，可對於他來說，效果都一樣。

他會哭，哭起來了。

媽媽趕來，橫眉橫眼地把他拉走，有時還拍著巴掌，拍著大腿，蓬頭散髮地破口大罵。罵一句，在大腿彎子裡抹一下，據說這樣就能增強語言的惡毒，「黑天良的，遭瘟病的，要砍腦袋殼的！渠是一個寶（蠢）崽，你們欺侮一個寶崽，幾多毒辣呀！老天爺你長眼呀，你視呀，要不是吾，這些傢伙何事會從娘肚子裡拱出來的？他們吃穀米，還沒長成個人樣，就爛肝爛肺，欺侮吾娘崽呀！……」

她是山外嫁進來的，口音古怪，有點好笑。只要她不咒「背時鳥」——據說這是絕後的意思，後生們一般不會怎麼計較，笑一陣，散開。

罵著，哭著，哭著又罵著，日子還熱鬧，似乎還值得邊發牢騷邊過下去。後生們一個個冒胡椿了，背也慢慢彎了，又一批掛鼻涕的奶崽長成後生了。丙崽還是只有背囊高，仍然穿著開檔的紅花褲。母親總說他

只有「十三歲」，說了好幾年，但他的相明顯地老了，額上隱隱有了皺紋。

夜晚，她常常關起門來，把他穩在火塘邊，坐在自己的膝下，膝抵膝地對他喃喃說話。說的詞語，說的腔調，甚至說話時悠悠然搖晃著竹椅的模樣，都像其他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你這個奶崽，往後有什麼用啊？你不聽話囉，你教不變囉，吃飯吃得多，又不學好樣囉。養你還不如養條狗，豬還可以殺肉咧。呵呵呵，你這個奶崽，有什麼用啊，睚眦大的用也沒有，長了個雞雞，往後哪個媳婦願意上門囉？……」

丙崽望著這個頗像媽媽的媽媽，望著那死魚般眼睛裡的光輝，舔舔嘴唇，覺得這些嗡嗡的聲音一點也不新鮮，興沖沖地頂撞：「×媽媽。」

母親也慣了，不計較，還是悠悠然地前後搖著身子，竹椅吱吱呀呀地呻吟。

「你收了親以後，還記得娘麼？」

「×媽媽。」

「你生了娃崽以後，還記得娘麼？」

「×媽媽。」

「你當了官以後，會把娘當狗屎嫌吧？」

「×媽媽。」

「一張嘴只曉得罵人，好厲害咧。」

丙崽娘笑了，眼小脖子粗。對於她來說，這種關起門來的模仿，是一種誰也無法奪去的享受。

二

寨子落在大山裡，白雲上，常常出門就一腳踏進雲裡。你一走，前面的雲就退，後面的雲就跟，白茫茫的雲海總是不遠不近地團團圍著你，留給你腳下一塊永遠也走不完的小小孤島，托你浮游。小島上並不寂寞，有時可見樹上一些鐵甲子鳥，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得特別乾脆宏亮，有金屬的共鳴。它們好像從遠古一直活到現在，從未變什麼樣。有時還可能見白雲上飄來一片碩大的黑影，像打開了的兩頁書，粗看是鷹，細看是蝶，粗看是黑灰色的，細看才發現黑翅上有綠色、黃色、桔紅色的紋絡斑點，隱隱約約，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行人對這些看也不看，毫無興趣，只是認真地趕路。要是覺得迷路了，趕緊撒尿，趕緊罵娘，據說這是對付「岔路鬼」的辦法。

點點滴滴一泡熱尿，落入白雲中去了。雲下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似與寨裡的人沒有多大關係。秦時

作者簡介

韓少功，湖南作家，男，

1953年生於長沙。

1977年開始發表小說，

兩度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選。

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

《月蘭》、《誘惑》等。

設過「黔中郡」，漢時設過「武陵郡」，後來「改土歸流」……這都是聽一些遠山來的牛皮商和鴉片販子說的。說就說了，吃飯還是靠自己種糧。

種糧是實在的，蛇蟲瘴瘡也是實在的。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細如竹筴，常在路邊草叢嗖嗖地一閃，對某個牛皮商的滿心喜悅抽上黑黑的一鞭。據說蛇好淫，把它裝在籠子裡，遇見婦女，它就會在籠中上下頓跌，幾乎氣絕。取蛇膽也不易，擊蛇頭則膽入尾，擊蛇尾則膽入頭，耽擱久了，蛇膽化水也就沒有用了。人們的辦法是把草扎成婦人形，塗飾彩粉，引蛇抱纏遊戲，再割其胸，蛇陶陶然竟毫無感覺。還有一種挑生蟲，人染蟲毒就會眼珠青黃，十指發黑，嚼生豆不腥，含黃蓮不苦，吃魚會腹生活魚，吃雞會腹生活雞。解毒的辦法是趕快殺一頭白牛，喝生牛血，還得對牛血學三聲公雞叫。至於滿山蒙蒙密密的林木，同大家當然更有關係了。大雪封山時，寄命一塘火。大木無須砍劈，從門外直接插入火塘，一截截燒完為止。有一種柵木，很直，直到幾丈或十幾丈的樹巔才散佈枝葉。古代常有采官進山，催調徭役伐倒這種樹，去給州府做殿廷的楹棟，支撐官僚們生前的威風。山民們則喜歡用它造船板，遠遠送下辰州、岳州，那些「下邊人」拆散船板移作它用，琢磨成花窗或妝匣，叫它香柵。但出山有些危險。碰上祭穀的，可能取了你的人頭；碰上剪徑的，鉤了你的船，抄了你的腰包。還有些婦人，用公雞血引各種毒蟲，摻和乾製成粉，藏於指甲縫中，趁你不留意時往你茶中輕輕一彈，可叫你暴死。這叫「放蟲」，據說放蟲者由此而益壽延年。故青壯後生不敢輕易外出，外出也不敢隨便飲水，視潭中有活魚游動，才敢去捧上幾口。有一次，兩個漢子身上衣單，去一個石洞避風寒，摸索進去，發現洞底有一堆人的白骨，石壁上還有刀砍出來的一些花紋，如鳥獸，如地圖，如蝌蚪文，全不可解。誰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加上大嶺深坑，長樹杆不易運送，於是大部分樹木都用不上，雄姿英發地長起來，爭奪陽光雨霧，又默默老死山中。枝葉腐爛，年年厚積，軟軟地踏上去，冒出幾注黑汁和幾個水泡泡，用陰溼濃烈的腐臭，浸染著一代代山豬的嚎叫。

也浸染著村村寨寨，所以它們變黑了。

這些村寨不知來自何處。有的說來自陝西，有的說來自廣東，說不太清楚。他們的語言和山下的千家坪

的就很不相同。比如把「看」說成「視」，把「說」說成「話」，把「站立」說成「倚」，把「睡覺」說成「臥」，把指代近處的「他」換作「渠」，頗有點古風。人際稱呼也有些特別的習慣，好像是很講究大團結，故意混淆遠近和親疏，把父親稱為「叔叔」，把叔叔稱為「爹爹」，把姐姐稱為「哥哥」，把嫂嫂則稱為「姐姐」，等等。爸爸一詞，是人們從千家坪帶進山來的，還並不怎麼流行。所以照舊規矩，丙崽家那個跑到山外去杳無音信的人，應該是他的「叔叔」。這與他沒什麼關係。

對祖先較為詳細和權威的解釋，是古歌裡唱的。山裡太陽落得早，夜晚長得無聊，大家就悠悠然坐人家，唱歌，擺古，說農事，說匪患，打瞌睡，毫無目的也行。坐得最多的地方，當然是那些灶台和茶柜都被山豬油抹得清亮亮的殷實人家。壁上有時點著山豬油燈壳子，發出淡藍色的光，幽幽可怖。有時則在鐵絲的燈籃裡燒松膏塊，撒下赤銅色的光。碰到喇叭一炸，火惶惶然一閃，燈籃就睡意濃濃地抽搐幾下。火塘裡總有烟火，冬天用火取暖，夏天用烟驅蚊。棟樑壁頂被烟火薰得黑如墨炭，渾然一色中看不清什麼線條和界限，散發出清冽戩鼻的烟味。還懸掛著一根根灰線子，火氣一沖，就不時落下點點烟屑，上下飛舞，最後飄到人們的頭上或肩上，膝頭上，不被人們注意。

德龍最會唱歌了。他沒有鬍子，眉毛也淡，平時極風流，婦女們一提起他就含笑切齒咒罵。天生的娘娘腔，嗓音尖而細，憋住鼻孔一起調，一句句像刀子在你腦門頂裡剝著，刮著，使你一身皮肉發緊，大家對他十分佩服：德龍的喉嚨就真是個喉嚨啊！

他玩著一條敲掉了毒牙的青蛇，進門來，嬉皮笑臉地被大家取笑，不須多勸，就會盯住木樑，捏捏喉頭，認真地唱起來：

辰州縣裡好多房？
好多柱來好多梁？
雞公嶺上好多鳥？
好多窩來好多毛？

這類「十八扯」之外，最能博取笑聲的是大膽的情歌，他也最願意唱：（這裡不便引大膽的）

思郎猛哎，
行路思來睡也思，
行路思郎留半路，
睡也思郎留半床。

如果寨裡有紅白喜事，或是逢年過節，那麼照規矩，大家就得唱「簡」，即唱古，唱死去的人。從父親唱到祖父，從祖父唱到曾祖父，一直唱到姜涼。姜涼是我們的祖先，但姜涼沒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沒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沒有優耐生得早。優耐是他爹媽生的，誰生下優耐他爹呢？那就是刑天——也許就是陶潛詩中那個「猛志固常在」的刑天吧。刑天剛生下來時天像白泥，地像黑泥，疊在一起，連老鼠也住不下，他舉斧猛一砍，天地才分開。可是他用勁用得太猛了，把自己的頭也砍掉了，於是以後以乳頭為眼，以肚臍為嘴。他笑得地動山搖，還是舞著大斧，向上敲了三年，天才升上去；向下敲了三年，地才降下來。

刑天的後代是怎麼到這裡來的呢？——那是很早以前，五支奶和六支祖住在東海邊上，子孫漸多了，家族漸漸大了，到處都住滿了人，沒有曬席大一塊空地。五家嫂共一個春房，六家姑共一擔水桶，這怎麼活下去呢？於是在鳳凰的提議下，大家帶上犁耙，坐上楓木船和楠木船，向西山遷移。他們以鳳凰為前導，找到了黃央央的金水河，金子再貴也是淘得盡的；他們找到了白花花的銀水河，銀子再貴也是挖得完的；最後才找到了青幽幽的稻米江。稻米江，稻米江，有稻米才能養育子孫。於是大家唱著笑著來了。

奶奶離東方兮隊伍長，
公公離東方兮隊伍長。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頭，
回頭看家鄉兮白雲後。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難受。
抬頭望西方兮萬重山，
越走路越遠兮那是頭？
……

據說，曾經有個史官到過千家坪，說他們唱的根本不是事實。那人說，刑天的頭是爭奪帝位時被黃帝砍掉的。此地彭、李、麻、莫四大姓，原來住在雲夢澤一帶，也不是什麼「東海邊」。後因黃帝與炎帝大戰，難民才沿著五溪向西南方向逃亡，進了夷蠻山地，奇怪的是，古歌裡居然沒有一點戰爭逼迫的影子。

雞頭寨的人不相信史官，更相信德龍——儘管對德龍的淡眉毛是看不上眼的。眉淡如水，是孤貧之相。德龍唱了十幾年，帶著那條小青蛇出山去了。他似乎就是丙崽的父親。

三

丙崽喜歡看人，尤其對陌生的人感興趣。碰上匠人進寨來了，他都會迎上去喊「爸爸」。要是對方不計較，丙崽娘就會眉開眼笑，半是害羞，半是得意，還有時兒子又原諒又責怪地喝斥：「你亂喊什麼？」喝斥完了，她也笑。

窯匠來了，丙崽也要跟著上窯去看，但窯匠不讓，因為有老規矩在。傳說燒窯是三國時的諸葛亮南征時，路過這裡，教給山民們的。所以現在窯匠來，先要掛一太極圖，頂禮膜拜。點火也極有講究，有陽火與陰火之分，用鷄毛扇輕輕煽起來——諸葛亮不就是用的鷄毛扇嗎？

女人和小孩不能上窯，後生去擔泥坯，也得禁惡言穢語。這些規矩，使大家對窯匠頗感神祕。歇工時，後生就圍著他，請他抽煙，恭敬地打聽點山外的事。這其中，最為客氣的可能要數石仁，他總會盛情邀請窯匠到他家去吃肉飯，去「臥夜」——當然是由於他在家裡並不能作主。

石仁外號仁寶，算是老後生了，還沒有婚娶。他常躲到林子裡去，偷看女崽們笑笑鬧鬧地在溪邊洗澡，被那些白色的影子弄得快快活活地心痛。但他眼睛不好，老不大清楚，作為補償，就常常去看小女崽撒尿，看母狗和母牛的某個部位。有一次，他用木棍對一頭母牛進行探究，被丙崽娘看見了。這婆娘愛好是非，回頭就找這個嘀咕幾句，找那個嘀咕幾句，眉頭跳跳的，見仁寶來了才鎮定自若地走開。後來仁寶上山挖個笋子，刮點松膏，或是到牛欄房去加點草料，也總看見那婆娘探頭探腦，裝著在尋草藥什麼的，死魚般的眼睛充滿信心地往這邊瞥一瞥。仁寶冒著火，卻沒理由發作，罵了陣無名娘，還是不解恨，只好在丙崽身上出氣。見到他，見他娘不在面前，也沒什麼旁人，就狠狠地在他臉上扇耳光。

小老頭被打慣了，經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幾下，沒有痛苦的表情。

他再來幾下，手指有些痛。

「×嗎嗎，×嗎嗎……」小老頭這才感到形勢不妙，穩穩地逃跑。

仁寶追上去，捏緊他的後頸皮，讓他給自己磕了幾個響頭。前額上有幾顆陷進皮肉的沙粒。

他哭起來，哭沒有用。等那婆娘來了，他半個啞巴，說不清是誰打的。仁寶就這樣報復了一次又一次，婆

娘欠下的債，讓小崽又一筆筆領回去，從無其它後果。

丙崽娘從果園子裡回來，見丙崽哭，以為他被什麼咬傷或刺傷了，沒發現什麼傷痕，便咬牙切齒：「哭；哭死！走不穩，要出來野，摔痛了，怪那個？」

碰到這種情況，丙崽特別惱怒，眼睛翻成全白，額上青筋一根根爆出來，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頭髮，瘋了一樣。旁人都說：「唉，真是死了好。」

後來，不知為什麼，仁寶同她又親親熱熱起來，開口「嬌娘」，喊得特別甜，特別輕滑。幫她家舂個米，修個桶，都是挽起袖子，轟轟烈烈地幹。對有關丙崽娘的閒言碎語，他也總是力表公允去給以辯解和澄清。旁人自然有些疑惑。寡婦門前是非多，他們耳根不清靜，被婦女們指指點點，也是難免。

丙崽娘擠著笑眼看他，想為他說門親。她常常出寨去接生，跑的地方多，同女人們熟。但說過好幾家，未見得人家送八字紅帖來。也不奇怪，這幾年雞頭寨敗了。單身後生豈止仁寶一個？仁寶由此悲觀了幾年，漸漸有了老相。聽說有一種「花咒」——後生看中了哪位女子，只要取她一根頭髮，繫在門前一片樹葉上，當微風輕拂的時候，口唸咒語七十二遍，就能把那女子迷住。仁寶也試過，沒有效果。

他眼睛有點眯，沒看清人的時候，一臉戳戳的怒氣。看清了，就可能迅速地堆出微笑，順著對方的言語，驚訝，憤慨，惋惜，或者有悲天憫人的莊嚴。隨著他一個勁地點頭，後頸上一點黑亮也有張有弛。他尤其喜歡接近一些不凡的人物：窯匠，界（鋸）匠，商販，讀書人，陰陽先生等等。他同這些人說話，總是用官話。吹捧之後，巧妙地暗示自己也記得瓦崗寨的一條好漢乃至六條好漢。有時還從衣袋摸出一塊紙片，出示上面的半邊對聯，謙虛謹慎地考一考外來人，看對方能否解得出下聯，是否懂一點平仄。

自己也就有些地位了。

山下女崽多，他常下山，說是去會朋友，有時一連幾天不見他的影子。不知他什麼時候走的，什麼時候回來的。菜園子都快荒了，草深得可以藏一頭豬。從山下回來，他總帶回一些新鮮玩意兒，一個玻璃瓶子，一盞蓋破馬燈，一條能長能短的鬆緊帶子，一張舊報紙或一張不知是什麼人的小照片。他踏著一雙很不合腳的大皮鞋壳子，在石板路上嘎嘎咯咯地響，更有新派人物的氣象。

仁寶的父親仲滿，是個裁縫，也不會作菜園，不會

餵豬，對他那皮鞋壳子最感到戳眼。「畜生！三天兩頭顛下山，老子剝了你的腳！」

「剝死也好，來世投胎到千家坪去。」

「到千家坪，吃金子屙銀子？」

「千家坪的王先生穿皮鞋，鞋底還釘了鐵掌子，走起來當當地響，你視見過？」

仲滿沒見過什麼釘鐵掌的皮鞋，不敢吭聲了。停了片刻才說：「皮鞋子上不得坡，下不得河，不透氣，穿起來腳臭，有什麼稀奇？」

「鐵掌子，我是說鐵掌子。」

「只有騾馬才釘掌子，你不做人，想做個畜牲？」

仁寶覺得父親侮辱了自己的同志，十分惱怒，狠狠地報復了一句：「辣椒秧子都乾死了！曉得麼？」

叭——裁縫一只鞋摔過來，正打仁寶的腦袋。他不允許兒子這樣不遵孝道。

「哼！」

仁寶怕，但堅強地不去摸腦袋，沖沖地走進另一間屋，繼續戳他的舊馬燈罩子。

聽說他挨了打，後生們去問他，他總是否認，並且嚴肅地岔開話題：「這鬼地方，太保守了。」

後生們不明白，保守是什麼意思，於是新名詞就更有價值，他也更有價值。人們常見他忙忙碌碌，很有把握地窩在自家小樓上，研究著什麼。有時研究對聯，有時研究鬆緊帶子，有時研究燒石灰窯。有一回，還神祕地告訴後生們：他在千家坪學會了挖煤，現在他要在山裡挖出金子來。金子！黃央央的金子哩！他真的提著山鋤，在山裡轉了好幾天。有幾個想沾光的後生，偷偷地跟著看，看了幾天，發現他並沒有真正動手。

對付同伴的疑惑，他寬容地笑一笑，然後拍拍對方的肩，貼心地作些勉勵：「就要開始了，聽說沒有？縣裡來了人，已經到了千家坪，真的。」或者說：「就要開始啦，真的，明天就會落雪，秧都靠不住。」說時回頭望一望什麼，似乎總有個無形的人在跟著他。

有時甚至乾脆只有一句：「有等著吧，可能就在明天。」

這些話赫赫有威，使同伴們崇敬，但大家弄不懂其中深意。要開始，當然好，要開始什麼呢？是要開始燒石灰窯？還是要開始挖金子，還是像他曾經說過的那樣——開始下山去做上門女婿？不過眾人覺得他穿著皮鞋壳子，總有沉思的表情，想必有些名堂。邀伴

去犁田、倒樹，幹這一類庸俗的事，不敢叫他了。

今天開祠堂門商議祭穀神，他不以為然。他見過千家坪的人做陽春，那才叫真正的做家。哪像這鬼地方，一年一道犁，不開水圳也不鏟倒耩，還想田裡結穀？再說田裡穀多穀少，也與他的雄圖沒有關係。不過他還是去看了看。他看到父親也在香火前下拜，就冷笑。這像什麼話呢？為什麼不行帽沿禮？他在千家坪見過的。

他自信地對身邊一個後生說：「會開始的」。

「開始。」後生不解地點點頭。

他覺得對方並非知音，沒什麼意思。

於是目光往左邊的女人們投過去。有個媳婦，晃著耳環，不停地用衣袖擦著汗珠。跪下去時沒注意，側邊的褲縫張開了，露出了裡面的白肉。仁寶眯著眼睛，看不太清楚，不過已經足夠了，可以發揮想像了，似乎目光已像一條蛇，從那窄窄的縫裡鑽了進去，曲曲折折轉了好幾個彎，上下奔躡，恢恢乎游刃有餘。他在腦子裡已經開始親那女人的肩膀，膝蓋，乃至腳上每個趾頭，甚至舌尖有了點酸味和鹹味……

他想，他一定要去同那位媳婦談一談帽沿禮。

四

女人們愛坐人家，偷偷地沿著屋檐溜進東家或西家，湊在火塘邊嘖嘖咕咕一陣，茶水喝乾了幾吊壺，尿桶裡漲了好幾寸，直說得個個面色發白，汗毛倒豎，才拿起竹籃或搗衣的木槌，罷休而去。她們早就在說，某某家的雞叫起來像鴨；臘月裡居然沒下一場雪。丙崽娘去嶺那邊的雞尾寨接生，還帶回來一個消息，說雞尾寨的三阿公坐在屋裡被一條大蜈蚣咬死了，死了兩天還沒有人知道，結果有只腳被老鼠吃去了一半——好像都是些不祥之兆。

但後來又有人說，三阿公並沒有死，前兩天還看見他在坡上扳笋子。這樣一說，三阿公又變得恍恍惚惚，有無都成為一個問題了。

像要印證這些兆頭似的，後來一陣倒春寒，下了一陣冰雹，田裡大部分秧苗都凍成了黑水，只剩下稀稀拉拉幾根，像沒有拔盡的雞毛。幾天後暴熱，田裡又多蟲。

碰上寨子裡這幾年奶崽生得多，家家都覺得米缸太淺，一舀就見到底。有的開始借穀，一借就有了連鎖反應，不管樓上有穀沒穀的，都踴躍地借，以示自己也會盤算村鄰。丙崽娘也借得要死要活的，其實心裡

並不很著急。這兩年來她大模大樣地積德，義務照看祠堂。怕老鼠啃了族譜，擾亂了祖宗的安寧，就養了一只貓。這只貓不能虧待，每年由公田出兩擔穀養著它。丙崽娘天天拿瓦罐盛著半罐飯，咕咕喝從一些門戶前經過，說是去送貓食，其實一進祠堂，就自己吃了。靠這只貓，娘崽不也可以混個半飽麼？大家似乎知道這個中機巧，有人在她背後指指點點。她橫眉橫眼，裝著沒聽見就是。

一直借到寨子裡人心惶惶，女人們又開始談起祭穀神。丙崽娘有點興高采烈，積極投入了這場對穀神的議論。得閒的時候，就帶上針線鞋底，拉上丙崽，矮胖的身子左一頓，右一頓，屁股磨進一家家高大的門檻。對一些沒聽說過穀神的女崽，她諄諄教導：這可是個老規矩。要殺個男的，選頭髮最密的，分給狗吃。殺到哪一家，就叫哪一家「吃年成」……說得姑娘們睜大眼睛，互相擠靠得越來越緊，她又笑起來，神祕地壓低聲音：「你屋裡不會吃年成的，放心。你男人頭髮鬍子都稀……不過，也不蠻稀。」或者說：「你屋裡不會吃年成的，放心。你竹哥太瘦了，沒有幾斤肉，不過……也不蠻瘦。嗯啦。」

她圓睜雙眼，把一戶戶女人都安慰得心驚肉跳之後，才彎著一個指頭，把碗裡的茶葉扒起來，嚼得吱吱響，拉著丙崽起了身，嚴肅認真地告別：「吾去視一下。」

「視一下」有很含混的意思，包括我去打聽一下，我去說說情，有我作主，或者是我去看看我的雞鴨什麼的，都通。但在女人們的恐慌中，這種含混也很溫暖，似乎也值得寄予希望。

實在是看雞鴨去了。

雞鴨那邊就是仁寶父子的家。丙崽娘看完雞鴨，總是朝那邊望一眼。這一眼的意思也很模糊，似乎是窺探隱私，也似乎是不示弱地挑戰。每天都這樣偷偷地望幾眼，叫仲裁縫心裡發毛。

仲裁縫恨女人，更恨丙崽娘。說起來她還算他的弟媳，又與他打鄰，地坪相連，樹蔭相接，要是拆了牆壁，大家會發現對方也不過是吃飯、睡覺、訓兒子，沒什麼兩樣。但越接近就越看得清楚，看出些不一樣來。丙崽娘常常挑起一竹篙女人的衣褲，顯眼地曬在地坪裡，正沖著裁縫的大門，使他一出門就覺得晦氣，這不是有辱斯文麼？她還經常在地坪裡攤曬一些胞衣，作為大補佳藥拿去吃，或賣錢。那些婆娘們腹中落下來的肉囊，有血腥氣，在曬席上翻來滾去的，曬

出一條條皺紋，像一個個鬼魂，令人鬚髮倒豎。不過，這一切都如她那眼光可惡。似乎是心不在焉地看一眼，有毫無理由的理由，有毫不關心的關心，像投來一條無形的毒蛇。

「妖怪！」有一天，仲裁縫在大門口怒罵起來。地坪裡沒有他人，正架起一條腿剝腳皮的丙崽娘知道他是罵誰。哼了一聲，又恨恨地剝下兩大塊繭皮。就這樣交了惡。但仲裁縫從沒有拿丙崽復仇。有一回，小老頭怯怯地來到他家門口，研究了一下他臉上的麻子，把綠色的一團鼻涕抹在條凳上的一段布料上。裁縫只是瞪了一眼，旋即把布料塞進火塘，燒了。避女子與小人，乃有君子之風。仲裁縫算不算是君子，不好說。但他在寨子裡是個有「話份」的人。話份也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初到這裡來的人許久還弄不明白。似乎有錢，有一門技術，有一把鬍鬚，有一個很出息的兒子或女婿，就有了話份。後生們都以畢生精力來爭取有話份。

有話份意謂著有人來聽你說話。仲裁縫精通文墨，自婆娘早死之後，孤獨度日，讀了幾本六叔留下來的沒頭沒尾的線裝頁子，知道不少似真似假的舊事。晉公子重耳，呂洞賓，馬伏波，還有他最為崇拜的賢相諸葛亮。有時也在火塘邊把竹烟管喝得嗚羅羅地響，慢條斯理向後生們講上兩段。三個字一頓，五個字一停，說話時總是開口半響以後，再「哎」一聲，再接上正文。目光茫茫然，像不是同聽者講話，是在同死去的先人演話。後生們望著他臉上幾顆冷峻的陰麻子，不敢催促他。

「汽車算個卵。」他說，「臥龍先生，造了木流牛馬。只怪後人蠢了，就失傳了。」

他還說：「先人一個個身高八尺，力敵千鈞。哪像現在，生出那號小雜種。」

大家知道他是說丙崽。

他越這樣感慨，越覺得日子不順心。搖著蒲扇，還是感到悶，鼻尖上直冒汗——呸！妖怪，先前哪有這些熱呢？他恨椅子也太不合意，吱吱呀呀叫得很陰險——妖怪，如今的手藝也真是哄鬼啊，先前一張椅子從出嫁坐到外婆，還是緊緊實實的。想來想去，覺得沒有了臥龍先生，世道怕是要敗了，這雞頭寨怕是要絕了。

是要絕了麼？

眼下，聽人們都在議論要祭穀神，他坐在家裡不知

要做點什麼才好。好像出了點問題，仔細思量，才知道是肚子餓了。近來很少有人接他去做衣，得自己煮飯。即使接他去，人家的飯食也越來越軟，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如果米飯不是粒粒如鐵砂，他決不摸筷子。

「仁拐子！」他叫喊。

沒有人回答。

他又喊了一聲，想了想，上樓去找。發現兒子的鋪蓋蚊帳，還有他的銹馬燈壳子一類，都不翼而飛。只剩下一張空床。還有幾個大瓦罈子，很久沒有酸菜可裝的，倒立在牆角，像幾個囚犯在受大刑，永遠倒栽在那裡。還有一具棺木，不知是仁寶為誰準備的，橫霸中央，呼呼大睡。

明白了什麼，一句話也沒說。

他看見牆邊一只老鼠一晃，好像更明白了什麼。妖怪！對了，就是這個妖怪！——他夢見過的，夢裡的這只老鼠，還拱手而立，同情地沖他笑了笑。這畜生耳紅足赤，眼睛也紅鮮鮮的。在書上不是說過嗎？那是偷吃胭脂所致。妖婦捕之可為媚藥。仁拐子一定是被它媚去的，這個寨子也一定是被它敗了的！

仲裁縫罵著娘，一鐵尺打過去，咣地破了個罈子，老鼠尾巴又縮進壁縫去了。他跑到另一個房間，撬破一個木柜，捅爛兩只篋篋，還是沒有勝利。咚咚地跑到樓下，凡可疑之處都給以驚天動地的檢查。一瞬間，碗鉢爛了，吊壺也倒了，桌椅板凳都苦苦地跪倒或趴下，或歪歪斜斜地艱難站立，他引火燒鼠洞，黑油油的帳子又接上了火，燎起熱爆爆的一片金黃色光亮。

老鼠總算被他戳死了，大小六只，全被他斬首斷肢，拿到火塘中燒出了一股奇臭，又看見丙崽娘若無其事地朝這邊看了一眼，更冒出一股無名火。咬咬牙，把老鼠的屍灰泡在水裡，全都喝了下去。

他臉發黑，感到丹田之氣已盡，默坐一陣之後，出了門。

公雞正在叫午，寨裡靜得像沒有人，像死了。對面是雞公嶺，雞頭峰下一片猙獰的石壁，斑斕石紋有的像刀槍，有的像旗鼓，有的像兜鍪鎧甲，有的像戰馬長車，還有些石脈不知含了什麼東西，呈棕紅色，如淋漓鮮血，劈頭劈腦地從山頂瀉下來，一片慘烈的兵家氣象。仲裁縫覺得，那是先人們在召喚自己。

路邊瓜棚裡，冒出一張老人的笑臉。

「仲老，吃了？」

「吃了。」也淡淡一笑。

「要祭穀神？」

「要祭的。」

「要誰的腦袋？」

「聽說……搖搖簽罷。」

「搖簽？」

「你吃了？」

「吃了。」

「哦，吃了的。」

雙方不再說話。

山上的樹漫天生長。從茶子坡過去，大木就多了。有些樹上扎了籤條，那都是壽木。寨裡的人很小就要上山給自己看壽木的，看中了，留個記號，以後每年來看一兩次。但聞裁縫很少進山，也一直沒來選過壽木，而且憎惡這一根根居心不良的鳥樹。君子坐有坐相，立有立相，死也有個死相，死得不能倒威。說死就死，準備什麼？他捏著彎刀來的，要選一塊好位置，砍出一個尖尖的樹樁，坐樁而死，死得慷慨。他見過這樣死去的人，前些年馬子洞龍拐子就是一個，他咳嗽，咳得不耐煩，就去死。死後人們發現樹樁前的地皮都被抓得十指坑坑窪窪的，起了一層浮土，可見死得慘烈，死得好。載上了族譜。

他選了一棵小松樹，用裁縫的手，不熟練地砍削起來。

五

本來要拿丙崽的頭祭穀神，殺個沒有用的廢物，也算成全了他。活著挨耳光，而且省得折磨他那位娘。不料正要動刀，天上響了一聲雷，大家又猶豫起來：莫非神怪對這個瘦癯癯的祭品還不滿意？

天意難測。於是備了一桌肉飯，請來一位巫師。巫師指點：年成不好，主要是叫雞精在作怪——你們沒看見對面的那雞公嶺麼？雞頭峰正沖著寨裡的兩壟田，把穀子都吃進肚子裡去啦。

人們立刻商議著要炸雞頭。這事牽涉到雞尾寨。雞尾寨也是個大寨，幾百號人口，在寨前的麻石大牌坊下進進出出，主要是以種鴉片為業，比較富足。出了一些讀書人，據說有的成了大文豪，有的在新疆帶兵，回鄉省親都是坐八人大轎。過年，寨裡家家戶戶宰羊，有牛叫，牛皮商也最喜歡往那裡站。寨前一口水井，一棵大樟樹，常有些些娃崽在樹下用小石塊玩開山棋，人們一直把樹和井當作男女生殖器的象徵，常常敬以

香火，祈望寨子裡發人。有一年寨子裡一連幾胎都生女崽，還生了個什麼葡萄胎，弄得空氣十分緊張。察究了一段，有人說雞頭寨的一個什麼後生路過這裡時，曾上樹摸鳥蛋，弄斷了一根枝桠。

從此兩寨結下了怨恨。後來又有人說，那個馬子洞與雞尾寨有世仇，暗中著事，移禍於它。這段公案察無實證，不了了之。官府鞭長莫及，也不來過問，只是有次要修官道，來山裡僱過一次徭役。

聽說雞頭寨要炸雞頭，卻是確鑿的了。雞尾寨果然更是群情激奮。他們的田土肥沃，就是靠雞屁股拉屎，對炸雞頭豈能不管？在嶺上吵了一架，雙方還動起手腳來，雞頭寨的後生撤回去了。

寨裡還是很安靜。有雞叫，有牛鈴鐺的聲音，或某個屋頂下冒出一句女人罵男人的聲音，只冒一下，就被巨大的沉默淹滅了。丙崽搖搖擺擺地敲著一面小銅鑼，口袋裡有個紅薯絲，掏出來一兩根，就撒落了三、四根，引來兩條狗跟著他轉。他對仲裁縫家的老黑狗會意地笑一笑，又朝兩棵芭蕉樹哇地叫囂了一聲。近來他對祠堂有些好感了，大概沒忘記那天準備砍他的頭之前，他在那裡吃過一餐肉飯。於是低壓著頭，朝那邊一頓一頓地「沖線」。

幾個娃崽在祠前玩耍，看見了他。

「視，寶崽來了。」

「他沒有叔叔，是個野崽。」

「吾曉得，渠是蜘蛛變的。」

「根本不是，渠的媽媽是蜘蛛變的。」

「要渠磕頭，好不好！」

「不！要渠吃牛屎！最臭最臭的，啊呀，臭死人！」

「哈哈！」

……

丙崽朝他們敲了一下鑼，舔舔鼻涕，興奮地招呼：「爸爸——」

「哪個是你爸爸？呸！矮下來！」

娃崽們圍上去，捏他的耳朵，讓他跪在一堆牛屎前，鼻尖就要觸到牛糞堆了。

幸好來了一群熱熱鬧鬧的大人，才使娃崽們的興趣轉移，遺憾地一哄而散。丙崽還在那裡跪著，半天發現周圍已沒有人影，他爬起來朝四下看看，咕咕噥噥，陰險地把一個小娃崽的斗笠狠狠踩了幾腳，再若無其事的跟上人群，看熱鬧。

大人們牽來了一頭牛，牛身上的泥片已被洗刷乾淨

了，鬚毛清晰，屁股頭的胯骨顯得十分突出。牛嘴總是溼膩膩的，一挪一磨，散出胃裡翻出來一種草料臭。但丙崽並不怕，對動物都不怕。

一個漢子提著大刀走過來，把刀插在地上，脫光上衣，大碗喝酒。那刀也令丙崽感到新奇。刀被磨洗過，刀口一道銀光，柔順而清涼，十分誘人。有凹紋的木柄被桐油擦得黃澄澄的，看來很合手，好像就要跳到你手上來，不用你費什麼力，就會嚓地朝什麼東西砍去。

漢子已經喝完酒了，叭地一聲，隨手把酒碗摔碎。拔起刀走過來，一跺腳，一聲嘿，手起刀落，牛頭就像在地動山搖之間離開了牛身，像一塊泥土慢慢垮下來，牛角戳地，戳出一個小土塊。牛頭像一個西瓜的剖面，皮層裹著鮮紅的紅肉。但沒有頭的牛身還穩穩地站了片刻。

娃崽們嚇了一跳，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戰前的預測。當年馬伏波將軍南征時，每次戰前都要砍牛頭，如牛進，則預示勝利，否則失敗。

「贏！」

「贏了！」

「殺他的雞巴塞！」

牛往前倒了，漢子們歡呼起來。這突然的聲音太響亮了，太有酒氣了，丙崽嚇得半邊嘴唇向上跳了一下，咕咕嚕嚕。

他看見有一縷紅紅的東西，從大人們紛雜的腿縫中流出來，像一條赤蛇，彎彎曲曲地竄。蹲下去捏了捏，有些滑手。弄到衣上，倒是好看。不一會，滿身滿臉就全是牛血。大概牛血弄到嘴裡有些腥，小老頭翻了個白眼。

娃崽們望著他的臉，拍手笑起來。他不知道人們笑什麼，也笑起來。

人影和人聲更多了。丙崽娘也提了個籃子來，想看看牛肉怎麼分。聽人家說，不出陣的沒有肉吃，正噘著嘴巴生氣。一眼瞥見丙崽這血汗汗的樣子，更把臉盤氣大了。「你要死！要死啊！」她上前揪住小老頭的嘴巴，揪得眼皮直往下扯，黑眼珠轉都轉不過來，似乎還望著祠堂那邊。

「×嗎嗎。」

「又要老子洗，又要老子洗，你這個催命鬼，要磨死我啊！」

「×嗎嗎。」

兒子罵親娘，似乎是很好笑的事。於是有些後生拍手，噴酒氣：「丙崽，咒得好！」「丙崽，再咒！」「再咒」……氣得丙崽娘綳緊一臉橫肉，半天都不正眼望人。

她把丙崽像提小狗一樣提回家，當然少不了又是一頓好打。「死到外面去做麼事？做麼事！要打冤了，你上得陣？」

把丙崽一索子捆在椅子上，自己拿起三根香，掩門到祠堂裡去了。

丙崽在椅子上睡了一覺。聽見外面遠遠有鑼聲，接著是吹牛角號，接著就平靜了。不知什麼時候，外面又有嘈雜的腳步聲，叫喊聲，鐵器碰撞的聲音，然後又有女人的嚎哭……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夜裡，松明子閃閃爍爍，男女老幼，全都頭纏白布，聚集在祠堂門內外，一眼看去，密密的白點，起起伏伏，飄移游動。女人們互相扶著，靠著，抱著，哭得捶胸頓足，天昏地暗，淚水濕了袖口和肩頭。丙崽他娘也陪著把眼圈哭紅了，顯得純真了，有一張娃娃臉，不時用袖口去擦拭。她坐在二滿家的媳婦旁邊，縮縮鼻子，捉住對方的手，用外鄉口音說：「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去也就去了。你要往開處想。你還有後，吾呢，那死鬼不知是死是活，一個丙崽也作不得個正人用的，啊？」

她說得確實誠懇，但女人們還是哭。

「打冤總是要死人的，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早死早投胎，說不定投個富貴人家，還強了。」

女人們還是哭出各種怪腔調。

大概想到了什麼傷心處，丙崽娘拍膝，也大哭起來。白布條在胸前滑上去，又滑下來。「吾那娘老子哎，你做的好事呀！你疼大姐，疼二姐，疼三姐，就是不疼吾呀！你做的好事呀，馬桶腳盆都沒有哇……」

這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火光越燒越亮。人圈中央，臨時砌了個高高的鍋台，架著一口大鐵鍋。鍋口太高，看不見，只聽見裡面沸騰著，有咕咕嘟嘟的聲音，騰騰熱氣，沖得屋樑上的蝙蝠四處亂竄。大人們都知道，那裡煮了一頭豬，還有冤家的一具屍體，都切成一塊塊，混成一鍋。由一個漢子走上粗重的梯架，抄起長過扁擔的大竹籤，往看不見的鍋口裡去戳，戳到什麼就是什麼，再分發給

男女老幼。人人都無須知道吃的是什麼，都得吃。不吃的話，就會有人把你架到鐵鍋前跪下，用竹籤戳你的嘴。

劈柴和松膏燒得叭叭作響，灶口的火氣一浪浪襲來，把前排人的胯襠都烤熱了，不自由主往後挪。油浸浸的長竹籤，映著火色，亮亮的。不時帶出一點汁水來，也很亮，像零零星星落下一些火珠，落入暗處。一個赤著上身的大漢站起來，發瘋般大叫一聲：「怕死的倚開！老子一個人……」又被幾隻手拉扯下去了，每塊白布下面都有一雙眼睛，每雙眼睛裡都有火光在跳動。你最好不要看四壁和屋頂，不然你會發現那些比真人擴大了幾倍乃至十幾倍的人影，一下被拉長了，一下又壓扁了，忽大忽小，輪廓隨時扭曲成各種形狀。

「德龍家的，過來！」

叫到丙崽娘的名字了。她哭得淚眼糊糊的，還在連連拍膝。

「吾不要哇……」

「碗拿過來。」

「吃命哇……」

「丙崽，你吃。」

丙崽咬著開襠褲的背帶，很不耐煩地被推到前面。他抓起一塊什麼肺，放到口中嚼了嚼，大概覺得味道不好，翻了個白眼，憂心忡忡地朝母親懷裡跑去了。

「你要吃。」有人叫他。

「你要吃！」很多人叫他。

一位老人，對他伸出寸多長的指甲，響亮地咳了一聲，激動地教誨：「同仇敵愾，生死相托，既是雞頭寨的兒孫，豈有不吃之理？」

「吃！」掌竹籤的那位，沖著他把碗遞過去。於是，屋頂上有了一個無比巨大的手影。

六

仁寶以為那天一聲炸雷，是沖著自己的什麼淫邪念頭來的。提心吊膽，捲起鋪蓋下山去了。一是躲雷威，二是想打打零工，找個機會再去做上門女婿。他聽說前幾天有一隊槍兵從千家坪過，覺得太好了。嘿！這不就是要開始了麼？槍兵過就過了，既沒有往雞頭寨去，也沒邀他去暢談一下什麼，使他相當失望。倒是有一個擔炭的從山裡出來，說雞頭寨與雞尾寨打冤了，還說馬子溪漂下來了一具屍體，不知為什麼腳朝上，嚇死人……

仁寶想起雞尾寨有他一位窯匠朋友，一位教書先生朋友，堪稱莫逆，想回去勸勸親們言和算了。同飲一溪水，動什麼武呢？坐攏來吃餐肉飯不就行了？

仁寶回到家裡，發現父親重傷在床——那天他去坐椿，被一個砍柴的發現了，把他救回來的。

「不是渠不孝，仲爹何事會尋絕路？」

「坐椿沒死，與怕也會被氣死。」

「崽大爺難做，沒得辦法。」

「你看渠個臉相，吊眉吊眼的，是個剋爹娘的種。」

「娘故得那樣早，只怕……」

這些話，從耳後飄來，仁寶都聽入耳了。他裝著沒聽見，毫無意義地掃了掃地，又毫無意義地踩死了幾隻螞蟻，把父親的水烟筒抽了一陣，往祠堂去了。

祠堂門前一圈人，正在談打冤的事。這似乎是端正形象的好機會。

「雞頭峰嘛，這個，當然囉，可以不炸的。」他顯出知識禮的公允，老腔老板地分析：「炸不掉，躲得開的。不過話說回來，說回來，雞巴塞（他也學著把雞尾寨改稱雞巴塞了）明火執杖打上門來，欺人太甚！小事就不要爭了，不爭——」閉眼拖起長長的尾音，接著惡狠狠地掃了眾人一眼，「但我們要爭口氣！爭氣不受欺！」

打冤的正義性，被他用新的方式又豪邁地解說了一遍。眾人沒怎麼在意他那番道理，只覺得那惡狠狠的掃視還是很感人的。他眯著眼睛，看出了這一點，更興奮了。把衣襟擦地一下撕開，掄起一把山鋤，朝地上狠狠砸出一個洞，吼著：「報仇！老子的命——就在今天了！」

他勇猛地扎了扎腰帶，勇猛地在祠堂衝進衝出，又勇猛地上了一趟茅房，弄得眾人都肅然。最後，發現今天沒有吹牛角，並沒有什麼事可幹，就回家熬包穀粥去了。

總像要開始什麼，他在寨內外轉來轉去，對著一棵樹，或一塊岩石，鎖著眉頭細心研究。弄得後生去守哨，都不敢叫他。轉完了，他見人就作心情沉重地囑托：

「金哥，以後家父，就拜托你了。我們從小就像嫡親兄弟，不分彼此的。那次趕肉，要不是你，吾早就命歸陰府了。你給吾的好處，吾都記得的……」

「二伯爺，腰子還陰痛麼？你老要好好保重。有些

事只怪吾，吾本來要給你砍一屋柴禾。那次幫你墊樓板，也沒墊得齊整。往後走，你要吃就吃點，要穿就穿點，身骨子不靈便，就某下田了。侄兒無用，服侍你的日子不多了，這幾句兒還是煩請你把它往心裡去……」「黃嫂子，有件事，實在想找你話一話。吾以前做了好些蠢事，你莫記恨。有次偷了你家兩個菜瓜，給窠匠吃了，你不曉得。現在吾想起來，良心蒂子都是痛的。吾今特地來，說聲得罪了，對不起。你要咒，就咒……」

「麻姐……你……你在洗麼？這次……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你千萬……莫難過。吾是個沒用的人，文不得，武不得，幾丘田都作不肥。不過人生一世，總是要死的。八尺男兒，報家報國，義不容辭。你話呢？好些事，眼下也沒法講了。反正只要你心裡還有一個石仁哥，我去也就落心落意了。你千萬……硬朗點，形勢總會好的。吾這就告辭了……」

他很能克制悲傷，不時縮縮鼻子。

弄得大家都有點戚戚地悲傷了。「石仁哥，你不要這樣。」

「不，吾決心已定。」他低著頭，望著路邊一塊破瓦片。

都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不知道他馬上要幹什麼。聽見他的皮鞋子還是在石階上響來響去，發現他還沒有去赴湯蹈火。好在山裡的事情多，又是雞上屋，又是牛吃穀，又是丙崽娘為丙崽的事同什麼人吵架，眾人也沒願上研究這位大忙人。甚至也慢慢習慣了。要是他不忙，眾人還會覺得少了點什麼，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了。

這天，他被仲裁縫罵出了門，抹抹臉，往祠堂踱去。那裡正在寫帖子告官。自古打冤都是不動朝，不告官的，如今找官府打交道，對文書款式都沒有把握。幾位老人想了想，記起仲裁縫說過的什麼，對提筆的那位說：「興許，叫稟帖吧？」

人群中冒出仁寶一撮硬戳戳的頭髮，搖搖手，「不是不是，叫報告。」

「稟帖吧？」

「是報告。」

「總要講點理性。」

「要講理性，報告就最理性了。」仁寶寬容地一笑，「沒錯的。」

「你去問你叔叔。」

「他懂些老皇歷。」

「是稟帖。」

「你不看現在是什麼時候？」

「報告？聽起來太戳氣了。下邊人用，下邊人打個屁也是香的？」

「伯爺們，大哥們，聽吾的，決不會差。昨天落了場大雨，難道老規矩還能用？我們這裡也太保守了，真的。你們去千家坪視一視，既然人家都吃醬油，所以都作與『報告』。你們曉不曉得？鬆緊帶子是什麼東西做的？是橡筋，這是個好東西。你們想想，還能寫什麼稟帖麼？正因為如此，我們就要趕緊決定下來，再不能猶猶豫豫了，所以你們視吧。」

眾人被他「既然」、「因為」、「所以」了一番，似懂非懂，半天沒答上話來。想想昨天確實落了雨，就在他「難道」般的嚴正感面前，勉強同意寫成「稟帖」。

接下去，又發生一些問題。老班子要用文言寫，他主張要用白話；老班子主張用農曆，他主張用什麼公曆；老班子主張主張在報告後面蓋馬蹄印，他說馬蹄印太保守了，太土氣了，免得外人笑話，應該以什麼簽名代替。他時而沉思，時而寬容，時而謙虛地點頭附和——但附合之後又要「把話說回來」，介紹各種新章法，儼乎然一個通情達理的新黨。

「仁麻拐，你耳朵裡好多毛！」竹義家的大寨突然冒出一句。

仁寶自我解嘲地擺擺頭，嘿嘿一笑，眼睛更眯了。他意會到不能太脫離群眾，使把幾皮黃烟葉掏出來，一皮皮分送給男人們，自己一點末屑也沒剩。加上這點慷慨，今天的表現就十分完滿了。

他摩拳擦掌，去給父親尋草藥。沒留神，差點被坐在地上的丙崽絆倒。

丙崽是來看熱鬧的，沒意思，就玩雞糞，不時搔一搔頭上的一個膿疱。整整半天，他很不高興，沒有喊一聲「爸爸」。

七

連連失利，連連賠頭，大家慌了，就亂想了。有個後生突然想起了一些古怪的事。他說那天要殺丙崽祭殺神，突然天降霹靂。後來宰牛占卜勝敗，不靈；丙崽咒了句「肉媽媽」，像是給了個壞兆頭，卻靈驗了……這不十分可疑嗎？

這一想，大家都覺得丙崽神祕，你看他只會說「爸

爸」和「×嗎嗎」兩句，莫非就是陰陽二卦？

大家決定打一打這個活卦。於是連忙拆了張門板，把丙崽抬到祠堂前。

「丙相公。」

「丙大爺。」

「丙仙。」

漢子們伏拜在他面前，緊緊盯住他，一雙雙眼球頂得額頭上皺紋疊著皺紋。

丙崽剛坐過門板，很快活，臉上笑得皺紋舒展，把停下來的門板踩了好半天，發現他不再動了，便翻了個白眼。

實在不好理解。

是不是他要吃了才顯靈呢？有人給他弄來了一塊糰粑，又使他興奮起來。他掰了一塊，沒抓穩，掉了，其實就掉在他右腳邊，但他眼睛和腦袋轉起來都不靈活，轉著眼皮居然左邊望了一下。這樣吃下去，吃一半掉了一半，每掉一塊，照例去找，照例找錯了方向。發現了前幾次掉的，撿起來就往嘴裡塞。

他拍拍巴掌，聽見了麻雀叫，仰頭轉了個方向不夠準確的白眼。最後，手指定了一個方向，咕噥了一句：「爸爸。」

「勝卜！」

漢子們歡呼著一躍而起。不過，丙崽的手指是什麼意思呢？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是祠堂一個尖尖的簷角，向上彎彎地翹起。瓦上生了幾根青草，簷板已經腐朽蒼黑，像一隻傷痕累累的老鳳，拖著長長的大翼，凝望著天空。簷下有麻雀嘰嘰喳喳地叫。

「渠是指麻雀。」

「不，是指屋簷。」

「簷和言同音，怕是要言和？」

「絮聒！簷和炎同音，雙火為炎，是要用火攻。」爭了半天，最後還是服從有「話份」的。於是用火攻，又打了一仗。混戰回來點人頭，發現又少了幾顆。

寨子裡的狗，已經習慣牛角聲了，一聽到嗚嗚地吹起來，鬚毛就蓬勃地張揚豎立，紛紛擠出門縫，跳出石牆，身體拉成一條線，向號聲射去，滿懷希望地尾隨著人影。坡上，路口，圳溝裡，都可能出現屍體。它們撕咬著，咀嚼著，咬得骨頭咯咯地脆響。一隻隻已經吃得肥大起來，眼睛都發紅，在茅草中竄來竄去時，只見草動，動成一線，像條條草龍。龍頭所到之處，都有血跡，還有絲絲塊塊，被它們叨得滿處都

是。有時你去灶房，無意中撥開一捆柴禾，也許會突然發現柴彎裡滾出一只陌生的手或腳來。

它們對人突然變得十分有興趣了。有一群人在議事，或者有兩個人吵架，都會引來狗。它們大大方方地露出尖牙，長長的舌頭潑得像一條飄帶，一片水波，等待著什麼結果發生。據說竹義家的阿公有次在樹下打瞌睡，被狗誤認成屍體，大咬了一口。

丙崽把一包屎拉在椅子上了。

丙崽娘照例喚來狗來舔：「呵哩——呵哩——呵哩——」

狗來了，嗅一嗅屎又來了。似乎對屎尿已喪失了熱情。它們來，是因為聽到召喚，來敷衍一下，在主人面前不顯得過分的趾高氣昂，富貴不忘舊情。

於是寨子裡的屎多了，蒼蠅多了，臭起來。

丙崽娘遇到竹義家的媳婦，縮縮鼻子，「你身上怎麼有股臭味？」

竹義家的瞪大眼：「怪事！是你身上臭。」

兩人嗅了一陣，發現手是臭的，袖口是臭的，連樺棒和竹籃也有股怪味，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空氣早就臭了。只說這些天，沒人去出豬牛糞，地坪裡一片片黑糊糊的，空氣能不臭嗎？

丙崽娘的娘家那邊是頗講究清潔索利的，因此她一直有些與眾不同的習慣。她帶上草把和茶枯，把丙崽拉髒了的褲子和椅子，拿到溪邊去擦洗，洗了兩遍，還沒有除掉臭味。她喘著氣，翻著白眼，感到氣虛。雖然以前吃過不少胞衣，可現在腹中的米糧實在太少。猛地站起來，兩眼一黑便歪歪地倒下去。

不知道是怎樣爬回來的。沒有被狗分了吃，就是萬幸。她望著蚊帳上一片密密麻麻的蒼蠅，傷心地嚎哭了一場：「吾那娘老子哎，你做的好事呀！你疼大姐，疼二姐，疼三姐，就是不疼吾，馬桶腳盆都沒有哇……」

丙崽怯怯地看著她，試探地敲了一下小銅鑼，似乎想使她高興。

她望著兒子，手心向上地推了兩把鼻涕，慈祥地點頭，「來，坐到娘面前來。」

「爸爸。」兒子穩穩地坐下來。

「對，你要去找你那個砍腦殼的鬼！」

她咬著牙關，兩眼像兩片孔雀毛，黑眼球往中間擠，眼球之外有一圈寬寬的白眼臉。當然是很可怕的，丙崽愣了。

「×嗎嗎。」他輕聲試了一句。

「你要去找你爸爸，他叫德龍，淡眉毛，細腦壳，會唱些瘟歌。」

「×嗎嗎。」

「你記住，他或許在辰州，或許在岳州，有人視見過他的。」

「×嗎嗎。」

「你要告訴那個畜牲，他害得吾娘崽好苦啊！你天天被人打，吾天天被人欺，大戶人家的哪個願意朝我們看一眼？要不是祠堂一份貓食，吾娘崽早就死了。其實死了還是福，比死還不如啊！你要一五一十都告訴那個畜牲啊！」

「×嗎嗎。」

「你要殺了他！」

丙崽不吭聲了，半邊嘴唇跳了跳。

「吾曉得，你聽懂了，聽懂了的。你是娘的好崽。」丙崽娘笑了，眼中溢出了一滴清淚。

她挽著個菜籃子，一頓一頓地上山去了，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有各種傳說，有的說他被蛇咬死了，有的說她被雞尾寨的人殺了，還有的說她碰上岔路鬼，迷了路，摔到陡壁下去了……這些都無關緊要。屍身被狗吃了，卻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丙崽一直等媽媽回來。太陽下山，石蛙呱呱地叫，門前小道上的腳步聲也稀少了，還沒有見到那張熟悉的面孔。好像有很多蚊子，咬得全身麻麻地直炸。小老頭使勁地搖動著，搖出了血，憤怒起來。他要報復那個人。走到家裡去，把椅子推倒，把茶水潑在床上，又把柴灰灌到吊壺裡。一塊石頭砸過去，鐵鍋也叭地一聲裂開。他顛覆了一個世界。

一切都沉到黑暗中去了，屋外還是沒有熟悉的腳步聲。只有隔鄰的那棟木屋裡，傳來麻臉裁縫斷斷續續的呻吟。

小老頭在蚊蟲的包圍下睡了一覺，醒來後覺得肚子餓，踉踉跄跄地走。

月亮很圓，很白，濃濃的光霧，照得世界如同白晝，連對面山上每棵樹，每一葉茅草，似乎也看得清楚。溪那邊，嘩嘩響處有一片銀光灼灼的流水，大塊的銀光中有幾團黑影，像捅了幾個洞，當然是雄踞溪水中的礁石。石蛙聲已經消停了，大概它們也睡了。但遠處不知什麼地方有密集的狗吠，像發生了什麼事。

丙崽含著指頭，在雞塍前坐了一陣，想了想，走出了寨子。

媽媽曾帶他出去接生，也許媽媽現在在那些地方。他要去找。

他在月光下的山道上走著，在籠罩大地的雲霧之上走著，走得很自由，上身微微前傾，膝彎處悠悠地一晃一晃，像隨時可能折斷。不知過了多久，不知走了多遠，他踢到一個斗笠，又踢到了一個籐編的盾牌，空落地響。他咕嚕了幾聲，撒了一泡尿，繼續往前走。前面躺著一個人影，是女的，但丙崽從來沒有見過。他搖了搖她的手，打她的耳光，扯她的頭髮，見她總是不能醒來。手觸到了乳房，那肥大的東西似乎是可以吃的，小老頭捧著它吸了幾口，卻沒吸到任何東西，便掃興地撒手了。但這個人的肢體很柔軟，有彈性，小老頭騎上腹去，仰了仰，壓了壓，瘦尖尖的屁股頭感覺到十分舒服。

「爸爸。」他累了，靠著乳頭，靠著這個很像媽媽的女人睡了。兩人的臉都被月光照得如同白紙。還有耳環一閃。

那也是一個孩子的媽媽。

八

「爸爸。」

丙崽指著祠堂的簷角傻笑。

簷角確實沒有什麼奇怪，像傷痕累累的一隻老鳳。瓦是寨子裡燒的，用山裡的樹，山裡的泥，燒出這鳳的羽毛。也許一片片羽毛太沉重了，它就飛不起來了，只能聽著山裡的斑鳩、鷓鴣、畫眉、烏鴉，聽著靜靜的早晨和夜晚，於是聽老了。但它還是昂著頭，盯著一顆星星或一朵雲。它還想拖來整個屋頂騰空而去，像當年引導雞頭寨的祖先們一樣，飛向一個美好的地方。

兩個後生從祠堂裡抬著大鐵鍋出來，見到丙崽，不禁有些奇怪。

「那不是丙崽嗎？」

「渠還沒死？」

「八字賤得好，死不到渠的頭上。」

「興怕是閻王老子忘記渠了。」

「這個小雜種，上次媽媽的一臭卦，險些把老子的命都『卦』去了。」

這些天，人們對丙崽已經不以為然。甚至覺得打冤的慘敗，也是受了他的愚弄。雞頭寨的天災人禍，也

是沾了他的晦氣。兩個後生放下鍋，見留在樹下的一個斗笠，剛被丙崽坐得癢癢的，更冒火。其中一位大步闖上前來，甩了他一個耳光——根本沒用什麼氣力，他就像一棵草倒了下去。另一位抽出尖刀頂住他的鼻子，唾沫星又飛到他臉上：「快！打自己的嘴巴，不打，老子收拾你祭刀！」

「敢！」身後冒出冷冰冰的聲音，回頭看，是鐵青色的一張麻臉。

仲裁縫是最講輩份的，伸出雙指，點著兩個後生的額頭，「渠是你們叔爹，豈能無禮？」

後生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地位，想到了仲裁縫還是丙崽的伯伯，立即避開裁縫的怒目交換了一個什麼眼色，抬鍋去了。

仲裁縫向家裡走去，想了想，又回轉身，對坐在地上的侄兒伸出巴掌：「手！」

丙崽往後躲，眼睛不像是看他，而是看他頭上的一棵樹。臉皮緊張得直抽搐，半邊上唇跳了跳，是試圖壓住恐懼的勉強一笑。好半天，才抬起小手。手太瘦，太冷，簡直是隻雞爪子。仲裁縫抓住它，顫了一下，胸口有些發熱。

他幫丙崽抹了抹臉，趕走頭上幾隻蒼蠅，扣好一個衣扣。這件衣不知是誰做的，他從來沒給丙崽做過衣。

「跟吾走。」

「爸爸。」

「聽話。」

「爸爸。」

「誰是你爸爸？」

「×媽媽。」

「畜生！」

……

他不再看他，牽著他，默默走下台階。不知為什麼，他突然想起自己做過的很多很多衣，長的，短的，胖的，瘦的，一件件向他飄來，像一個個無頭鬼，在眼前亂晃。那天他看見雞尾寨的一具屍體，上面的衣不就是他做的麼？——他認得那針腳。想到這裡，把丙崽的小爪又抓得更緊了：「不要怕，吾就是你爸爸，跟吾走。」

山裡有一種草，叫雀芽，很毒，傳說鳥觸即死，獸遇則僵。仲裁縫剛才已採來了幾株，熬了半鍋汁。寨裡已無三日糧了，幾頭牛和青壯男女，要留下來作陽

春，繁衍子孫，傳接香火，老弱就不用留了罷。族譜上白紙黑字，列祖列宗們不也是這樣幹過嗎？仲裁縫想起自己生不逢時，愧對先人，今日卻總算殉了古道，也算是稍稍有了點安慰。

裁縫先給丙崽灌了半碗，才走出門去。從他家進寨子有一條石階路，彎曲上升。兩旁有石板疊成的矮牆，或厚重的木房。牆縫中伸出些雜草，野花，逗引著蜻蜓或蜜蜂。有些準備蓋房子的。在路邊或跨路占了地基，立了些光溜溜的木柱和橫樑。有時一占多年，並不急著行牆上瓦，讓路人們坐了歇息。遇到什麼事情，這些空樑上也要貼紅，用來避邪。

裁縫知道哪家有老小殘弱，提著瓦罐子，一戶戶送上門。老人們都在門檻邊等著，像很有默契，一見到他就扶著門，或扶著拐棍迎出來，明白來意地點點頭。

「時辰到了？」

「到了。收拾好了麼？」

「收拾好了。」

元貴老信請求：「仲滿，吾還想去鋤把牛草。」

裁縫說：「你去，不礙事的。」

老人顛顛抖抖地走了，鋤完草，搓搓手，又顛顛抖抖地回來。接過盞碗，喉頭滾動了兩下，就喝光了。鬍鬚上還掛著幾點水珠。

「仲滿，你坐。」

「不坐了。今天天氣好燥熱。」

「嗯啦。」

另一位老人抱著一個小奶崽，給仲裁縫看了看，眼裡旋著一圈淚。「仲滿，你視視，興許要給渠換件褂子？你連的那件，渠還沒上過身。」

裁縫眨了一下眼皮，表示了贊同。

老人轉身回屋去了，一會兒，讓奶崽穿著新嶄嶄的褂子來了，長命鎖也戴好了。枯瘦的手在新布上摸著，划出嚓嚓的響聲。「這下就好了，這下就好了。」

他先給奶崽灌了，自己再一飲而盡。

罐子已經很輕了，仲裁縫想了想，記起最後一位——玉堂嫉。這位老人總是坐在門前曬太陽，像一座門神。老得莫辨男女，指甲長長的，用牙齒的牙齦艱難地勾留著口水，皮膚像一件寬大的衣衫，落在骨架上，架起的一條瘦腿，居然可以和下面那條腿同時踩著地。任何人上前問話，她都聽不見，只是漠然地望你一眼。也許人們在很多地方，都看見過這種村寨所常有的活標誌。

裁縫走到她正面前，她才感覺到身邊有了人，昏濁的眼廉裡閃耀著一絲微弱的光。她也明白什麼，牙齦勾一勾口水，指指裁縫，又慢慢地指指自己。

裁縫知道她的意思，先磕了個頭，再朝無牙的深深口腔灌下黑水。

所有的這些老人都面對東方而坐。祖先是從那邊來的，他們要回到那邊去。那邊，一片雲海，波濤凝結不動，被太陽光照射的一邊，雪白晶瑩，鑲嵌著陰暗的另一邊。幾座山頭從雲海中探出頭來，好像太寂寞，互相打打招呼。一只金黃色的大蝴蝶從雲海中飄來，像一閃一閃的火花，飄過永遠也飛不完的青山綠嶺，最後落在一頭黑牯牛的背上——似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蝴蝶。

雞尾寨的男人來了，還陸陸續續來了些婦女，兒童，狗。聽說這邊的人要「過山」，遷往其它地方，想來檢點什麼有用的東西。昨天已辦過賠禮酒席了，雙方交清人頭，又折刀為誓，永不報冤。

一座座木屋，已經燒毀，冒出淡淡的青烟，暴露出一些破瓦罈子或沒有鍋的灶台——貪婪的黑灶口，暴露出現在看來窄狹得難以叫人相信的屋基——人們原來活在這樣小的圈子裡嗎？頭纏白布的青壯男女們，臉黃得像一盞盞油燈，準備上路了，趕著牛，帶上犁耙，棉花，鍋盆，木鼓，錯錯落落，筐筐簍簍的。一個銹馬燈殼子，也咣咣地晃在牛屁股上。

作為儀式，他們在一座座新墳前磕了頭，抓起一把土包入衣襟，接著齊聲「嘿啾喂」——開始唱「簡」。

他們的祖先是姜涼，姜涼沒有府方生得早，府方沒有火牛生得早，火牛沒有優耐生得早，優耐沒有刑天生得早。他們原來住在東海邊，子孫漸漸多了，家族漸漸大了，到外處住滿了人，沒有曬席大一塊空地。五家嫂共一個春房，六家姑共一擔水桶。這怎麼活得下去呢？沒有曬席大一塊空地啊，於是大家帶上犁耙，在鳳凰的引導下，坐上了楓木船和楠木船。

奶奶離東方兮隊伍長，
公公離東方兮隊伍長。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頭，
回頭看家鄉兮白雲後。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真難受。
抬頭望西方兮萬重山，

越走路越遠兮哪是頭？

.....

男女們都認真的唱，或者說是賣力地喊。聲音不太整齊，很干、很直，很尖厲，沒有顫音，一直喊得引頸塌腰，氣絕了才留一個向下的小小滑音，落下音來，再接下一句。這種歌能令你聯想到山中險壁，林間大竹，還有毫無必要那樣粗重的門檻。這種水土才會滲出這種聲音。

還加花，還加「嘿啾嘿」。當然是一首明亮閃爍的歌，像他們的眼睛，像女人的耳環和赤腳，像赤腳邊笑瞇瞇的小花。毫無對戰爭和災害的紀錄，一絲血腥氣也沒有。

一絲也沒有。

人影像一隻牛幫，已經縮小成黑點，折入青青的山坳，向更深遠的山林裡去了。但牛鈴聲和歌聲，還從綠色中淡淡地透出來。山中顯得靜了很多，嘩嘩流水聲顯得突然膨脹了。溪邊有很多石頭，其中有幾塊比較特別，晶瑩，平整，光滑，是女人們搗衣用過的。像幾面暗暗的鏡子，攝入萬相光影卻永遠不再吐露出來。也許，當草木把這一片廢墟覆蓋之後，野物也會常來這裡嚎叫。路經這裡的獵手或客商，會發現這個山坳和別處的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溪邊那幾塊青石有點奇怪，似有些來歷，藏著什麼秘密的。

丙崽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了——他居然沒有死，而且頭上的膿疱也褪了紅，結了殼。他赤條條地坐在一條牆基上，用樹枝攪著半個瓦罈子裡的水，攪起了一道道旋轉的太陽光流。他聽著遠方的歌，方位不準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輕很輕的聲音，咕噥著他從來不知道是什麼模樣的那個人：

「爸爸。」

他雖然瘦，肚臍眼倒足足有銅錢大，使旁邊幾個小娃崽很驚奇，很崇拜。他們瞥一瞥那個極大的肚臍，友好地送給他幾塊石頭，學著他的樣，拍拍巴掌，紛紛喊起來：

「爸爸爸爸爸爸！」

一位婦女走過來，對另一位婦女說：「這個裝得滿水麼？」於是，把丙崽面前那半罈子旋轉的光流拿走了。

1985、6

原載《人民文學》

● 人間出版社叢書目錄 ●

■ 「非洲·人間」

作者：水禾田

定價：150元，郵撥：120元



■ 「人與土地」

作者：阮義忠

定價：平裝 / 280元，精裝 / 400元

《郵撥一律85折優待，平裝 / 238元，精裝 / 340元》

人與土地 - 阮義忠攝



MAN AND LAND - JUAN T. JONG PHOTO

■ 「植物之美」

作者：陳月霞

定價：500元(人間訂戶郵撥85折，425元)

■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三巨冊

- 第二種忠誠(一)
- 人妖之間(二)
- 人血不是胭脂(三)

《徵求預約》

每本訂價：150元，三本：450元

《預約特價》

每本：120元，三本：360元

《預約期限》

76年7月1日~7月31日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TEL: 7027609 / 7056801

郵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海峽

雜誌

第三期

民衆黨六十周年紀念特輯：

為什麼我們要紀念民衆黨？

王曉波：台胞抗日民族運動的合與分

平民譯：台灣民衆黨——從成立、分裂到解散

周穎君：那一個是蔣渭水真正的遺囑？

Hagen Koo：世界體系、階級與國家

——台灣與南韓的比較分析

樓亮·李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雙璧

——詹明信與伊戈頓

劉國基：火燒島人權宣言

王宏仁：日據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初探

張大林：民進黨何去何從？

——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11號10樓之1

電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2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新台幣900元·半年450元

《讀者問卷調查》

謝謝您對「人間」雜誌的支持與鼓勵。如今「人間」已創刊近2年，本刊爲了報答您的厚愛，特地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審慎地製作了這張問卷，以徵詢您的意見，做爲我們日後編輯，經營的參考。請您在填寫後可直接投郵(免貼郵票)，爲了報答您的合作，凡寄回本閱卷者，將獲贈「人間讀者之友卡」一張。(憑此卡，購人間叢書，一律75折優待)

I 基本資料

- 姓名：_____
- 性別：男 女
- 地址：_____
- 年齡：_____
- 電話：_____
- 職業：_____
- 教育程度：_____
- 是否訂閱：是 否
- 年收入：_____

II 1. 人間創刊至今已有22期，您最喜歡的是那一期：

- 2. 您最難忘的有那幾篇文章：①_____ ②_____ ③_____ ④_____
- 3. 您是難忘的圖片：①_____ ②_____ ③_____ ④_____
- 4. 您覺得編得最好的(包括圖文)是那幾期：①_____ ②_____ ③_____
- 5. 您覺得人間的文字風格：很好 不太喜歡 反感
- 6. 您希望人間增加那一方面的報導：

7. 您覺得的人間雜誌有那些優點：

- 印刷精美 題材具吸引力 報導詳實
- 故事感人 有保留價值 編排美觀 其他_____

8. 您覺得人間雜誌的缺點是：

- 太主觀 煽情 逐漸政治傾向
- 故事太愁苦 報導題材狹窄 其他_____
- 錯別字太多

9. 您覺得人間的版面設計：

- 好 很好 有瑕疵 其他_____

10. 您覺得人間的印刷品質：

- 好 很好 不佳 其他_____

11. 您覺得人間的那一期封面最吸引人：

_____期

12. 人間自第二卷(13期)以來的封面設計(印左側附加色條的方式)，您覺得：

- 很美觀 普通 沒意見 不喜歡 很不喜歡

13. 您對人間的那幾位攝影家(或文字記者)的作品印象是最深刻：

- ①_____ ②_____ ③_____ ④_____

14. 您對副刊人間有何意見：喜歡 很好

- 不必要 其他_____

15. 您通常在每月_____日收到(或買到)人間

16. 您訂閱(或零買)人間是經由


- 看到出刊廣告 朋友介紹 書攤上看到 其他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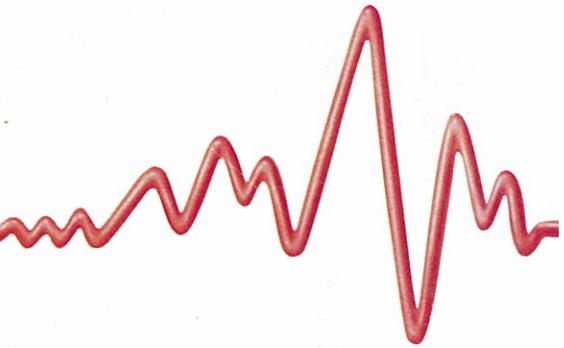
17. 您之所以零買(而非訂閱)的原因是：

- 怕折損 怕被偷 零買能更早收到書
- 價格所差不多 其他_____



她是一個可愛的小孩，聰明而活潑。
 在她4歲生日前的一個月，
 一輛急駛的汽車在巷口把她撞倒，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搶救，輸了一千多cc的鮮
 小女孩的生命終於又開始了跳動。
 一個月後，這個小女孩以笑容和感激
 渡過了她的第4個生日。
 拯救這個小孩的人，可能就是您！
 謝謝您捐的血。

 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



想想看...您可能拯救了這個小

國外訂閱價格：

| 地區 | 年份 | 1年 | 2年 |
|-----|-------------------------|--------------------------|----|
| 港澳區 | NT : 1696元(水運) US: 56.5 | NT : 3232元(水運) US: 107.7 | |
| | NT : 2404元(空運) US: 80 | NT : 4648元(空運) US: 155 | |
| 亞洲區 | NT : 1900元(水運) US: 63 | NT : 3640元(水運) US: 121 | |
| | NT : 2644元(空運) US: 88 | NT : 5128元(空運) US: 171 | |
| 歐美區 | NT : 1900元(水運) US: 63 | NT : 3640元(水運) US: 121 | |
| | NT : 2872元(空運) US: 95.7 | NT : 5584元(空運) US: 186 | |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
 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
 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17-1, Lane 11, Alley 107, Sec. 2,
 Ho-Ping E. Rd., Taipei
 Taiwan, R.O.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821
 4/2/88

通 信 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 話： _____

地 址： _____

職 業：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_____

收據抬頭： _____

統一編號： 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